

1911

年

第

卷

第

14

期

小說時報十四號



遠山分得黛參差
活畫秋波欲語時
誰遣化身千萬億
須知造化本無奇
五彩珂羅版印畫
及照片巧奪天工
為中國五千年來
所未有詩以贊之

空我居士

高 鈿 玉 小 影

(有正書局製五彩珂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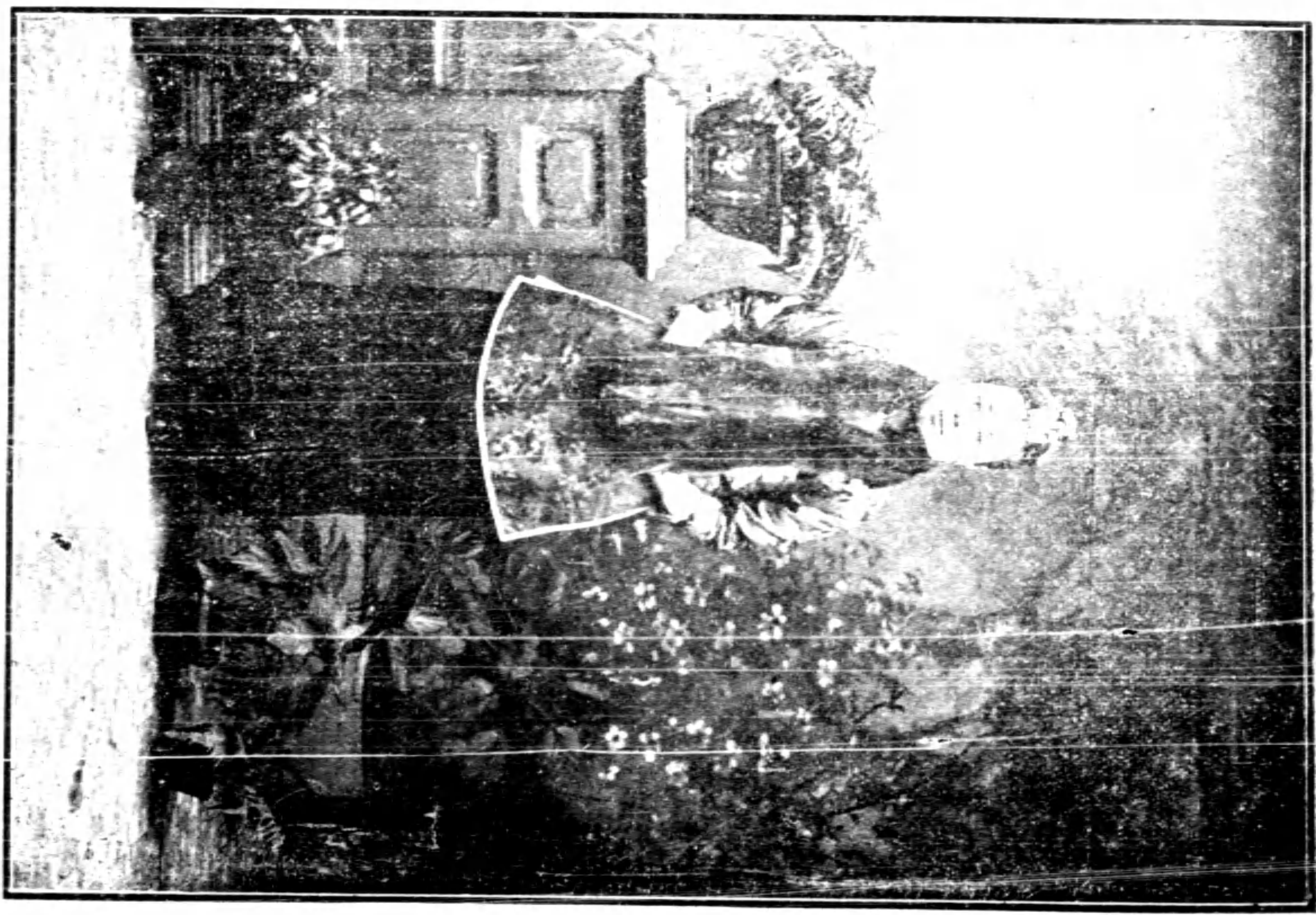


◀ 處 深 香 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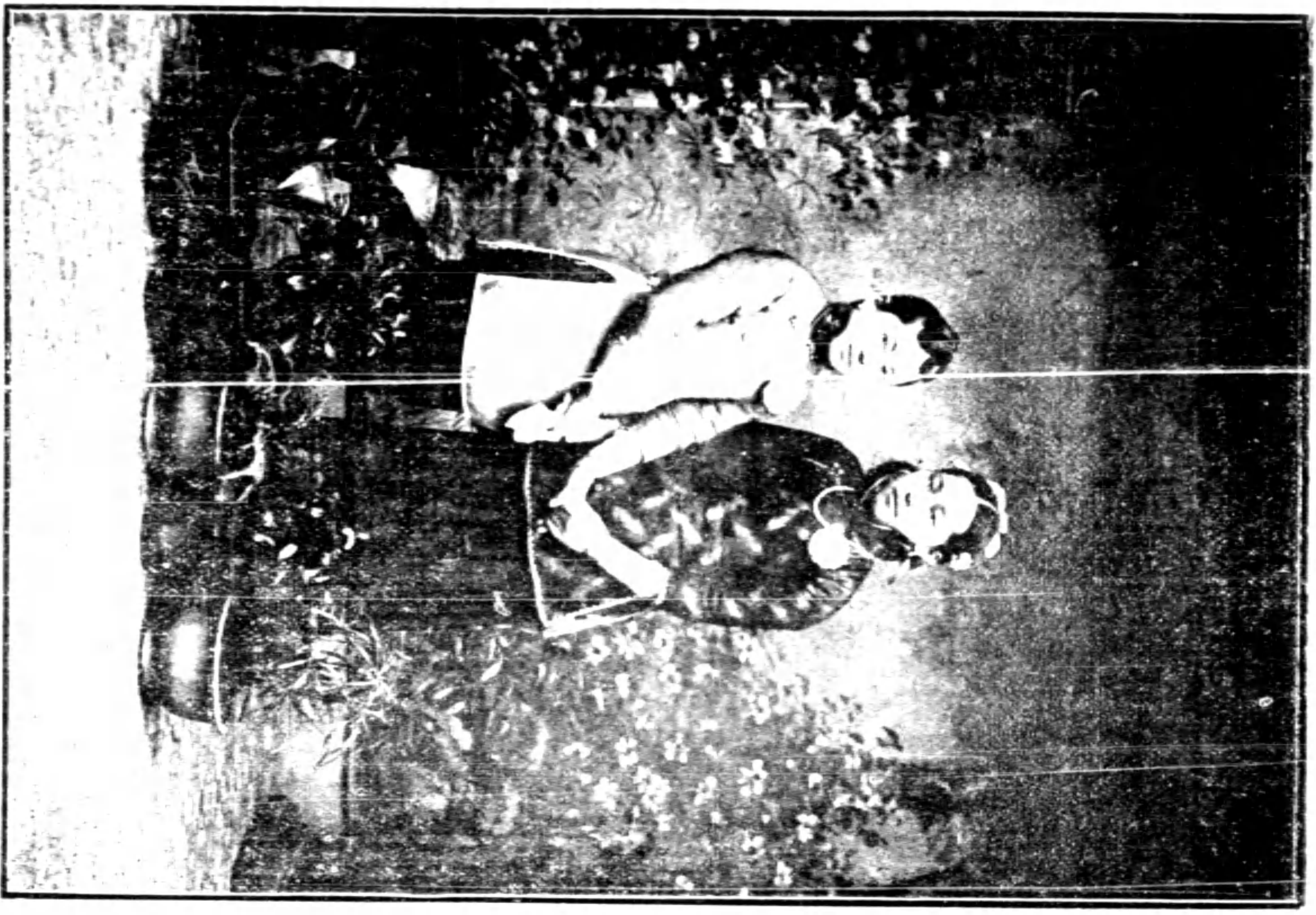
● 丁 乃 揚 氏 藏 順 天 府 尹 署 中 之 攝 像 ●

光復後上海之新妝

1



麗樓屏



翠蝶 (英蘭小)

樓屏



(林迪英)

蝠屏 (花再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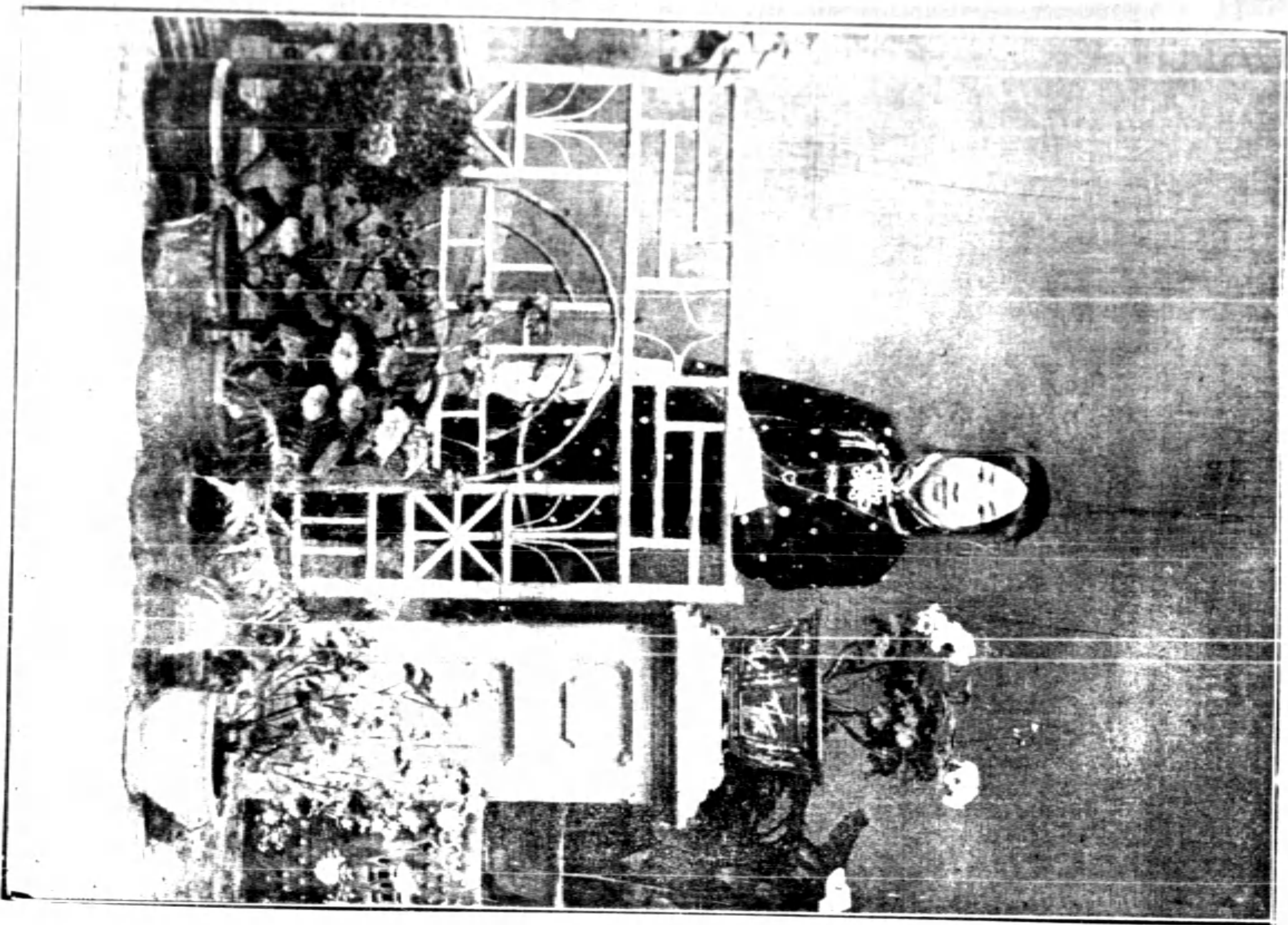


光復後上海之新妝



日本海水浴之裸體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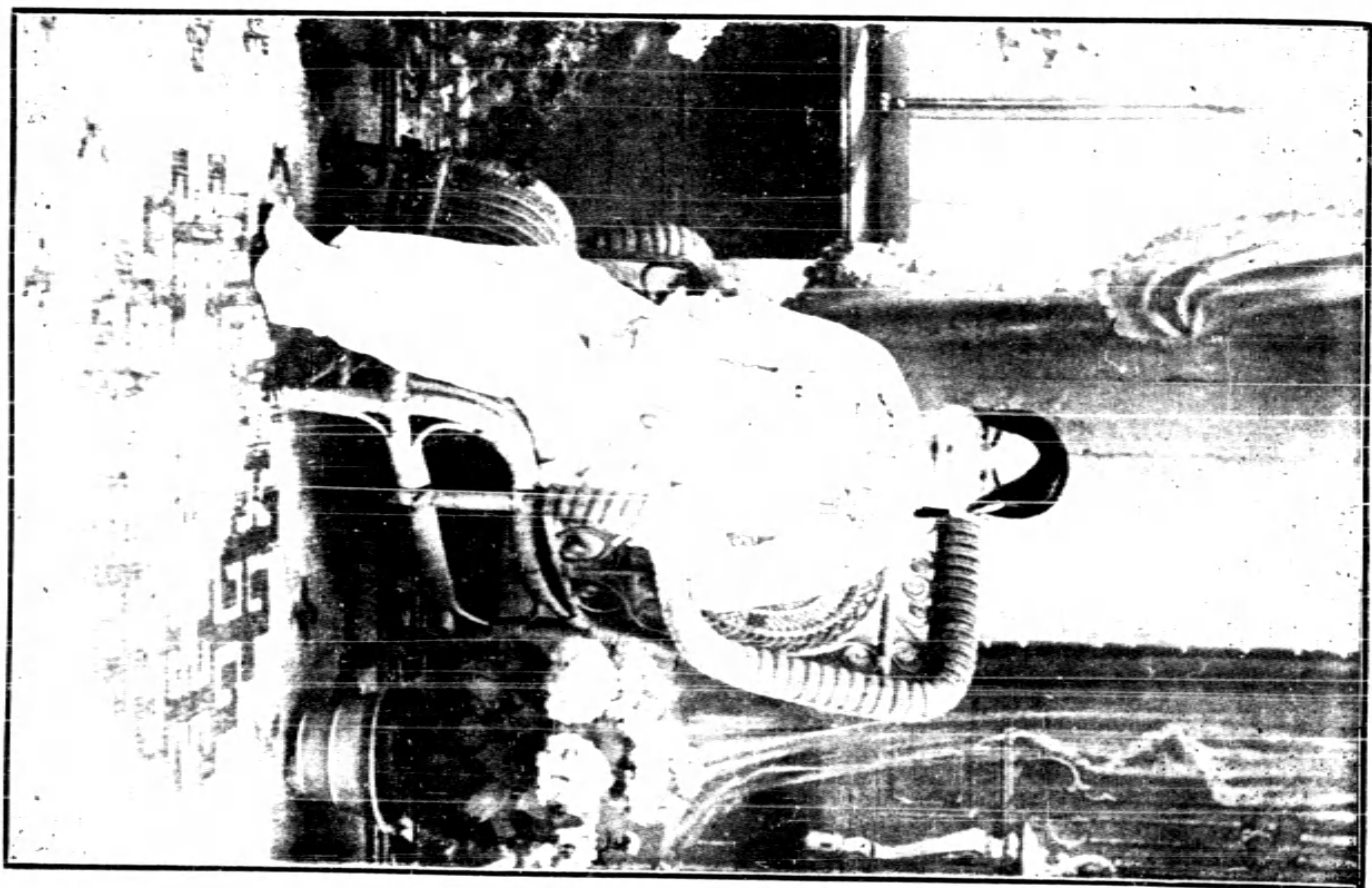




珠金李妓名海上



寶四胡妓名海上



雲鳳孫妓名海上



歐 洲 著 名 新 劇 (七 姑 妹)

演 者 八 人 均 名 優



黑奴頌天錄



法國革命劇熱淚



金色夜叉（俄國著名小說）

小說時報第十四期目錄

(一) 短篇

鴛鴦血

(瘦鷗譯)

炸藥機關

(心一)

黃梁新夢

(閩海廖旭人譯述)

(二) 長篇

血印鎗聲記

(毅漢) (天笑)

女虛無黨

(天津路鈞)

結核菌物語

(天笑)

姻緣誤

(三) 雜記隨筆

平等閣筆記

蕁蕁漫錄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書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二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募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二 (購稿章程)

(一) 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 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 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 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尚祈原諒

本報通告三 (寫真募集章程)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 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 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 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 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 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談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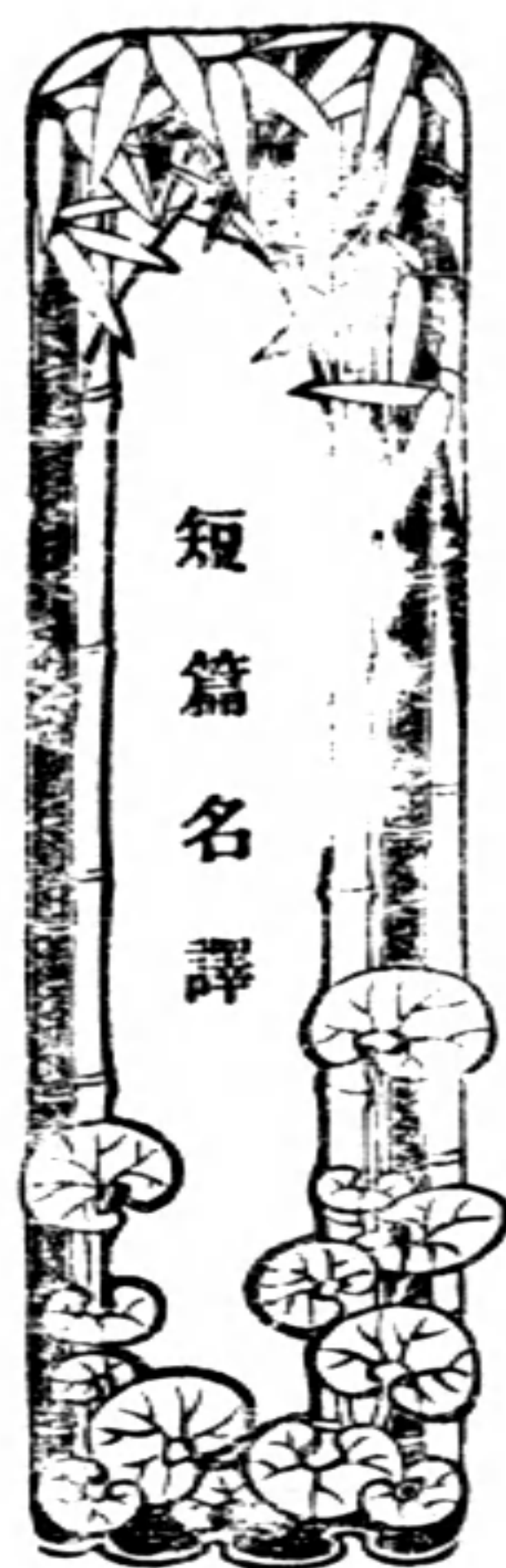
(一) 原稿 凡投小說雜談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 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 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徵

募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 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短篇名譯

鴛鴦血

英國達維遜著

(瘦鵲譯)

(一)

秋風策策涼露如雨絲冷月半弓冉冉穿樹陰而出漏淺草上如碎銀然墨斯科克林頓公園中有男女二披花拂柳而行香肩笑並雙影在地二人之間相去殆不及一寸就月光中觀之隱約見此男子體態殊昂藏年可二十三四神采奕奕恍如臨風玉樹女則目翦秋水臉暈朝霞銀鬢爲風所掠半髻肩上如輕嬌蟬翼淡月寫其影愈增娥媚彼瓊樓玉宇中之仙姝不是過也

時蓮漏沉沉萬籟俱寂惟聞街車轆轤與樹上小鳥鈎轉格磔聲相酬答溶溶月色照見此一對癡兒女成雙之影漸入綠陰深處女子行稍疾嬌喘細細頰上紅雲朶朶如玫瑰男子忽微喟曰嗟夫波麗芬日花開年年秋盡碧玉芳華宛宛如流水之逝而樓頭花枝猶笑我獨眠不知池畔鴛鴦何日始能雙宿雙飛波麗芬回首笑曰莫羅司克郎何急急爲光陰荏苒不啻石火電光此二年者不過彈指間事耳況平日綠窗笑語耳鬢厮磨形影早已相屬實精神上之夫婦矣言已玉容靦靦如春醉之薔薇嬌羞若不

勝情而小鳥亦磔磔飛起曳殘聲飛向別處一若不欲擾彼二人之情話者然莫羅司克恨恨曰然余殊
勿耐苟能早日了此鴛鴦牒中一重公案春風楊柳庶有人管領波麗芬作嬌嗔聲曰莫郎亦多疑哉妾
心早已屬郎恨無哀克司光以矚之而郎猶疑妾向東風舞鷓鴣耶波麗芬低垂粉頸向前疾行瞬息已
出公園鐵門忽佇步回眸視莫羅司克曰莫郎今夜何鬱鬱爲一若有愁雲籠罩汝面者莫羅司克慘然
曰然余殊不樂嗟夫波麗芬不圖我二人情深似海乃歸束於今夜此後柳絲綰恨文波愁織芳事成塵
墜歡莫拾望美人兮不來能不九迴腸斷耶波麗芬駭曰何謂也莫羅司克執其手泣曰實告卿余虛無
黨員也去年我黨員三十餘人爲卿證實流竄西伯利亞遂犧牲彼等七尺之軀於冰天雪窟之中而今
雨苦風淒魂冷燐飛鐵血男兒之英魂竟化作自由花開却矣究伊誰之咎耶實卿也故我黨之欲飲卿
血爲時已久去年余被選爲實行委員得邂逅卿於音樂場中從此遂飛絮滿身墜入情網余又安忍以
三尺霜鋒斷送汝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蹉跎至今隱忍未發昨夜首領又促余實行戒余勿爲柳顰花笑
所蠱惑棄大事於不顧余苟不汝殺且無幸嗟夫波麗芬煮鶴焚琴非余所願幸卿其恕我今夜卽卿畢
命時矣昔日欸欸深情等諸曇花一瞥萬丈情絲遽爲罡風吹斷嗟乎波麗芬長相別矣天荒地老容有
見時二人坐樹陰下文石上對月微嘆波麗芬出鮫綃羅巾掩面啜泣紅淚盈盈緣杏頰而下濕透樹邊
香土矣莫羅司克撫波麗芬背慰之曰卿勿悲抑此後杜宇春歸簾櫳月冷不復見我至可愛之波麗芬

姍姍來矣。當知余心亦良苦也。波麗芬泣曰：去年之事實出於一時之忿。今當縷述之。爲所愛者告。郎亦知黨員中有惠德昆斯科其人者。卽妾之未婚夫也。驪山之花將開。連理枝矣。忽得隴望蜀。棄我如遺。竟與他女結婚。妾則神傷永漏。夢怯孤衾。居處無郎。能不興團扇秋風之感。後知渠乃虛無黨員。妾銜之甚。因訴之警視總監。一洩胸頭之恨。而孰知累及他人也。今悔之無及矣。我二人旣不能兩全。妾生則郎死。郎生則妾死。妾甯犧牲此身以全郎。他日郎或散步於此。聞枝頭鶻血啼春。若泣若訴。郎誌之。卽妾之斷腸聲也。妾死矣。不恨郎之薄倖。但自怨妾之薄命。此後駐恨街中。當不復見波麗芬之鬢影。釵光妝臺。長閉玉鏡。生塵春風。人面永埋綠草之下。空有多情幽魂。送到郎邊。嗟夫。莫郎盟同水逝。情與塵非。青琴命薄。紫玉香銷。實妾之咎。夫復何言。莫羅司克亦泣曰：余之殺卿。實迫於萬不得已。卿其原我。卿雖死而卿之玉容。當深鑄我腦蒂之中。永無模糊之日矣。兩人相對依依。默然者良久。此時公園門外之電燈。怒射其光照此一對。可憐蟲相抱而接最後之吻。波麗芬伏莫羅司克懷中。嗚咽曰：莫郎。毋多言。妾心寸寸碎矣。莫郎速殺妾。勿忘汝至愛之波麗芬。莫羅司克曰：波麗的海可枯。高加索山可平。余念卿愛卿之心。終不可滅也。波麗芬忽靦然笑曰：善哉。善哉。死於情人手中。亦可以瞑目矣。時則多情寒月。實不忍斷送此絕世美人之倩影。逕渡離恨天而去。因教收拾新妝。匿入雲屏深處。莫羅司克含淚出一七首直刺波麗芬酥胸。刀光拂處。而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一縷芳魂。遂化作彩雲飛去矣。莫羅司克仰天

大呼於黑夜沉沉中疾馳而去。

(二)

觀死美人。觀死美人如風颯潮湧。直向克林頓公園而來。萬頭攢動。似蟲走絮。大有羣山萬壑赴荆門之概。時則碧天無語。曙色蒼茫。一輪曉日。力排白雲而出。宿鳥乍起。匿樹陰中。啁啾亂噪。一若欲喚回此死美人之芳魂者。然死美人偃臥樹陰下。秋波微暝。珠顏猶含笑。容纖纖玉臂。置文石上。烏雲之髮。委於香肩。酥胸微露。血猶未乾。而縞色衣上。亦已斑斑點點。如桃花瓣矣。衆見狀。皆歛歔。不忍遽去。一少年曰。此死美人者。非駐恨街中之波麗芬姑娘耶。余最愛其於音樂場上。按洋琴度曲時。鮫綃斜捲。露出一雙玉臂。冰肌細膩。間綴以秋毫光澤。可愛宛如粉藕。而孰知乃香消玉隕於此。少年語已。色凄然。淚影瑩瑩。幾欲破眶。而出一老叟曰。波麗芬姑娘最仁慈。真具菩薩心腸者。余每於薄暮時過其門。姑娘必倚樓頭。嫣然微笑。以二盧布投余帽中。余衣食得以不缺。而天也不情遽奪我救世主。以去如海深恩。今生未報。從此茫茫天涯。更無憐余爲余將伯之人。如姑娘者矣。不將輾轉溝瀆中。作餓殍乎。言竟。老淚縱橫。不勝悲抑。一般多情者。咸痛詆虛無黨之無情。演此摧花之慘劇。方擾攘間。而老偵探茄瑪克偕警察長至矣。茄瑪克者。露西亞盛名鼎鼎之大偵探家也。具偷天換日之本領。翻雲覆雨之手段。時或匿跡銷聲。時或拋頭露面。殆如神龍之夭矯。天末若隱若現。令人不可捉摸。茄瑪克年六十餘。而精神矍鑠。如壯年額上。

皺紋。疊。雙頰。殷紅。作玫瑰之色。白髮如銀。眸子。眈眈。有光。彷彿。秦宮寶鏡。虛無黨人。一經其目。莫不俯首帖耳。作網中之魚。故黨人一見茄瑪克。至咸嘖嘖相告曰。茄瑪克誠可畏。茄瑪克誠可畏。避之惟恐不速焉。政府畏虛無黨人如虎。而茄瑪克玩弄之於股掌之上。視之如兒戲。以是政府中人倚之如長城。茄瑪克與警察長分衆人入。是日茄瑪克穿一青色之外衣。足登一亞美利加新流行之革履。目上架淡黃色之眼鏡。捋其長髯。向衆。磔磔作驚。驚笑。至波麗芬前。俯其身。自衣囊中出一顯微鏡。察視其胸際。傷口深入五寸許。作圓形。警察長乃出一小手冊。循例填屍格。茄瑪克驗已。復入公園。探視一周。見花徑上足印歷亂。大小不一。直抵樹陰下。急以鉛筆圖其形於紙上。凝眸細視。大者有八九寸。小者則不滿六寸。爲死者之足無疑。茄瑪克推其眼鏡於額際。以閃電之目光。注視死美人之足。頻頷其首。蹣跚而去。警察長遂命警察昇死美人往警察署。懸巨賞大索賊。

是日克林頓公園之暗殺案。已沸騰於衆口。如寒夜雪花。飛舞滿天。墨斯科日日新聞之晚報。記其事如下。

克林頓公園外之美人碧血……昨日薄暮。駐恨街波麗芬姑娘。偕一美少年游克林頓公園。宵深猶未返。家人極爲駭異。今晨爲公園園丁所見。仰臥於樹陰下。業已返魂無術矣。現已由大偵探家茄瑪克君驗視。胸際受創處深五寸許。警察長亦已懸賞格。刺客當不難緝獲。嗟乎。花魂冷落。黛色飄零。墨

斯。科。城。中。之。花。冠。又。弱。一。個。記。者。於。此。不。禁。淚。珠。兒。濕。透。青。衫。矣。

記者按波麗芬姑娘於去年嘗證實虛無黨員三十餘人。流西伯利亞。此次或爲黨人所殺。亦未可知。暗殺！暗殺！此可怕之聲浪。已佈滿於墨斯科。全城如印度洋中。驟起數百丈之怒濤。茶寮酒肆中。指天畫地。所談皆波麗芬姑娘慘死事。翌日日新聞之晨報。又載有一新聞。其文曰。

血。海。中。之。一。勺。……昨日晚報。載有與波麗芬姑娘同遊克林頓公園之美少年。現已由本報探悉。卽姑娘之未婚夫莫羅司克君。姑娘遇此意外。莫君亦鴻飛冥冥。不知所之。或謂此一對多情眷屬。已同歸離恨。天去矣。然姑娘之骸。已見於樹下。莫君之身。旣不能不翼而飛。果安在哉。記者亦不敢遽下斷詞。請拭目以觀其後。

聞波麗芬姑娘之遺骸。已由家族具領。葬於克林頓公園附近。玉骨冰肌。長埋黃土。昔日風流。都不見。白楊衰草。鬪饑寒。絕代紅顏。一眠終古。雖千呼萬喚。不復出矣。悲夫。

美人一去不復返。荒塚依依愁日斜。綺羅寂寞玉樓塵。封波麗芬姑娘死。旬日矣。而刺客仍如冥鴻。大偵探。茄瑪克。亦不見。

(三)

距墨斯科十里。有村落曰蘇塞克。地頗幽僻。波痕漾碧。竹影含青。啼鶻驚客。晴雲窺人。擾擾軟紅塵中。嶸

得此武陵源者。每富莫春二月。花飛如錦一般。長女少年。裙屐公子。控金勒馬。擁玉樓人。踏青芳草之陌。拾翠楊柳之陰。咸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態。而虛無黨人。亦以是地爲安樂鄉焉。

嵐光鎖翠黛。色凝蒼。尼爾瑪山頭。烟光欲暮。如籠黑羅之紗。山下林隙。颭綠松列成行。樹林陰翳之間。裙腰一道。香泥雲鋪。蜿蜒達羅楷河畔。昔柏資爾古夫伯爵之別墅在焉。伯爵生時。珠簾捲雨。畫棟飛雲。環肥燕瘦。競鬥芳菲。鶯腔蝶態。歌舞無虛日。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者。良信。

風雨天涯。零落誰家。金縷歌殘。庭空暮鴉。曾幾何時。楊柳樓臺已荒。碧草梨雲。庭院半委紅榛。綺羅久已寂寞。王孫今歌式微。而春風雙燕子。亦不復尋。王謝舊朱門矣。一日忽有一少年來。卜居於此。此少年爲誰。卽莫羅司克是。

黑雲如墨。冷月全死。風颯颯作怪鴟叫。木葉亂飛。啾啾若鬼。嘒古樹猙獰。蠱黑暗中。如鬼魅離立。突鬢狀怪鳥。據樹巔。鈎鞞悲鳴。聲至慘厲。足攝人之魄。街上電燈迷霧。若明若滅。黯然作澹綠色。以送夜行之孤客。

黑夜沉沉。萬籟絕響。天地暝寂。如死。蔓草淒迷。中有一男子。絕塵而馳。年約三十許。荷一巨篋。衣履極憔悴。氣噓噓作吳牛喘。直抵莫羅司克之門。彈指作聲。莫羅司克出而啓關。低聲謂男子曰。哀黎爾君。不圖以今夜來乎。勞矣。盍入內作竟夕談。哀黎爾頷之。二人乃攜手入。圍爐坐。

哀黎爾曰。疲極疲極。莫羅司克君。莫羅司克曰。君負此重任。間關千里。吳山楚水。奔波僕僕。誠勞甚矣。哀黎爾曰。莫羅司克君。別來無恙乎。余常神馳左右也。莫羅司克曰。謝君惠詢。賤軀殊佳。勝惟邇來。惴惴然如坐針氈。無一日寧。蓋前日殺波麗芬事。墨斯科人衆口皆碑。知余所爲。外間大有人圖儂。不識此個好頭顱。誰當斫之。哀黎爾曰。誠然誠然。前日君殺波麗芬事。余殊服膺。諸黨員皆稱道君之神勇。善情之一字。具有極大之魔力。英雄豪傑。不攔其鋒。則已。一攔其鋒。則雄名化作秋風。偉業等諸泡影。卒至爲情而死。罕有能逃出此勢力範圍者。而君獨能跳出癡迷洞。割斷相思。誠非易易也。言已。執莫羅司克手。不釋。一若彼歆慕之私。非口所能達。其萬一因借此五指以達之。莫羅司克微笑曰。承君過諛。余何以克當。責任所在。不得不爾。哀黎爾曰。君居此良寂寞。近日作何消遣。莫羅司克曰。不過與書爲友。以消磨白日。舍此別無他事。哀黎爾曰。君所觀何書。莫羅司克曰。彼「如之何」與「誰之罪」與「獵人雜誌」等書。皆我良伴也。時或瀏覽法蘭西革命史。余不禁心怦然動。深恨我斯拉夫人之爲彼笑也。君不見西茵河畔。自由之花。燦爛如錦。國民熙熙。然如登春臺。豈不以志士之頭顱。碧血換得者乎。我斯拉夫人亦嘗納相當之代價。何以至今猶如春蠶。作繭絲絲。自縛。依然作可憐蟲也。莫羅司克語竟。黯然欲泣。哀黎爾曰。君母鬱鬱。今雖雌伏。容有雄飛之時。祇須我黨盾以堅厚之實力。登峯造極。着着進行。慘澹經營。必有一日告厥成功。豈掘井九仞。終不及泉乎。余殊未敢信也。莫羅司克曰。君自瑞士來。各黨員近況如何。哀黎爾曰。

瑞士乃自由樂土爲苛風虐雨所不及故各黨員咸有樂而忘返之意莫羅司克曰君此次運送軍火事畢後返瑞士幸爲告各黨員爲國努力勿忘烏拉山西一百五十兆哀哀無告之國民待事機成熟當即回國相助以余等血腥之手傾覆此反對人道之政府拔出我可憐之生靈於愁雲慘霧之中余儕大事一日不成此重擔一日不容放下勿徒棲息異邦安於逸樂而謂故鄉無此好湖山也哀黎爾曰謹遵君命余返瑞士後當爲各黨員言之莫羅司克曰近日黨員亦增多否哀黎爾曰較之去年不啻培蕙矣間有二三瑞士之國民亦願助我黨一臂此輩皆熱心人也莫羅司克曰是誠可喜待回國後我黨即可圖大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綽然爲北伐之圖必能操勝券自由之花蓓蕾當不遠矣哀黎爾曰誠然自由之花固當以我志士之碧血溉之也莫羅司克曰雖然此番大舉不可不審慎出之勿徒擲我數百十志士之頭顱流數百十志士之碧血於虛牝而得惡劣之結果當知我黨之命運亦全視此着苟事而成功則余儕意匠中花團錦簇之自由樂土或可得而見而我黨前此爲國犧牲之諸君英魂有靈當亦含笑於泉下設不幸而失敗則惟有舉我可敬可愛之同志悉隨彼無情之窩瓦河滔滔東流同歸於盡以謝我露西亞之國民哀黎爾曰君言良是我諸同志皆鐵骨嶙峋之血性男兒豈草間偷活者流甯爲玉碎不爲瓦全願與自由俱死不與專制同生莫羅司克曰我黨一片愛國之熱誠上帝當鑒臨之二人方語蓮漏聲聲已告殘風尖如刀自窗隙透入斫人肌膚莫羅司克又曰君跋涉長途來此勞矣盍眠乎休明

晨當偕君往晤首領也。哀黎爾曰。諾。莫羅司克曰。君卽下榻於此。余可眠他所也。言時。閉室門而出。哀黎爾意得甚頻頻。自笑。旣亦欠伸睡矣。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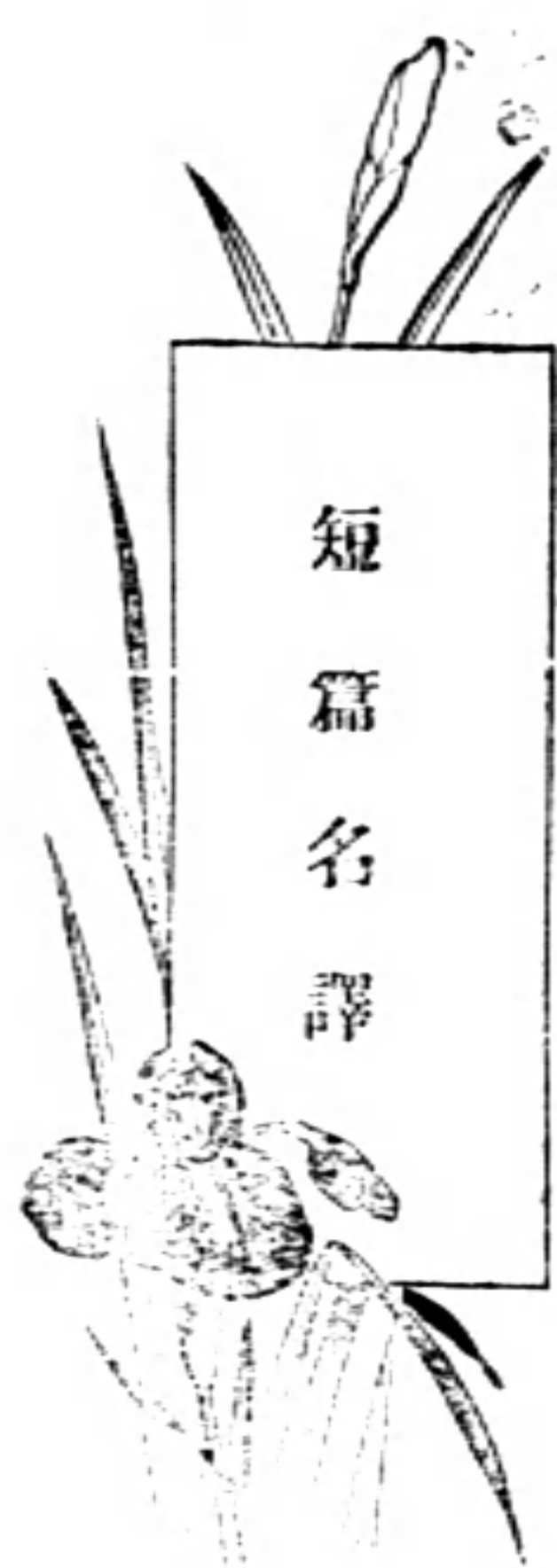
曉風。淒迷。白雲。蕭索。紅日。如火。已從東方。地平線上。湧起。效楊太真之出浴。映照羅楷河上。作黃金之色。日光。與水光。依依。不舍。大類兒女子。話別時。情景。羅楷河之堤岸上。有二人者。冒霧衝烟而行。一爲莫羅司克。一卽哀黎爾。是。

哀黎爾曰。鳥啼花落。山客猶其眠乎。莫羅司克搖首曰。否否。首領好早起。此時已在公園中散步矣。哀黎爾曰。首領何名。能否見告。莫羅司克曰。渠無定名。以余所知者。共有二十餘。今日名尼烈士。明日忽名阿勒坦爾矣。後日又改他名。余儕亦不知孰者爲真。孰者爲僞。哀黎爾領首者。再雙眸注地。默然作沉思狀。旣而又曰。然則君等亦不詢其真姓氏歟。莫羅司克曰。然。卽黨員亦互用膺名。蓋恐一般狼子野心之徒。利用之爲賣友計也。哀黎爾曰。此策甚善。首領之爲人如何。莫羅司克曰。首領殊和藹。可親。面上時露笑容。其眉宇間。似有一片慈善之氣。蟠結不解。而溫文之態。則大類托爾斯泰伯爵也。哀黎爾曰。首領年幾何矣。莫羅司克曰。首領年已六十。而神采奕奕。殆如壯年時。欲與三五少年。馳騁中原。恢復自由。蓋老驥伏櫪。雄心猶未已。異日渠登高一呼。行見露西亞之歷史。將一變而我國民重見天日之時至矣。哀黎爾

曰。然則國民對於首領之感情如何。莫羅司克曰。大佳大佳。蓋首領乃慈善家也。其財產大半佈施貧民。囊中無一盧布。看守墨斯科附近之貧民。受其惠者無慮數百家。疇不蘇蘇膜拜。感其恩德。殆如禮拜堂中之崇拜耶蘇者。然彼等嘗謂。苟政府欲逮捕此大恩人者。咸願棄身。家性命。開門以歡迎渠也。二人且語且行。忽聞對岸教堂中之大時鐘。正鳴六。其聲鏗鏘。然徐徐逐以太渡河而來。莫羅司克曰。已六句鐘矣。速行速行。遲恐首領他適也。哀黎爾不語。俯首疾行。行行抵石橋之側。哀黎爾陡出一手鎗。向空而放。莫羅司克駭曰。何爲者。哀黎爾曰。請君入甕耳。語已狂笑。笑聲磔磔。然慘厲如怪鷗。既乃去其假面假髮。此英俊偉岸之哀黎爾。一刹那間。一變而爲龍鍾偃偻之茄瑪克。莫羅司克怒曰。咄咄茄瑪克。敢欺乃公。乃爾。語未畢。警吏忽齮至。械莫羅司克而去。天際洪鵠。遂作籠中鳥矣。

閱日。已屆會審之期。法廷上。裁判長及十二名之陪審官。咸南向坐。面色嚴厲。殆如天將下雨。陰霾滿空。時情狀令人見之弗怡。傍聽席中。萬頭蠕動。似蜂之屯於孔。而衆聲雜作。則又如青草池塘中。蛙聲閣閣也。正紛擾間。四警吏繫莫羅司克至。植立於案前。於是滿廷一震。萬目睽睽。齊向莫羅司克一人而注射。裁判長乃謂莫羅司克曰。克林頓公園外殺波麗芬者。卽爾乎。莫羅司克曰。然。余卽殺波麗芬者也。裁判長曰。爾是否乃虛無黨員。莫羅司克曰。然。問此何爲。裁判長曰。爾何爲殺波麗芬。莫羅司克曰。因波麗芬於去年證實我同志三十餘人。流西伯利亞。我黨遂宣告渠死刑。舉余爲實行委員。渠本余之聘妻。二年

後當即成婚。余又安忍以瑩瑩徑寸之白刃飲我所愛者之血。然渠既出此手段以待我黨。我黨乃不得不以七首相對待。詎能以我昂藏七尺之軀銷磨於紅粉隊中。以兒女情長。致使我英雄氣短。因於前日於克林頓公園外之樹陰下殺之。大仇既報。可以對三十餘死友而無愧。縱刀鋸在前。余亦含笑入地矣。裁判長曰。爾速以各黨員之名及會議所之地址告余。或可輕減一等。否則論死。莫羅司克笑曰。死乎安足以難我。金鋼百鍊之莫羅司克。余豈賣友者。流雖寸剛。我身余亦甘之。如飴無所怨懟。宛轉乞憐。含恥偷生。乃弱蟲所爲。大丈夫所不齒。男兒死可耳。斷頭之臺。以余視之。不啻天堂也。裁判長曰。速告我。勿貽後悔。莫羅司克曰。有死而已。何悔之有。二十年後。又一轟轟烈烈好男兒。恐汝曹無高枕之日矣。裁判長曰。爾既如此不屈。二十四句鐘以後。即爾授首時矣。莫羅司克曰。不屈不撓。乃英雄之本色。死可耳。何喋喋爲。余當與波麗芬續未了緣於地下也。言已。微笑。四名之警吏乃擁此春風滿面之莫羅司克以去。法廷上之傍聽者亦漸漸歎息而散。於是二十四句鐘以後。遂宣告莫羅司克處死刑之評決書。赫赫英雄。從茲長逝。一縷英魂。竟逐波麗芬而同歸。切利之天。惟餘克林頓公園外及斷頭臺上一雙鴛鴦之血痕。長爲露西亞革命史中一紀念。而波麗芬之三尺斷墳。尤爲墨斯科人所繫心之物。每當殘春三月徘徊。憑弔。則第見荒草慘綠。野花愁紅。墓門寂寂。而無言。松楸蕭蕭。其如哭。徒使天下有情眷屬對之腸斷而已。噫。



短篇名譯

炸藥機關

(心一)

地。中。海。之。濱。有。尼。斯。者。貴。介。避。冬。之。地。臨。海。遠。眺。則。白。鷗。點。點。隨。帆。影。出。沒。於。水。天。相。接。之。間。而。綠。波。翠。浪。滾。滾。汨。汨。都。向。海。灘。奔。來。與。沙。石。相。衝。擊。則。蘇。蘇。作。聲。白。珠。滿。騰。而。上。濺。及。游。人。衣。履。余。葛。倫。英。人。旅。行。至。是。冀。於。冬。月。嘗。暮。春。風。味。而。尼。斯。氣。候。果。和。暖。海。風。拂。面。神。爲。之。爽。絕。不。似。倫。敦。宿。風。之。刺。骨。金。花。館。者。尼。斯。最。巨。之。逆。旅。游。客。多。時。每。星。期。必。有。一。跳。舞。會。赴。會。者。均。旅。居。尼。斯。之。貴。冑。一。夕。余。於。金。花。館。之。跳。舞。廳。中。值。一。故。人。其。人。爲。法。國。陸。軍。少。尉。渠。方。與。一。少。婦。舞。罷。閒。話。少。婦。年。可。二。十。五。六。容。光。煥。發。意。態。曼。妙。非。惟。風。韻。娟。好。居。然。一。人。間。世。之。尤。物。也。而。妝。飾。雖。炫。冶。凝。重。有。大。家。風。範。少。尉。爲。余。介。紹。余。乃。得。與。同。舞。舞。時。婦。吹。氣。如。蘭。且。頻。移。其。眸。至。眼。梢。以。斜。睨。余。舞。畢。余。已。心。醉。欲。狂。矣。旋。與。絮。語。婦。娓娓。爲。余。述。其。家。世。云。係。子。爵。夫。人。家。在。法。之。峽。都。洛。子。爵。已。作。古。今。乃。爲。未。亡。人。言。次。歛。歎。余。亦。爲。之。歎。息。夫。人。語。聲。嬌。細。宛。轉。蕩。魄。搖。心。相。識。未。兩。小。時。而。余。矢。不。娶。婦。之。葛。倫。已。不。自。覺。而。爲。脂。粉。之。奴。隸。夫。人。

又言寓所在綠雲街。星期四有茶會，便邀余往。余遽諾之。無何，余送夫人登車，相與道晚，安握手，竟別。瞥爾間，輪聲已遠。然余猶呆立於金花館石階之上。良久始豁，若夢覺，啞然自笑。返寓後，輾轉不能成寐。念綠雲街兩旁，居屋悉窮極壯麗之巨第，大都爲豪富之貴冑。所有然則此孀雌富耳。閱者諸君，任余於此處補叙一筆。子爵夫人，余尙未爲諸君介紹。夫人姓白蘭，字魯仙也。星期四余詣其家，則門庭華好，樓閣峻麗，入其室，則金碧煥映，目爲之眩。賓客滿座，均在尼斯度冬之貴冑。夫人周旋其間，無暇與余傾談。但間爲余半啓櫻唇，微露瓠犀而已。夫人衣白羅衫，曳長裙，胸前綴鑽石如豆大項，際明珠一串，約百餘顆。每顆值英金數十鎊。洵一貴婦人也。詰朝，余遇之於海濱，長談數小時，交好益密。而余之足跡，遂無一日絕於綠雲街頭。余之聲浪，遂無一日不接觸於子爵夫人之耳鼓。每有宴會，余輒爲夫人之伴侶。如影逐形，半日不見，便爲不歡。余自知已爲情絲所縛，雖欲極力擺脫，終不能破此愛情之網。然情愛之語，余卒不敢發。諸唇吻夫人，遇余固頗有情致。而愛之一字，則殊難言。蓋女子一蹈情海，其舉動較之向時，即判若兩人。女子見所歡，未有不腩腆含羞。時作頰頰者。而余察夫人，則絕無此態。一夕，余在夫人家晚餐，餐罷，小坐。僕婢悉已引退。余忽情不自禁，握夫人之手，而言曰：魯仙卿，或以余爲笨伯，然余久欲披露我心。今已不復可忍，勢不得不與卿言之。余儕今日縱樂，而余儕之交好，終必至似泡影。言至是，夫人歛起立，狀似驚愕，曰：葛君，余殊不之解。余續曰：閱一星期，卿且別尼斯而去，與卿別離，寧非恨事？夫人笑曰：明年

今日余仍在斯耳。余曰：余不見卿一刻如一年。俟卿更來度冬，始再聚首，則不獲見卿者九月。卿試計九月有若干日，若干時，若干刻，如幾許年者？魯仙魯仙，余愛卿，女斗似觸電，身遽退縮，面色亦灰死。曰：愛余，愛余，是何可者？余曰：余誠愛卿，余自識卿以來，卿之芳影屢入我夢，雖一貧一富相去不啻霄壤，然余設掬心示卿，則卿固余所深愛，卿固余所以爲人世第一女子也。夫人微顫，色白如紙，尋曰：天何苦人，乃爾。余儕早當絕交，今乃至於是耶？余責之曰：然則余之愛卿，不利於卿耶？夫人慘然曰：誠然是誠，我至不幸事，余愕然曰：何也？夫人曰：君弗我知，且永不能知余。余急曰：否否，夫人歎曰：徒增我悲耳。余固不能受人之愛情者，余曰：何也？夫人曰：是余隱事，不能宣泄。君見余度冬於斯，終日無愁容，抑若不知人間世有悲戚事者，然而世人之不幸，莫有甚於我魯仙白蘭也。余曰：余殊不之信。夫人曰：惜余不敢語君，以故余曰：何故不敢？夫人曰：余設宣泄，人且死。余曰：卿多讐耶？夫人曰：至多言次，一老僕持一電報入授夫人，夫人取讀一過，示意老僕令退。余曰：余能助卿乎？夫人默然良久，呆若木鷄。徐曰：此事大險，君無能爲力也。余曰：爲卿故，雖蹈湯赴火，余亦弗辭。夫人凝注余久之，乃曰：君能爲余殺人乎？余大愕曰：卿乃欲余殺人耶？夫人笑曰：余戲言耳，實則此事殊易，易亦不與法律相抵觸。余曰：卿試發令，余當爲卿竭力。夫人曰：君能以余故而爲之，則余知君爲真愛余者，然而勿悔。余曰：余決不之悔。夫人起立，睨余而言曰：君果愛余，便當遵余之言而行，惟乞君勿研詰其故。余曰：余設窮加研詰，則余仍疑卿耳。余愛卿者，安得疑卿殺人。

余固弗爲餘事則弗却也。夫人曰甚善君可於翌日去此乘快車赴英詣一地名意斯維者君知其地乎。余曰知之。夫人曰君可寄居於其地之白馬旅舍俟一人以書至凡君所當爲之事悉詳載於其中。君設遵是書而行事則或能脫余於死。余唯唯。閱日午後余既就夫人話別便乘快車赴英。又一日而抵意斯維。余居於白馬旅舍者凡三日。第三日之夕餐罷與人閒話有一面似枯腊身軀短小之老人入室目灼灼四顧衆起與爲禮。或謂余曰老人名江墨倫以負販爲業。余僭談笑甚歡。及余憊而返室歛聞有人叩戶啓視則老人江墨倫也。老人既入曰君之來是非欲得一書耶。余曰然。老人曰書在是矣。言次出一封書授余。余急啓視僅寥寥三五語略謂老人至可託凡渠所言均當遵行。余審察筆跡則是書果魯仙所作也。余顧老人曰乞君明言。老人曰君猶憶三月前安納蘇夫公爵之鑽石之被盜乎。是案曾爲報紙所喧傳也。余曰余猶憶之。老人曰然所盜鑽石實不屬於安納蘇夫公爵而屬於俄皇白蘭夫人已爲人所陷於嫌疑之際設有人以此鑽石歸諸俄皇則夫人之冤白矣。君今所當爲者無他君須於詰朝六句鐘時離此而詣聖彼得堡。星期四之夕十句鐘君可詣彼得霍夫宮謁安納蘇夫而君可於是時以鑽石授之。老人言訖探手囊中出一小篋授余。余受而視之封固甚密。其上有黑火漆之印。老人曰君願往乎。余曰願往。老人遂去。臨行授余一刺其上僅一俄字。謂余曰持此以詣俄皇宮。君得出入自由矣。翌日余即首途。四日後抵彼得堡。僱車詣彼得霍夫宮守宮者初不許余入。余示以老人所授刺。余乃得入。余言欲

見安納蘇夫公爵。便有人引余至一室。其人自去。余坐待良久。其人返曰。公爵今夕抱恙不能見君。其俟明日乎。余曰。然則余欲謁俄皇。其人曰。俄皇向不見客。余曰。但余事當作別論。余之所以來者。欲以俄皇所失之鑽石返諸俄皇也。其人默然竟去。踰頃。室門斗闢。有人巨聲曰。俄皇陛下。余急起鞠躬爲禮。俄皇微頷其首。余作簡捷三數語。述余晉謁之原因。言訖。便出小篋授俄皇。俄皇曰。三月前。余遣人携鑽石詣栢林。重行鑲嵌。中途遇盜。今乃璧趙耶。言次。將啓篋。斗見篋上黑火漆印。遽止。顧其侍臣曰。其携此詣安納蘇夫。令渠爲余啓篋。而藏珍。俄皇旋謝余。長途跋涉之勞。余乃告別。既出宮。余驅車詣費凌旅館。抵其地方。下車。有一衣履敝穿。形狀爲丐之男子。行經余側。微語曰。速遁。速遁。有汽舟安樂者。行將駛行至英。余聞之大愕。沉思良久。驅車至河濱。果得安樂。余既登舟。舟卽駛行。船長引余至一室。而反扃其戶。余益駭。殊不知其所以。踰二。三小時。歛有啓戶者。視其人。則魯仙也。魯仙曰。大事已成。深感君詰朝。余當爲君緬述一切。言訖。卽引退。翌日。余詢船長。則云。夫人暈海。臥艙中。不能起。數日後。舟抵赫路。夫人遣余先行登陸。爲渠詣旅館賃室。余摒擋諸事。既畢。返至泊舟處。則舟已渺矣。始知爲夫人所給閱日。報紙喧傳。俄皇幾爲人所炸斃之事。蓋余呈俄皇之篋中。藏一性質至烈之炸藥。機關啓封時。藥卽炸發。當余抵俄京之日。俄國革命黨中人。已預毒安納蘇夫。俾俄皇得篋親啓之。而不假手於安。然俄皇多所迷信。最惡黑色。當渠將啓封時。見黑色火漆而止。而安納蘇夫公爵卒代俄皇而死。安納蘇夫既死。俄京之警吏大索。

余。弗。得。而。余。後。徧。覓。白。蘭。夫。人。亦。終。不。能。得。其。蹤。跡。





短篇名譯

黃梁新夢

(法國亞爾柏原著)

(閩海廖旭人譯述)

習字功課甫畢。老教師山勒德步回講席。偃僕其背。兩手系入外套之左右袋。未課他科前。徐徐出巾擦眼鏡。既乃倏然回顧。納巾入袋。蹙其雙眉。呼曰。往往如此。貢拉里木聖吉斐。汝三人胡為離席興。學生臨堂聽講。到底不能無倦容。此其常態也。至於酸楚。其腿不可久耐。尤必伺隙作弛態。一伸故久坐。常樂起立。山勒德復續言曰。諸生若是。詎將收拾字本。置諸書函中乎。究之。山勒德之言。不為無理。惟學生起立已半。而此時獨謂此三生者。則不審何意。

山勒德語音微出舌端。時畏怯之學生。凜凜惴懼。已於教師未呼至第三人之先。一齊就坐。其頑健者。意態自安。置師言為未入耳。且有肆焉。伸臂旁若無人者。余是日既非畏怯。亦未嘗頑健。蓋余固安坐不起者。顧余雖未興立。而腿際亦已酸楚。體弛然疲軟。余母謂係春日天氣困人。余父謂根于怠惰。余竊以為二者均有之。

時余目簾雙闕。洞察諸物。惟迷離彷彿。若在烟霧與夢寐中者。右手支頤。視案上飛塵纖細。一入日光中。

則金碧相間。蓬起若馬羽。然隔塵遙矚同學友。則倭多舐其字本上所污之麪包汁。此麪包余不知其奚來者。斐忒則從筆盒內散藍石粉于字本上。斐忒父饒於貲。人皆鄙其恠。畜忒素不惠。人以石粉。余謂其有父風。挨曼以小刃削木案。鋒至銳。閃若電光。此皆日光野馬。中余所親見之物象也。

山勒德先生呼曰。苗奈。余誰詔者。汝神魂定否。苗奈。余名也。山勒德先生洪聲正色而語。爲余語也。余霍然驚。若夢覺者。昏惘中似先生已向余語。余亦領會其意。惟不自知。此時作何狀。但見諸生闕堂大笑。已余睨先生手一卷書。書爲新舊約要略。余素所熟讀。吾輩必日誦一葉者。先生一指夾楮葉中。卷頭近鼻際。從眼鏡外睨余。狀若甚怪。且怒者。余復察同學友。則堂中景象。倏爾大變。爲余所未瞥。覩諸生均端坐。未嘗有半數人起立者。人各案前開一卷。視線注余。然則倭多之舐字本上。麪包。斐忒之散石粉。挨曼之削木案。皆在余魂夢中。且審視之。麪包也。石粉也。小刃也。均無由覓迹。眞夢也。耶。是不足怪其非夢也。耶。一剎那間。變象若此。宜夫滋人惑也。

最後爲第三次。山勒德先生於一堂靜寂之中。從容語曰。汝神魂定否。時鄰坐諸生皆格格笑。失聲相顧。惻憶起爲余助。此則檢余字本。裝入函。彼則置聖史。余前爲展至第三十五葉。先生曰。是本日功課。語聲促且厲。余起聆先生講誦。然覺腦海沈重。甚難強持。記力以憶。逐日解說聖史。課係續背誦。課後而背誦之。課復續習。字課後。

余斯時似聞琅琅反響音。惹起疑竇。以爲今日先生誤矣。蓋向例先生先令諸生背本日功課。然後講次日學科。茲乃亂其秩序。余側身詢鄰生曰。今日胡爲不背聖史。茲問本無可嘲笑。而鄰生乃捧腹若狂者。先生嚴詞問曰。奚因而狂笑。若此。鄰生離席起答。以証其笑之有因。曰。苗奈詢今日奚爲不背聖史。全堂嘩然大發。嗚。先生懊喪無語。垂其兩臂。俯其頰。至外衣之領際。

先生講聖史中亞拍安之志。言時詞氣莊嚴。令余鼓慄而凝。血管頃之。又呼曰。苗奈。汝果霍然醒者。盍就汝所聞之志字。畧爲我等道之。苗奈喜探險入深淵者。喉乾舌鈍。素拙口才。而此際鄙視昆季。許麥志騎將及萬特克之子志神甫。言皆娓娓動聽。且云彼志航海。異夫二子者。夫苗奈之樂航海。誠是其第一着。在先脫出束縛。困人之學堂。然後乘風放洋。快靚獼猴擲果之地。

諸生側耳聽苗奈講解。日光時時注先生。先生色可。其說則羣欽。苗奈爲通人。否之則咸存目笑。不知苗奈因不交睫而寐。致應對錯亂。雜以嚙語。醒時固豁然開朗。井井有條。

余不審諸生果然余說否。但皆傾耳聽。無稍駁詰。余神經病狂熱。言之無文。且道及前途必爲守兼備。先生任余放論。不加是非。余乃默審。主見覺惟航海一道。足矢終身。旣而先生於幽靜中發言破寂。語炎炎循循。令余愧難企及。先生謂余說良不謬。惟於解釋亞拍安之志向處。微欠了了。遂特起爲余尋繹真義。顧先生雖特別詔余。余實茫乎莫知。涯涘而蔑從。步趨故半生力。避艱險。遇之則戰慄。如被嚴寒。余女弟

茄德海頗能左右余之隱志。余許爲携一猿。顧猿非係膺造而僅有形式。若萬特克先生室中所陳之目灼灼。窺甲蟲者。乃生猿而能言也。全至今尚以猿爲能言。蓋觀於鸚鵡猿。奈何不言者。若夫鸚鵡茄德海所喜者。語至此。余若已竟其說。蓋一則不聞先生有言。一則諸同學咸掩兩耳以拇指。誦其四十五分鐘前應背誦之文法。聲嗡嗡若蠶蠅附密者。

余問某同學曰。應誦者何處。其人見詢。復發第二次狂嘍。磔磔者稍息。乃伸手至余書上。以指爪畫書中始末處。作兩行迹。余亦舉拇指按兩耳。琅琅而誦。雜入衆人書聲中。

僅一分鐘間。覺兩拇指酷熱如被火。則放之。以蘇張曰。猛視講席。見山勒德先生頽然假寐。兩腕盤抱腹際。垂頰及胸。遍察諸生色。似均無覺者。余以廉恥所繫。秘而不宣。究之。山勒德先生年非童穉。而不免倦弛於在堂授課之時。則偶然一寐。亦在可恕之列。

余方呶唔誦課。志亂心馳。而太陽光線斜入至左頰上。溫暖和藹。若來撫循。余者。余傾頰正受之。而燦耀者。乃移影至右眼之睫端。不意偶合。睫遽來。妙境蓋微露視線。則日光煥然。作虹霓彩色。獲此奇觀。能以告同人。况天下事有難以獨守秘密者。擬俟課畢告之爲妥。此時余兢兢自憚。如決大疑。終究以名譽爲重。不甘以童駭事示人。願使余洩露奇觀。且碍同學功課。余但以右眼所試之經驗。易而試之。左眼則誰復余禁者。既試之。而快心娛目矣。則仍掩耳讀書。

余引領外眺。見蔚藍天色。綴以雲羅霞綺。變幻深明。令余憶及栢翰之伯爵夫人。於前土曜日所御之藍絹衣。心焉豔之。堂內軒檻高敞。澈透而隔絕。致檻外景物。咫尺千里。快靚無從。則書窗也。無異獄門矣。余憤火中焚。正欲痛罵創設是堂之人。及建築屋舍之工匠。以快余心。而瞥眼空中。片雲潔白。逾銀勢欲飛動。則甚恨束縛在此。轉弗若不繫之雲。得以縹渺任所往也。余同時聞飛登旦村中鳴結婚鐘聲。鏗然落雲表。竊思曰。此風來自飛登旦村。度栢翰林外而至。於是歛身左肘。手支頤。視線注空際。因聞飛登旦鐘聲。隨時風遠送。遂思栢翰林叢葱鬱中。此時必風葉簌簌也。

飛登旦之風。爲晴天之左證。凡木土曜日。惠然來是風者。則余常携友人。凱士。悻。妹。茄德海。弟。法郎忒。並其同學。伊曼等。結隊遊村中。村近鷹巖之麓。窄徑盤曲。我輩至熟悉其路途。常徘徊不去。原上綠草芊麗。夏間高逾膝。花卉芬郁。蚨蝶紛飛。鷹巖危聳。阻風勢。故其下之叢林。修幹無論。輕颺颯飄之天。終鮮謾謾喧聲。雜於清溪巨壑之泉韻也。林麓之間。幽寂可怖。我輩遊其地者。語輒低聲。若守教堂規則。一達平原。則與家常無異。呼號狂跳。不禁不羈。余與凱士。悻。撲蝶爲戲。童子擷秀英盈筐。伊曼懶而貪眠。籍鮮草上。熟睡。余弟亦席地坐。其旁聽茄德海談其編造之歷史。蓋茄德海性勤篤。雖無事。亦不偷閒也。前禮拜四日。

（苗奈其寓日文法課義）余耳鼓一觸此簡單洪聲。霍然猛省。如聞近旁擊礮者。一驚幾躍。拋書落地。

睡眼。瞪。瞪。察。時。計。僅。十。一。句。鐘。是。余。之。盤。桓。於。柏。翰。林。中。者。已。歷。一。小。時。之。久。先。生。從。容。問。余。曰。汝。不。熟。若。課。乎。余。俯。首。偪。曰。不。熟。

先。生。顰。然。曰。若。果。賢。者。吾。有。以。證。若。之。未。展。讀。茲。課。余。對。曰。未。語。音。軟。而。未。晰。先。生。出。巾。擦。眼。鏡。之。玻。璃。片。既。擦。之。明。亮。余。從。而。潛。窺。之。見。先。生。此。時。眼。睛。較。瞭。焉。而。小。怪。之。既。而。先。生。端。容。展。卷。卷。係。記。余。過。者。先。生。就。而。書。之。而。擲。揄。竊。笑。之。聲。已。喁。喁。起。左。右。遞。傳。不。少。選。間。余。應。受。之。責。案。已。傳。播。遍。全。堂。先。生。令。勿。譁。則。倏。然。寂。

先。生。曰。子。盍。興。乎。語。聲。至。銳。余。曰。興。矣。先。生。曰。聽。之。勿。藐。藐。余。盤。臂。及。胸。而。心。猿。意。馬。勃。勃。欲。飛。馳。遂。于。深。閔。無。聲。中。聞。牝。鷄。下。卵。而。鳴。聲。膠。膠。自。妙。洛。的。處。來。余。不。知。其。產。於。草。堆。乎。抑。產。於。籬。次。蓋。牝。鷄。之。穉。者。有。時。

先。生。曰。子。聆。余。言。未。余。時。盤。臂。益。緊。力。推。神。經。中。所。擬。之。曲。籬。深。草。狀。態。顛。聲。偪。曰。聞。先。生。教。先。生。色。慘。淡。直。刺。余。心。曰。前。月。已。饒。若。誠。望。若。改。過。自。新。勉。體。余。曲。宥。之。意。孰。知。余。乃。自。差。致。若。前。愆。未。贖。而。是。月。復。累。犯。規。條。本。星。期。一。日。若。塗。繪。多。人。於。字。本。上。而。不。循。楷。法。作。書。

先。生。之。言。余。實。有。其。事。蓋。余。嘗。仿。江。遐。先。生。風。機。上。所。描。畫。汽。船。更。獨。出。心。裁。添。繪。船。兵。多。人。作。擬。槍。狀。並。水。手。若。干。緣。繩。梯。猱。升。

先生復曰。本水曜日。若不解數學問題。意旨是晚來堂狀態。自如絕無有牽掛于未了課程之色。此事亦屬實。且是日余衣污油灰。在堂但描花。朶及人物形耳。（以下爲先生言）今日爲瞻禮四日。汝復置文科不念。此科講義。應以今日了結。且各科均須於其規定之時治之。故明日復有早九時至十一時。及晚二時至五時之功課。（先生言止此）先生既畢其箴言。諸同學始陸續背誦文法課。而余內省之心。復放而外驚。

（以下爲先生言）爾輩學生。余今以向所諄諄教誨者。再爲提醒。蓋余嘗謂。無論用功。游戲。苟不能與同學人。並駕齊驅。則常居失敗之勢。此言其憶之否。（先生言止此）今夏某日。父特許余免上學堂。因余某季父平日罕到亞薩士。茲由巴黎厲處遠來。故余獲此特典。晨興。思今日。自旦抵暮。無幾。微事掛累。狂喜若顛。席間坐許久。始散。余日盼屋門者不止一次。余父母偕季父。溫語交談。聽余及弟妹等自由。不少選間。我輩已潛至鷹巖上。是日也。天色晴霽。景物鮮妍。採花玩草。弄蝶若狂。爲余生未遇之境。此境若特設以供我輩嬉遊者。伊曼年較長。余弟妹常憾之。余以羣中少友人。凱士忤。殊抱快快。但徵逐戲蝶而已。衆中首言倦遊者。爲第法郎忒。余意氣自豪。多方解釋。謂今日之遊。如癡如狂矣。弟曰唯唯。茲遊誠快。惟此時稍倦弛耳。

茄德海默無一語。然亦微露倦容。惟從事編物。以自矯飾。余則自信豪興未闌。較二人爲振刷極欲乘興。

作河上逍遙而難於舟楫故滿望同學於此際出堂使凱士忤伊曼二人前來結伴也。

夫使人酣遊日倦正在他人研精刻苦之時則此斗室潛修之人必因若輩之奔逐酣嬉浪游無禁轉覺自己之羈縻而頓萌怠志先生木曜日之罰余實爲第一次是日屋中情況不知若何冷淡學生鳥散後尤不知若何淒寂但見壁上墨痕案頭刀迹與收拾未淨之殘廢筆頭已最可恨者凱士忤席上之小球令余觸目生感爲之心旌動搖眼眶潮濕也。

先生是日不加責罵所言如前惟爲余將來行動多方解勸謂彼非好示函丈之威嚴其罰余者蓋余也且寬以退修時日俾勉自新若余能奮往改過有勇者風則受譴後儘可怡然出堂先生以工正之楷法大書特書于黑板上曰（爲爾所爲）令余錄於字本內余每念及林薄原野間深深蛺蝶之景象並同學放懷馳逐之情境未嘗不追思先生四字之明訓以却是念。

先生於未閉戶幽余前手拊余肩曰小子此時必以余爲厲因之滿懷憤懣苦念填胸迨心氣畧平若試默一揣念則曉然於此際悻悻之非是蓋余不得已而出此非故奪若一切之歡心樂事也若他日長成將見余輩今日纖芥之愆悉來反抗於己其譴責亦云酷矣若今者尙乏痛改前非雕琢性真之志蓋若之失在委靡不在狹斜設若當妄念內萌欲以本日應盡之事諉諸明日則須力憶有今日之情況但問耕耘莫問收穫若將覺時光如駛轉瞬變更則改過之獲福不少也。

余。竟。然。被。幽。則。怯。顧。而。啼。淚。泉。湧。乃。蘇。少。選。則。奮。然。從。事。功。課。而。飛。登。且。好。風。仍。時。時。拂。檻。外。晴。空。碧。宇。霽。色。迎。人。對。此。益。覺。幽。囚。中。愁。緒。萬。千。若。慘。無。天。日。者。屏。息。靜。處。恍。聞。樹。葉。相。震。聲。顧。雖。如。此。余。既。熟。誦。爲。爾。所。爲。之。句。後。覺。氣。平。心。貼。忍。耐。不。浮。習。字。竟。復。起。而。尋。繹。諸。數。學。問。題。其。一。題。係。某。村。人。入。市。挈。鷄。蛋。乾。酪。生。菜。等。各。若。干。令。總。一。數。余。加。算。時。饒。有。興。致。詎。是。數。長。且。複。雜。方。余。進。本。位。於。十。位。時。頓。忘。所。積。之。數。係。幾。十。則。銜。管。閉。目。思。私。計。曰。余。積。若。輩。此。時。奚。事。者。

若輩指余同學也。是念方萌。余急睜焉開眼。見黑板上書此一覩實。余思想潮湧。時之中流砥柱。余乃索所積數。得之。課乃畢。而時閒綽綽有餘。遂作第三葉楷書。先生啓戶入。余以是書呈覽。意揚揚自得。先生閱而遲疑者久。既而曰。此葉楷法殊工。若當以實。偪余勿作童子態。余曰。唯唯。先生曰。若之作。是書獨非出於勉強。曷故。余曰。作此所以消妄念。使勿神游于在家在野之許多朋輩。因語未竟。余低首不顧。先生曰。熟思之。若下筆揮墨時。寧非冀獲今晚之自由乎。余率爾對曰。否否。小子略未之思。此言非有隱諱。余實未之思。先生聲微顫曰。余信之。若誠長厚者。誰復存疑慮。但使先生語未畢。凝目視余。半分鐘不他瞬。亦不露有思揣色。

先生曰。汝賢滋可喜慰。當邀賞。此後須慎聽余言。汝順受懲儆。則懲儆之益汝良厚。若余戲汝。聽汝。今晚之來否。汝將奈何。其明以語我。（先生言止此）余瞥視檻次。見天色蔚藍。日光晴霽。既而因一種不可思

議之活動。令余流盼黑板際。其地爲人所常凜凜誦師訓者。曰（爲爾所爲也）余自問曰。汝此時奚事。偏曰。汝受罰而當益而甚之。不爲酷。乃請先生曰。先生其更嚴譴小子乎。曰。固所計也。汝行爲殊稱。是余曰。小子之策良策乎。曰。然。汝言余聽之。余曰。請益吾罰。至於其極。先生歡呼曰。小子其持我爾志。嘉而言壯。其福我矣。人將加我以監視。官大學士之頭銜。茲樂乃無以喻。爾合有德。余向之大歡喜事。不足比此之半。去俟二句鐘時。將深鎖屋門以閉爾。

先生爲余伸其手。余喜躍出幽。顧心雖歡樂。尙強自抑。不作口吟。若鳥性之悅春光。鳴聲睨睨者。况愁恨之天。口吟亦正不合。余既出。橫穿曲度。迴顧先生孤立堂門外。腿微開。冠後推一指。穿門鑰環中。旋轉以自娛。天乎。恕我。余度先生必樂而作口吟。顧茲事安能禁之。

是日日影明亮。大色逾。霽籬間花卉芳綠。勝恒。顧雖如此。而念及沉沉斗室之中。又將長日禁錮。余懷乃無毫髮之憾。蓋春光非爲余而明媚也。俄頃間。領略殆盡矣。晚余不敢以所構之不幸事白父。但於母前道悔過意。父聞余獲咎。雅不欲與余言。囑母遣余歸房。夕食勿許。家人與偕。余性喜羣。又復不免有矯矯自負之氣。益以此。次重辱。恍芒刺之入五中。晚餐雖陳。余掉頭去。不能就席。母蹙然憂之。問抱病否。余以不饑對。逕就榻臥。神情昏亂。心憤憤。怒。父辱己尤怒。己不檢致滋。慈母憂。土曜日晨。母爲余端菜羹。余食時未嘗默禱。

向午十一句鐘。余自學堂回。趾輕心暢。父正手作。俯首不視。余母睨余。狀若甚不安。而難與余語。余偷色前。母顏立霽。茄德海隱厨門後。窺余。此時不見有余弟。惟微聞其語聲。

母爲具早飯。問余曰。饑乎。對曰。饑如狼矣。余既不若昨之滿懷啣恨。一躍至母頸上。緊持之。母始有懼色。引目盼門。次門蓋洞。闢者。余會意。直趨掩戶。母乃敢摩撫余。

方余赴午餐。裴回檻際。不敢擅開窓。自忖。此時尙無行動自由權。但以鼻近貼玻璃窗。憑眺艷陽景物。仰觀碧宇。俯矚青郊。周巡望園內。則見余弟佇立。李下目灼灼。瞻余似以余爲久客。新歸者。否則爲幾經挫辱者。

弟覺余目彼。立犇至蜂房許。狀類鼠竄。弟素愛余。余亦友之。至是知其愛兄。被幽室中。不免前來窺望。惟其見余卽杳。不少勾留者。則必凜父命。禁不與余接談。

余弟法郎忒。歧嶷童孩也。豐頰而廣體。多嬉笑。家人嘗戲呼之曰。邑長先生。弟此時驚走。步蹣跚。兩腿胖然。令余覩之。格格笑。余恨此笑無謂。則移步行。頓忘弟腿肥笨而惴憶。其盤桓李下時之戚容。其悒悒。蓋爲余也。余於是更憶及茄德海當余前過時之流盼。及慈親懸掛余之心。時父出戶。步紆徐。冠前垂至額際。若倦於操作者。

余復持記力。憶先生四字之訓。此言久沈腦海。旣不能鼓舞志氣。復不足表彰天良。茲乃驟爾發露。正如

暗室明燈幽微畢照。私計爲余罪可從末減矣。於是離窗前。步入屋中深處。就椅坐。曲肱倚案上。枕手而思頃間所見者。以爲錯已鑄矣。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種思想。滋非福我者。矧學生方履醜行之時。竟涉茲想乎。雖然。余固能於萬難補償中。覓法懺悔。蓋翹足待囚。此心若狂若渴矣。

先生戚然曰。苗奈汝狀頗不寧謐。殆有隱懷。余汗顏無地。欲力白無他。復囁嚅不出。俯首而已。先生露矜憐色。問曰。汝悔再囚否。余卒然昂視。作色示無悔心。先生雖溫良。斯時日光耿耿。洞人肺腑。令余立垂雙睫。惛服莫敢仰視。先生一手按余頂。膚紋重繭如秋葉。言曰。而倘有衷曲。對一老友話乎。果爾。其趣道之妙。凡人抱鬱悒。一吐諸談話。則立蘇。居靜以語我。言罷。叉手散步。余且言先生坐。余次。余乃盡情罄吐之。先生聆余言。時時偪以唯唯甚善。首頻搖。且云。此往日事。我等所身歷者。余聞言益思。先生旣歷此境。則余所熱望於彼者。尤增度數。先生曰。味汝言。是汝今日所引爲己憂者。皆以他人之憂爲憂。此美德而賢徵也。汝急於自明。至欲裂碎肝腸。恨不卽白忍之。忍之能忍。則無往不利。於是更起而語余曰。未有恤他人之言。而囚人以桎梏者。言罷。拔門鍵。鍵蓋插入環而未鎖也。使余於先生前稱最後之三句鐘中。暢然不見束縛。則爲寡恥而妄言。蓋際此陽光艷麗。乃令負焉。隻影深閉洞房之中。研究學事。則三時之久。奚啻長年也。

遲之又久。余自是博覽羣書。交接人類。遠觀古昔。近察人情。知世故之變幻。至無常也。惟英奇之士。胙史。

枕。經。既。自。之。砥。礪。廉。隅。復。足。啓。讀。者。之。同。好。當。其。縱。橫。幾。萬。里。上。下。數。千。年。繁。搜。廣。覽。如。乘。風。破。浪。以。涉。大。川。毅。然。從。之。而。不。疑。奮。然。行。之。而。不。倦。其。功。乃。未。易。言。償。

人。類。爲。血。肉。所。製。造。同。是。亞。當。厄。娃。之。苗。裔。而。保。護。之。法。則。至。不。齊。茫。茫。人。海。之。中。風。濤。倏。忽。誰。則。逆。觀。而。預。料。之。而。明。智。高。尙。之。流。又。往。往。以。滄。海。微。波。輒。形。窘。迫。甚。者。中。流。擊。揖。力。倦。心。罷。致。壯。志。消。滅。于。無。有。故。天。下。非。好。善。之。難。好。善。而。有。終。有。恆。之。實。難。

始。余。覺。下。午。之。三。小。時。其。迅。速。等。于。上。午。之。二。小。時。是。晨。時。計。機。滯。不。動。歷。時。莫。測。幾。何。且。被。幽。之。人。其。勤。奮。於。平。旦。之。際。較。甚。越。午。中。者。固。與。常。人。無。異。普。通。言。之。越。午。之。乾。乾。較。平。旦。之。矻。矻。其。事。尤。罕。而。價。值。尤。高。當。余。出。早。囚。未。入。晚。囚。時。先。生。爲。開。時。計。機。意。誠。善。余。初。特。未。之。稔。迨。鐘。鳴。三。句。始。見。先。生。怪。而。問。曰。僅。三。句。鐘。乎。余。度。此。時。至。少。已。三。句。半。鐘。（先。生。言。止。此）自。三。句。鐘。迄。三。刻。余。亦。起。而。自。疑。伏。案。長。吟。駒。光。任。駛。舉。首。一。視。已。逾。五。分。有。羨。

余。趨。向。逾。規。及。時。乃。覺。悟。偏。不。仰。觀。時。計。而。視。黑。板。上。之。師。箴。爲。爾。所。爲。之。言。令。余。反。焉。自。戲。曰。汝。倦。矣。汝。誠。倦。不。可。支。余。時。實。憊。甚。不。覺。呵。欠。設。法。矯。飾。之。忽。思。先。生。覺。余。倦。而。艷。然。不。悅。者。此。蓋。力。制。之。一。法。又。憶。余。弟。嬌。小。之。貌。自。是。余。乃。不。呵。欠。卽。有。之。必。掩。以。手。達。三。句。鐘。三。刻。自。言。曰。爲。時。僅。餘。五。刻。矣。言。時。聲。故。抗。以。堅。余。從。事。心。既。乃。作。兒。童。態。大。笑。蓋。笑。必。如。是。始。快。既。就。課。與。味。倍。於。尋。常。竟。乃。恍。然。悟。謂。偷。

閒則分陰如百歲。但能用功。卽隨意之科。皆可以奮。遂復鈔錄聖史。添寫字畫缺處。銳意待完。第二葉後。方視時計。寫至是葉之第五行時。似聞門次有耳語聲。始疑誤聽。屬耳有頃。則仍就功課。目不瞬。鐘上所。指時刻。詎以筆濡墨。舉首間。似見鑰眼中有人屬目。余私計曰。使此人爲先生。山勒德者。則其所謂有厚望于余與余之。因謗見囚。皆荒言也。余固樂其勿懈于督責。而少聞褒詞。余乃從容作書。畧不昂視。余方遲疑問。鐘已鳴五句。門闌然關。茄德海躍入室。尾以法郎忒。茄德海助余束書函。促曰。速行。速行。凱士忒伊曼二人。已遲汝於門外。同往鷹巖。余問曰。適有屬目於鑰眼中者。果汝否。茄德海笑曰。時爲我時爲法郎忒。吾冀汝速了課。汝乃不見時間之久。延我等望眼成穿。幾若五句鐘不果鳴者。趣詣林間。尙有二時可樂。法郎忒汝挈榼奚爲者。

妹此時多方導法郎忒言。法郎忒素饒舌。茲乃目余不轉瞬。暗焉無言。一手牽姐衣。一手夾食指於兩唇中。余異曰。然則汝輩之來。面余與接話于余。皆有奉准。蓋法郎忒出食指于口呼曰。吾固云然。茄德海。吾儕是否奉准與阿兄言。汝其道之。吾度必邀准。且許往鷹巖遊。凱士忒伊曼已携筐挈榼去矣。余以茄德海法郎忒各携余手促行。乃盡力脫之。曰。茲事余悉不過問。茄德海携余不釋手。曰。我輩亦不之識。但汝見囚時。山勒德先生于于來我家。阿爺見先生過其前。無甚喜色。顧而之。他吾偕法郎忒遙立而窺。謂必有一番談話。於是先生前致詞於阿爺。阿爺趨呼娘。娘喜而伸臂向天。余二人前曰。往事遲日。

告汝。匆匆爲備佳物盈筐。推余肩令去。且囑窺汝出。引汝偕赴林中。

壯哉山勒德先生。竟以我輩事。一一爲雙親道。特向之偷眼相窺。余實疑之人。非喜。余卽怒。余顧怒。余亦何嘗不足喜。念及此。喜怒之心。同時交戰。余奚怒。怒疑懷之。莫釋。奚喜。喜二人。審余情。而非出於余之自白也。茄德海及餘人。仍欣欣推余。余曰。紆道過吾家否。茄德海曰。勿須。爺娘均往飛登。且爲拉良洗禮去。夕食方歸。歸且携來我輩。凱士忤伊曼。約今晚來就餐。且豐備蜜物。余私自問曰。其爲爾所爲乎。此時汝奚所事。汝改過而喜躍。將度良夕。茄德海詢余曰。兄奚笑。余曰。笑美哉。糖食。茄德海曰。唉。子誠貪饕者。

於是貪饕子攜茄德海沿途跳躍。茄德海曰。勿爾行跌我矣。余不顧。但自念曰。爲爾所爲。須知今日之遊。盛舉也。旣至林薄。余狂喜欲顛。茄德海合十呼曰。究有何物。余則念念不置。曰。其蜜物乎。旣而履巉岩。披蒙茸。歡躍乎澗壑之畔。舞蹈乎深草之中。余效鷄鳴。啾啾聲。衆笑不可仰。遊興旣盡。茄德海出筐中物。饗衆。畢仍攜筐。擷芳英。頃之。嫣然而紅紫者。已盈貯矣。茄德海乃令諸童側坐。導以有益故事。

茄德海之坐二童。循言談之禮度也。而伊曼則躍入蓬蒿。深逾耳。是直以躍爲坐。且其飽啖。後膚澤而。暍濕。衆呼爲土耳其野人。我輩執冠奔逐飛蝶。此土耳其野人。痴立而視。不少動。惟兩睛閃爍耳。法郎忒正襟端坐。貌莊嚴。若邑長之巖然臨民上者。

昏然一夢中。有蘭蕙薄荷幽香之沁鼻。而無山勒德先生嚴詞之聒耳。詎余方深入黑甜。眠酣睡熟。忽震。

焉。一聲如雷貫耳。曰：苗奈汝其背誦文法課。余躍起如病狂人。跳踯者再。見凱士忤在前。狂笑。至于出淚。余奔而持之。令旋滾草上。勢至猛烈。凱士忤窘迫求饒。既起。氣吁吁喘。顏絳髮蓬。狀類決鬪之畫眉。而余父母適以是時從飛登。且至。父一言不發。逕以兩手緊執余手。母殊爲余焦急。余向固吃吃笑。茲乃大哭。始知頃所經之樂。竟仍昏昏在睡夢中也。

若傲然言于人曰：循此爲之。定有佳境。我已躬親獲益匪鮮。悠悠至今。餘利未艾。夫世路崎嶇。前車後鑒。若身歷其艱險者。不以聞見開導少年。則後生小子必陷于前人所經過之荆棘中。而手足因之俱創。寤非知者不告之過。抑知不然。蓋若是繩人。茲非公恕余。今乃幾經閱歷。頭髮頰白之過客。又素眷青年人。而樂其趨向未定。時不以治理過失爲汲汲。余嘗進而告之曰：惟吾小子宜求切近之學。功業未成。不足介介。但於簡明淺易之箴規中約取其一。既取之。則言坊之行表之殫精竭誠。反復參考。如決疑獄。然則得之矣。昔時驍騎大將軍輩。以口號指揮爲生死存亡之主宰。其猶斯意乎。最哉小子私慾所至。毋忘後虞。





血印鎗聲記

毅漢 天笑 同譯

第九章

余三人復向亭行。至距亭不遠時，羅德止，余等手指右側一叢小樹，曰：「此灌木之旁，即兇手之來路矣。復見榆林中，另有一叢低密之小樹，余問曰：『彼兇手何不匿身於此叢密中而獨匿於彼？何也？』」羅德指小徑曰：「其所匿之林與小徑相近，且以小徑直達亭門。矧徑中乃鋪砌碎石，故知兇手必由此進亭，以不得覓其履跡也。彼人身無翠鳳雙飛之翼，亦不過賴兩足徒步耳。特碎石不留其履屐之痕，而此徑又爲往來此亭之孔道耳。至於兇手行過此徑後，復爲他人亂其履印矣。凡此叢密，乃矮桂樹及有刺樹所成。每至冬，令則樹葉凋零，兇手隱身林內，藉彼疏枝，遂可窺伺。士登加臣、父、女及其僕喬哲，出亭而後掩身而入。此徑之碎石，幾鋪及大堂窗外，其履印沿牆成一平行綫，即此可知其從小徑至門，由門至窗外，祇一步矣。此窗喬哲已啓之，兇手遂得越窗而入。余曰：『總之，兇手能入亭內而已。』」羅德忽怒曰：「君言不免太囿。」

圖矣。吾每見多疑之人。雖見極顯淺之事物。而仍不敢決曰然。或曰不然。但曰總之如何而已。則其腦中紛亂必無一歸納之時。余聞羅德言良愠。意彼何以直斥我非未免不爲人留餘地。乃少選羅德。即挽余臂。求余原諒。其言之過激。且曰。凡罪人所造之業。其所彌縫必極合乎理。非盡可信也。若吾不因小徑碎石觸吾眼。目吾亦將謂兇手乘輕氣球似飛將軍之從天而下矣。是以凡事明知其如是而不能不以旁參別法。亦不可固守已見。確信其如是。蓋世事往往多疑陣也。今余已略知兇手以何時入亭。其入亭時當即在士登加臣父女散步之時。實五點鐘也。在一點半鐘時。其父女散步歸室。見侍女方料理黃室事畢。而出至試驗室。於此可揣知兇手此時尙未入內。脫兇手於此時已入。則侍女必爲同謀者矣。言至此。乃問曰。羅弼先生。君謂何如。羅弼搖首曰。吾信此侍女乃一極忠實可恃之人也。且士登加臣先生曾於五點鐘入黃室。爲其女取帽。羅德曰。良然。余曰。君謂兇手於五點鐘入亭。誠可信也。特其入後。即將窗戶關閉。乃不虞啓窗者。詫訝此何意乎。羅德曰。想彼非入室後。即閉窗。果爾。亦不過因距亭三十碼彎曲之處。及此三株榆樹。生於彼處故耳。羅弼曰。君此言何指。羅德曰。我後當告君。俟吾研究得其真理。始可明言也。羅弼曰。君不必確定。設譬言之。羅德曰。若此事真理未得發明。則卽以喻言。亦終未能清澈也。矧此言殊關重要。而言之亦且甚長。羅弼曰。然則君對於此兇手。已略有成見乎。羅德曰。否。吾不審兇手爲何人。君亦無庸深慮。時余見羅弼之狀。大爲羅德奪氣。余竊疑羅弼或非喜悅。羅德代爲覓獲真犯者。蓋以

私意度之。見其情狀似如是耳。特其既懼罪狀發露。則又曷爲允許協助。此又解人難索者。未幾羅德突問羅弼曰。君或深望我查緝得是案之真兇乎。羅弼不禁呼曰。噫。君何爲作此語。我恨不手刃之耳。言時爲狀殊憤憤。余良以爲異。羅德曰。我信君言。先生誠實君子。當不我欺。時余等復行近羅德適所指之小叢林。余入林中諦視。得一極明晰曾經有人踐踏之跡。以示羅德。至是知羅德之言果驗矣。羅德曰。凡偵察事件。苟爲人類所造之業。必不出乎人情之外。今彼罪犯亦一血肉軀體。亦如我輩之具有四肢百骸。圓顛方趾。則其所作之事。必不外乎生人所能爲者。故我以理想鈎距之。終必可得也。言已向余索取其在黃室時紙剪之履印樣。以之比較叢林後之一履印。乃起立曰。必然余以爲此必由廣廳窗戶遁出之履跡。想羅德當隨地覓之。特其導余等至極左。謂將於泥中尋覓履印。實屬無益耳。羅德曰。吾但知其沿距亭五十碼之牆而去。然後再躍過此處籬落橫絕。過通至湖畔之小徑。乃達對面之溝。是卽離此之捷徑也。余曰。然則君何以知之。羅德曰。吾因見佛來自晨至今未嘗一離湖畔。故也。且渠處必有可疑之蹤跡。數分鐘後。余等遂至湖畔。湖乃一小積瀦之水。水草圍繞枯死之蓮花。矗立於池中。余料佛來此時。或見我輩向彼處行。或彼以爲我輩於渠無甚關係。故亦從容似無甚覺察也。但見其以行杖攬一物。而物爲何種。則余等視力尙不能及。羅德曰。諸君觀之。此處又有該兇手之履印矣。此履印繞湖而行。特行不遠。復回由其回步處。直至此小徑。遂不見。而此徑達益邊尼高斜之道者。兇手當仍逃回巴黎矣。余曰。君

顧曷爲作如是。想羅德曰：無他。此處之美麗靴印，卽吾所欲覓者也。言已，以手指地上靴印。余視之，果甚清晰。又謂佛來曰：此處亦有美麗靴印。在佛來曰：少年乎？此實兇手至有趣味之記號也。遂一一指語。羅德曰：此印乃其來時所印者。又指一處曰：此乃去時所印者。言時，仍不稍舉其首。羅德點首曰：兇手有一脚踏車也。余乃隨羅德所指，一觀地上之車印。見車印之旁，有華美靴印隨之。余遂插語曰：今觀此車，卽悟其靴印何以得忽然隱沒也。彼兇手乃穿粗劣而有馬革鐵之靴。一路至此，在車旁忽焉而沒。卽又知兇手乃乘車逃遁，而同謀者則穿美麗之靴，或已往他徑行矣。羅德聞言，乃奇笑曰：否否，吾於此事初發時，卽欲覓此靴印矣。今果得之，余心甚樂。此美麗靴印，殆卽兇手之靴印也。余曰：然則罪犯共有二人乎？羅德曰：否，祇一人耳。此人并無同謀。佛來曰：極善。此子極慧。羅德復指地上無數重巨之靴跟印，曰：觀之，兇手坐於此處，脫去其鑲馬革鐵之粗劣靴，而更換其本來之美麗靴。其意欲亂警察之眼目耳。穿美麗靴後，乃手扶自由車去，蓋其不敢在此崎嶇之徑驅馳也。觀此軟土車輪之跡，卽可知吾言之非謬矣。若其騰身車上，則車輪之跡必深陷軟土中。今祇一人想見其無同謀者耳。

佛來急疾聲贊美曰：善哉善哉。言已，突向余等行立。羅弼前曰：若吾等此時有一自由車在此，卽可以證此少年訪員之誤矣。羅弼曰：惜吾之自由車已於前四日携往巴黎矣。佛來以冷聲曰：然旣而復向羅德曰：今吾等各偵此事，將來必同歸一結果而已。君已知兇手如何逃出黃室乎？羅德曰：知之。吾已有一意。

見在此特未敢明言。佛來曰：吾亦如是。吾之意見，或與君同。竊思逃遁之法，當無二理。今吾乃待吾輩領袖來後，吾始將情形告檢察官也。羅德曰：偵探部之領袖將至此乎？佛來曰：然。渠於今日下午來。此將於檢察官前悉舉關於此案之各人一一爲之對證。此誠極有興味之事。惜君不能預此盛矣。羅德毅然曰：安知我不能在事耶？佛來微睨羅德，難色。答曰：以君之年少而勇於任事，良可詫人。且以足下具有一種妙智，乃不順隨己之本性，而必矯揉以推其理，君誠一奇偵探矣。吾與君晤面已數次，君之理論頗精確。君對於兇手之血染手帕與夫牆上之血手印，究作何評論乎？羅德聞語，稍退立曰：噫！彼兇手之爲士登加臣姑娘槍傷其手，此事殆無疑義也。佛來曰：此固檢察時應有之理也。君之理想，毋乃太直，然使君或誤測其理，則轉令君之智慧爲愚蒙之思想。所勝君謂士登加臣姑娘之手槍，此語良不謬。且槍亦爲其所發無疑。特謂兇手之手爲其所傷，則微有誤矣。羅德曰：誤點在何處？佛來不待羅德詞畢，卽曰：此乃觀察之有不同處也。吾察其手帕及靴印上之點點血跡，知兇手雖受傷而傷處實無損破，乃鼻中稍湧出血耳。佛來詞語極莊重。羅德亦端嚴注視佛來面。佛來又曰：兇手鼻血落於帕間及手指上，遂偶置手牆間。此問題良重要。其旣爲兇手，則士登加臣姑娘何祇傷其手腕乎？羅德沉思移時，突然曰：佛來先生，更有重要過於此者乎？凡人妄測事理過於深晦，必致顛倒黑白。自誤且以誤人。君於兇手旣有意見，且謂兇手非傷其手，吾恐君之思想反將迷誤。而此案亦無復覺語之日矣。凡人以自然組織之意見而證之。

於實事。乃爲正當之理由。若過作聰明。必致導君深入迷途。終無歸宿之地。可不懼乎。佛來先生我願汝審慎之也可。審判官方待汝之佳消息也。言已。微笑。插手衣袋中。目炯炯。注射佛來。面上佛來知羅德絕頂聰明。尤過於己。乃微聳其肩。向余等點首疾行去。且行且以手杖點徑畔之石。作聲。羅德目送佛來。既去。乃向余等露得意之狀。曰。吾今將戰勝彼偉人矣。噫嘻。彼聰明無比之偉人。孰料其理論直如一穉子乎。言已。狀極愉樂。忽頓止。余隨其視綫觀之。見羅弼面轉灰色。自視己履印。余見其履印。實與兇手美麗靴印幾無稍異。而羅弼之目中。滿蓄駭懼。屢欲作避人視綫之狀。又如不願覩兇手之履印。然且右手狀類筋掣。屢舉至髻上。久後始回復其自主之力。強以奇詫之聲調語余等。謂須回邸舍。羅德曰。孽哉孽哉。復由筆記中。出一白紙。如前法。將兇手之美麗靴印。模剪出。復鋪置羅弼履印上。二印竟恰合如一。羅德復曰。眞妖魔也。雖然。吾信羅弼一忠誠君子也。言次。遂偕余向牢獄酒店行。此店余輩已望見。其遠不及一里。近處有小樹在焉。

第十章

牢獄酒店。狀頗古樸。余素喜古制之屋。此余之僻性也。此酒家之狀況。當有二百餘年。但見一僮荒其狀之人。立於酒帘之下。如有沉思。重憂者。觀其額際及眉心之縐紋。亦可知矣。殆余等行近其前。彼始覺察。乃昧然怒問。君等欲進店購食耶。夫以是人而爲此雅地之店主。誠非所宜也。此時余等求治膳。彼答以。

盤殮市遠別無兼味。不足數人之用。語時目注余等。似頗疑惑。羅德曰。乞君導某等進內。我輩非警察中人也。時余暗示以眼色。令羅德以和平之法對之。羅德遂挽其手。令其偕余等進。且曰。客來此處。良幽靜也。余輩進後。見火爐中方燃巨炭。余等出手向之。取暖。是日天氣頗冷。余等久立。士登加臣園中。此時已肌膚生粟矣。店室極宏敞。家具爲兩重笨之桌。舊凳數事。一帳櫃。上列酒瓶無數。火爐額上亦雜置店主所收聚之瓦瓶及石礮等類。凌亂無次。

羅德曰。此處火爐宜於炙鷄。店主曰。此時非特無鷄。即兔亦無從覓得。羅德冷笑曰。我知之。我已早知。吾等來餉紅肉矣。余聞羅德言。茫然莫解。而店主一聞斯言。即惶然驚駭。久之復百計自制其狀。以順從羅德命令。一如羅弼聞羅德言『牧師寓所之美景依然。光明花園如舊』之一語。余料羅德對此二人之言。必有隱語在其中也。余詢羅德以故。則笑而不答。余堅叩之。則置一指於唇際。以示不欲言之意。且示以眉語。似不欲余言者。已而店主手推一橫門。命取出鷄子半打。牛肉一塊。門外人噉應而去。時樓梯之頂忽現一美婦。圓睛而金髮。詫視余等。店主驀然謂婦曰。請速離此。勿令吾見爾也。婦遂隱沒。時肆中傭保已將鷄子牛肉至。見鷄子盛以小盃。牛肉置於大碟。恭置羅德前。羅德取一雞子。并一鍋。并一鐵架。余知羅德將自行炙。羅德先將鷄子攪碎。作蛋糕。復命店主取最上萍果酒二瓶。其使喚店主一如命令。侍者良不顧恤也。店主目灼灼既視羅德。復注視余。乃移一桌至窗前。忽聞其自語曰。噫。渠來矣。言已。面

色忽改。大有厭棄之狀。遂卽行近一窓之前。倚身於窓際。目視窗外。羅德聞言。卽棄置所炙之蛋糕。趨窓前。余亦隨之。見路上一人。全身衣綠色。剪絨冠綠色。臘帽。徐步行。口啣一菸。管肩背荷一鎗。其態度之安閒。若甚愉快者。年約四十許。戴一夾鼻之眼鏡。鬚髮俱班。爲狀良美。當其行經酒肆門前時。似遲疑未決。進內與否。乃一見余等。復抽吸菸斗數口。仍徐徐而去。余及羅德偷視店主之狀。見其目光閃動。緊握雙拳。唇際微顫。以狀卜之。店主此時之神經似極擾亂也。且自語曰。渠今日不來。此乃極佳。羅德與余回座。復炙蛋糕。

羅德問曰。彼何人乎。店主呶呶曰。是名青面獠君。不識其人乎。君殊萬幸。以此人實不可與爲結識。蓋卽士登加臣先生之管園人也。羅德將攪和之蛋傾鍋內。曰。觀汝狀。良不喜此人。店主曰。豈僅我哉。吾信世上無一人喜彼也。是乃一驕很之徒。外貌頗似富有。其實爲人僕役。藉主人以養生。彼無論對於何人皆陰險刻薄。吾料他人驟見彼狀。必將疑爲格蘭地亞之地主。似此處一草一木皆屬彼所有。卽格蘭地亞有小塊麪包遺棄於地。彼之心量亦不令貧苦之人偶一掇拾。羅德曰。渠其常來此間乎。店主曰。來此頻。惟我將令其知我之厭惡彼。一月前尙未來。此騷擾牢獄酒店向無斯人。縱跡也。今來此甚勤。然其勤之原因。乃獻媚於聖米舍耳女地主。三蓮姑娘也。今已如願以償。故常至彼處消遣。總之其人乃一儉荒常尾女郎。之後凡正人君子。斷無一人不鄙薄其所爲者。無怪邸中閤者夫婦勢不與之兩立矣。羅德曰。

如君所言。然則彼闖者，夫婦爲正人君子乎？店主曰：請呼吾爲馬丟。吾名馬丟也。又曰：吾信彼夫婦爲誠實人。羅德曰：君雖如是云云，抑知彼二人已被拘禁乎？店主曰：此事究以何據而拘禁之乎？然吾不欲干涉他人事。羅德曰：此案汝將以爲如何？店主曰：士登加臣姑娘被害之案乎？姑娘殊一婉麗之好女子也。凡在格蘭地亞之人，咸敬而愛之。君非詢我以此案乎？羅德曰：然。請以君之意見告我。店主曰：吾以爲……言至此，戛然而止曰：吾對於此案，別無理論。蓋此事實與他人無關。羅德曰：與我亦無涉乎？店主微睨羅德曰：與汝究有何涉耶？時蛋糕已熟，余與羅德默坐飽啖之。

肆門斗闢，一老嫗衣服襤褸，手扶一拐杖，偃偻而入。白髮枯槁，一如無葉之籐，垂至額際，立門限上，欲進不進。店主曰：聖母亞貞洛士爾來乎？吾等不晤者久矣。嫗曰：吾病瀕死矣。君今有何物飼吾主獸乎？言已入內，後隨一狸奴，其體之巨實爲余夢想所不到者。是貓閃目視我輩，遂長鳴一聲。其音響極悲慘。余聞之不禁毛髮爲之竦立。蓋余生平初未嘗一聞此種悲音。時又有一人效貓之鳴聲，緊隨入內。此人卽青面獠也。其與我等爲禮時，不過僅一舉手至冠簷而已。遂就我等之鄰座而坐。曰：馬丟可與吾以一盞萍果酒。

當青面獠入室時，店主已蘊怒於頰。今復改容曰：吾無萍果酒，所有餘瀝亦已享此二君矣。青面獠殊不詫曰：若然則可予我白酒一杯，亦佳。店主嚶聲答曰：更無白酒。此處已無餘酒矣。青面獠曰：馬丟夫人何

在日來佳乎。店主緊握其拳。余以爲店主必飽此人以老拳矣。孰知乃不然。且答之曰。渠良佳。謝君盛意矣。余遂悟。適立梯頂。圓眼金髮之少婦。殆卽此暴戾店主之婦矣。店主遂力閉巨扉而出。

聖母亞貞洛士仍立室中。手一杖。巨貓則依其脚下。青面獠問之曰。一星期以來。絕不見嫗得無病乎。嫗曰。然。吾病幾不起。病中惟起床三次。祈禱。吾輩恩主聖。堅利非耳。餘時則僵臥病榻中。且又無人爲之看護。祇藉主獸爲吾侶耳。青面獠曰。信乎。嫗曰。信之。吾言不妄也。青面獠曰。然則何以士登加臣先生亭中案發之夕。通宵聞其鳴聲乎。嫗行近青面獠。以杖擊地曰。我亦不審何故。特我可語汝。除吾主獸外。普天之下。必無第二貓如其鳴聲者。黃室案出之夕。此貓尙踞吾膝上。未作一聲。而吾乃聞門外有吾貓聲。此言確實無謬妄。吾敢誓言之。吾一聞此鳴聲。如聞鬼號。卽自作十字。以驅邪魅。青面獠聞此言時。余卽注目以視。

少選。我輩忽聞譁譟聲。及隱約揮拳聲。又如有人被推傾跌聲。青面獠聞聲卽毅然起立。忽火爐旁之門突啓。店主亦入。笑謂青面獠曰。君勿驚。乃拙荆得齒病耳。復手出塊肉曰。聖母亞貞洛士。此肉可飼汝。貓嫗忻然接肉出門而去。其貓亦隨之行。青面獠問店主曰。汝將不享我以食耶。馬丟不能久抑其怒。悻悻然曰。吾此處實無一物餉汝。青面獠乃再實其菸斗。與余等點頭急出店門。店主用力推扉而復閉之。閉然作聲。乃我輩目中滿蓄滯血。口沫飛濺。乾啞其聲。握拳擊空氣中。向門外曰。儉乎。吾不識君等爲何等。

人。羅德接曰。吾等來食紅肉耳。店主切齒曰。脫君等欲知兇手爲何人者。適出之人是爾（指青面獠也）言已。遂離我等去。羅德回至火爐旁曰。今吾等可燻肉矣。萍果酒味頗烈。吾酷嗜之。是日我等不復見馬丟去時。置五佛郎於桌上。以爲膳費。顧店中殊寂然。羅德環士登加臣之屋產行一週。以直綫計之。約在三里。立於一小路之角路爲煤烟所污。近一燒木炭之舍。蓋此處爲益邊尼至可卑耳城之路界。羅德語余謂兇手未至亭門前。必曾經是處。觀黃室之靴印。雜有煙煤。即可知矣。余問曰。然則君以爲青面獠於此案無關耶。羅德曰。將來吾等必知之。特今殊不欲以店主憤慨之言。信爲真也。吾非因查究青面獠而與子至酒店也。言已。狀極誠篤。向榆林之柵門小屋行。余隨其後。此屋乃閨者夫婦所寓。羅德乃以其便捷之技。由頂樓之窻而入。此窻本已洞開。羅德進內約十分鐘久。復出曰。良然。此良然二字。出諸羅德之口者。當深有意旨也。我等行至與邸相通之路。聞園門外極喧擾。復見一馬車在園門外。無數之人由邸庄出而迎之。羅德手指下車之人。示余曰。此卽檢察罪犯之領袖也。今吾等可觀佛來有何心得。且可知其確爲偵探中之最能手否也。時馬車之後。另有三車。滿載報館訪員。皆欲入園內。惟兩憲兵立於柵門之旁。不許一人置足於園內。偵探領袖四處周旋。卽對諸訪員言。謂今夜必盡將其所得之消息佈告。以與諸君子任各報紙登載也。

今余桌上亂疊之紙堆者何物乎。乃公牘名人之言行傳及報紙中擇要剪下之文字中有一紙即關於黃室案者。此誠一重要之字紙也。紙中所載乃在士登加臣博士之試驗室中檢查所問各人之口供。時則偵探領袖亦在此紙。乃檢察官之書記馬里安當時之筆記。預計此紙實爲我著此書之好材料也。馬圭脫曾署其上曰：『黃室案口供筆記。』馬里安所親授我者也。此案結後未久。各公牘記錄中之詳細皆無有能及此者。就中所載不僅口供之語。即馬里安亦間有將其意見夾叙寫出。今錄之如右。

檢察庭書記馬里安之記錄曰。

吾與檢察官曾在黃室一點鐘久同在此室者。爲造建此亭之工匠。此亭乃由士登加臣先生畫圖繪樣而後付此匠建築。此匠另與一手下之工匠同來。馬圭脫先生令其盡將室中糊壁之黃紙撕去。以鶴嘴斧遍敲之。細察其聲。知壁中并無空洞之處。地板及天花板皆已詳細察驗。殆遍亦無所發見。馬圭脫先生狀頗忻悅。但口中仍云：諸君乎。此究爲如何案件。吾輩乃不得發見兇手如何逃出此黃室乎。夫馬圭脫所以面現忻悅之色者。因此案實爲奇難奇難之案。尤爲馬圭脫所喜辦。且此案又適爲其職所當辦。冀日破案。即所以顯其手段之高。且又能助其戲劇之材料。故良以爲喜也。馬圭脫謂憲兵長曰：煩至宅中。令士登加臣先生羅弼大錫及老喬哲來。并望汝之屬兵將闈者夫婦至此。五分鐘後。各人皆齊集試驗室。吾坐於士登加臣博士之文案前。執筆直書。馬圭脫先生作一小演說。其語似

出人意料之外。曰：僕得諸君之允許而爲常例之問供。然前此亦未得收効。故吾等今日擬拋棄舊法。不須公等逐一至我面前供說。現在全案之人同聚於此。若士登加臣先生、羅弼大錫先生、老喬哲閣者、夫婦偵探部之領袖、并僕之書記馬里安先生、以及僕是也。顧我輩諸人既同在一處。閣者、夫婦可暫自視爲非囚人。蓋吾等今日試當作開一談話會。譬諸吾請公等商議一事。今吾等立足之地同聚之人均爲於此案有關繫之人。捨此案而外將復何所談論乎？今吾等不妨或以智慧之思想、或以愚昧之見識、而自由談話。吾輩儘可自各人心靈之所覺、無煩循審訊之法。良以此呆板之審訊法殊不能稍助吾等之成功。吾實欲賴機會以得之。今可屏除枝蔓、以發揮吾等之議論矣。言已。行近余旁。謂余曰：君意此案如何能預料之否？吾將爲華地非耳劇院演一佳劇也。言已。頻搓兩手。狀甚快樂。我乃轉目以視士登加臣先生。彼其心中所念念者。蓋惟醫生最近之報告。謂其女之傷或可不致死耳。然觀士登加臣先生之狀。則知其心中尙未深信此語也。且士登加臣先生於是晚之驚魂尙未歸其軀。亮其蔚藍之睛尙現無窮悲慘之色。我前曾數見士登加臣。今其狀大變不復如前。令吾一見而觸目刺心者。卽其目光炯炯也。蓋其雙睛旋轉狀類顛人。其女年已三十五。惟觀其貌似尙不滿三十。雖研精竭慮於格致。惟共天授之美麗。仍不因刻勵之故而失之。蓋其面上并無一縐紋。故能戰勝時代與愛情也。馬圭脫先生曰：士登加臣先生今請君立於前夜女公子入室時君所處之地位。士登加臣遂

立於黃室門外。距室門約二尺之處。聲細如嬰。吾祇能謂之不絕如縷之音耳。曰。吾自十一點鐘時。在火爐上試驗後。卽在此處。吾因喬哲爲吾措拭器皿。須得吾背後之餘地。俾令往來無碍。故吾移桌於此。吾女亦與吾同。桌歸寢時。卽起而與我接吻。後更與喬哲道晚安。遂繞桌左而過。特行過吾桌時。良不易。因吾桌橫阻之也。旣繞桌。遂入室。今君已知僕所立之處。與出事之處。相距實甚近矣。我問曰。君聞室內呼謀殺聲及手槍聲後。卽將此桌若何處置乎。喬哲答曰。我輩卽將此桌推近牆壁。卽奔近此門來矣。我復問曰。此桌旣近門際。脫有一人自室中出。卽可蟄伏其下。將使人不覺而潛逃乎。士登加臣先生曰。君已忘吾女入室時。已將門加鎖且下栓乎。此謀殺事發時。仍緊鎖如故也。事初起時。吾與喬哲欲力闢其門。乃不得啓。當吾女與兇手相持時。吾等乃立於其門外。尙聞吾女爲兇手扼喉之聲也。已而余遂察驗黃室之門。仍復歸坐。曰。余以爲此門下部之鑲板。可以移動。則此問題立可解決。特我自察驗此門後。知此最後之理想亦屬虛渺。蓋此門旣堅固且重大。乃橡樹獨木而成。由此足見此門之堅固矣。喬哲曰。然此爲至牢且固之門。由宅內運此而配合之者。尙是高曾之矩矱也。當時故老之法。不知造門可用多數之木板鑲拼而成。故此門乃以獨木成之。入室時。吾四人同入。卽賓利亞夫人亦竭力助我輩啓此門。今彼夫婦乃因此案而被拘。我輩殊對之增愧也。賓利亞夫人誠一良善之婦人。喬哲語時。聞者夫婦已淚如雨下。又頻頻歎息不已。蓋我亦未嘗見更有他犯能流淚如此。二

人之多者。雖知其二人爲無罪。特一念此案之嫌疑。則反深惡其所爲。且不明其何以不能約束外貌之愁狀。蓋吾心若謂此時當露堅忍之貌。勝於假惺惺作兒女沾巾態也。馬圭脫謂閹者夫婦曰。然則汝輩可告我。當汝女主人被害時。汝等在前亭窗下何爲乎。汝等當知自處於危疑之地。彼喬哲遇汝等時。見汝所在之處。距亭殊近也。閹者夫婦曰。我輩將來此救援耳。其婦又曰。脫我輩今日得此兇手。必有以處置之。閹者夫婦言語錯雜。故我輩亦仍難得有次序。而合理論之。確供矧言語復有不符之處。且謂當其聞手槍聲時。身蓋猶在牀中也。馬圭脫曰。手槍非祇一發。蓋二發也。聞汝所言。即可知汝實誑也。若汝聞第一發。則第二發亦當聞之。閹者曰。先生。吾等確祇聞第二發耳。當其發第一鎗之時。吾輩方熟睡也。喬哲曰。吾知此手鎗確曾二發。蓋吾尙憶吾手鎗已實彈子。今鎗中缺二彈。而餘二彈亮。此二彈皆于室中覓得之。且吾輩聞室內發手鎗之聲。二士登加臣先生然乎否乎。士登加臣答曰。誠然。吾輩確聞室內兩響。第一發聲頗隱約。第二聲則響震耳鼓。馬圭脫謂閹者曰。汝曹何爲必欲堅此誑語。將以爲警察亦昏昏不解事。如汝曹耶。今凡事凡理。皆證明當事起之時。汝曹早已離屋而至近亭之處矣。然則汝曹究何爲者。何爲於此緊要之點。反置不答。則汝曹之緘默。實將默認爲有罪也。今惟有佈告於衆曰。是犯之逃。乃此同謀者極力爲之助耳。

當士登加臣先生初入室。卽注意其受傷之掌珠。而兇手或可自蔭於閹者夫婦之後。直出大堂。再由

其窗躍出。闔者遂復將其窗關閉。蓋此窗不能自闔而自下其栓也。此誠我下一總結之語。脫諸君更有他意。則不妨詳述焉。士登加臣曰。吾決不承認此說。吾雖不審吾之闔人。何爲於深夜中外出。然吾必不信其爲罪囚。及爲同謀。吾所以不承認者。蓋因賓利亞夫人手方持燈。并未有跬步出室。我一入室。卽踞於吾女身旁。若有人出此室。必須跨過吾女之身。而我必見之。且喬哲與賓利亞一入室中。卽舉目四偵。吾亦曾畧事搜索。遂知室內除吾女臥地受傷之外。更無第二人在也。馬圭脫復問羅弼曰。君於此事意見何如何。乃噤不出一語也。羅弼答謂無意見可發表。偵探領袖德士先生始則沉默。以聽各人之言。及細察各處。少選乃張吻噓氣曰。我以為吾等待獲此兇手時。必先知此案之前後舉動。則或於此案有益也。言時轉向士登加臣。以極冷淡之聲音問曰。令女公子將於日內出閣乎。士登加臣曰。然。乃嫁吾友羅弼大錫。是誠快婿也。德士復問曰。今士登加臣姑娘之傷已太愈。不久當可復原。想此婚事亦不至太延緩耳。士登加臣曰。吾亦深願其如此。德士曰。君意何指乎。將猶有猶豫之狀。不之信耶。士登加臣不答。羅弼狀殊煩懣。但見其手弄其時表之絡。德士曰。士登加臣先生。吾儕今日在此煩難之案中。不能輕忽滑過也。吾等必盡知各事。雖傷者極纖小事。亦必須知之。蓋往往於纖悉之中。含有意理之事。足供一最重要之證據者。君不當尙有遲徊不決之語。吾問君謂吾等確知女公子已大愈。此婚事當不至遲緩。而君但答曰。「吾深願其如此。」我微覺此語中大含有疑慮之意。君果

何所疑慮乎。士登加臣爲此語所動。曰：先生之語信然。吾所欲隱蔽之語。若果爲重要者。則先生知之亦大佳事。吾知羅弼君亦且與余表同意也。羅弼點首示允意。顧其面之灰白。致面貌亦成獐醜。然其所以點首而示允意者。吾知其亦不可以口舌傳。故點首示意也。士登加臣曰：德士先生。吾不能不告君。吾女曾誓謂永不離我。必謹守信言。願與吾之素念極相反。對蓋吾之本意。早欲令其字人也。吾父女識羅弼君已有年。羅弼君愛吾女。吾亦曾聞諸吾女之口。曾謂願順從吾之素念而決意字人。故我亦深知其摯愛羅弼君。吾老矣。故願早了兒女婚嫁之願。况羅弼君之爲人。尤吾所心折者。其才志其品德皆足令人崇敬者也。特此案出之前二日。吾女忽對吾言。謂將不與羅弼大錫成婚。其所以反覆之原因。吾亦不得而知也。士登加臣言畢。各人均寂然無聲。有頃。德士問曰：女公子曾告先生以其故否。士登加臣曰：彼祇自謂年華已過。不合字人。深悔當日待字太久。然彼仍極敬愛羅弼。未嘗少衰。德士曰：奇哉。馬圭脫亦曰：誠奇事。士登加臣強作笑容曰：德士先生。君必不能由此方面而得此案之要領也。德士曰：總之。此種舉動。必非盜賊所爲。馬圭脫曰：嘻。我輩亦已確知其非盜賊所爲矣。時門忽啓。一憲兵長入。手持一名刺。馬圭脫接讀之。慍曰：此人何孟浪之甚也。德士曰：何事。馬圭脫曰：乃亞波喬報館中一少年訪員之名刺。佐舍夫羅德波爾。其名刺上書曰：「此案中有一偷盜之事。當併案辦理。」德士微笑曰：嘻。少年羅德波爾乎。吾曾數聞其名矣。先生可聽其入。時羅德乃得允許而入。夫羅

德者吾今早曾與之同乘一汽車。而至益邊尼梳阿治。其入吾輩車時。乃用強力。此人極好干涉奇案。而吾則不敢加以贊美。蓋吾并不注意於報館訪員及主筆一流人物。此類人乃不過好探他人之事。而人人避之如蛇蝎。此輩人放言無忌。若與此輩人日漸狎近。則煩擾自來。此煩擾不可謂意外之煩擾。蓋其初近已時。即當知有此煩擾也。

羅德狀不滿二十歲。而其傲慢處。乃竟敢向我等作詰問狀。且慷慨與吾等談論。我極厭惡之。又常露嘲笑之意。吾稔知亞波喬乃一極有勢力之報館。此報館以有勢力之故。遂達於極安好穩固之地位。惟其不應聽。雖烏半纔生翼之訪員陳說。而委之以重任也。時羅德先生入試驗室。而與吾等鞠躬爲禮。以待馬圭脫先生發問。馬圭脫乃問曰。君自陳謂知此案之內容。君意竟與各事相反。而謂此案乃有偷盜之案。存於其間耶。羅德曰。然。我謂此案中一事。乃有偷盜之事。雜其間也。馬圭脫曰。君何爲作是想。羅德曰。若君等能俯納吾言。則將隨吾來。即可知矣。余等遂隨至廣室。復引吾等入浴室。此室之光。悉由玻璃門射進。門啓後。則室內更明。羅德踞於地上。令馬圭脫踞其側。羅德指地上一處。曰。此浴室地上之磚。喬哲已久。未灑掃。故可見地上之積塵。今是處有兩大履跡。及烟煤之痕。在焉。此烟煤之來處。乃來自益邊尼。至格蘭地亞之野林。蓋是處有小徑。此小徑上。滿鋪烟煤。想君亦已知是處有一燒木炭之小村矣。兇手必於彼日下午。入此室靜候。至無人之際。遂行其偷盜之術。馬圭脫急曰。彼偷

盜何物耶。君何所見而云然乎。且有何憑據而證其爲偷盜乎。羅德曰。君且視此。馬圭脫曰。此何爲者。時馬圭脫見磚上塵埃。有一極明晰而四邊直角形之小包印跡。及傍側之繩索印。印極顯明。馬圭脫曰。吾雖曾以極森嚴之命令。囑咐喬哲緊守此亭。勿令閒人擅入。然君已曾入彼處乎。羅德曰。請勿嚴譴。喬哲。吾實與羅弼先生入此者也。馬圭脫狀極不怡。答曰。我當原諒。弗責彼言次。復一睨羅弼。而羅弼仍靜默如故。羅德曰。我一見此靴跡旁之小包印。我即料此案中必兼有盜竊事。案在且不自疑。意料之有誤。意此賊必非與小包以俱來。其必佇足於此。包裹贓物。而置於此隅。俟時而逸。且又將其巨大之靴。置於其旁。蓋我見各處皆無此靴之印。祇此二印留跡。此處其位置良齊整。不似穿於足上者。因是可知。何以試驗室及廣室均無此靴跡也。此兇手於日中入黃室盜物。後遂留靴跡於黃室。而復及浴室之門限。脫去其靴。伸手置靴於小包之旁。故浴室並無赤足之跡。想其或嫌靴之不便。或嫌聲響之巨。乃脫此靴。後喬哲洗地。後試驗室及廣室之靴印。遂沒。此人既盜贓物。置浴室中。後復竊入黃室。隱於牀下。試觀彼牀下。確有其身之跡。且是處地席亦爲其稍移。此席草亦畧有碎痕。足知兇手之匿於牀下。已有時矣。馬圭脫曰。然。然。吾輩亦知之。羅德曰。兇手之復回黃室也。顯然其非祇爲盜物而來。其并非由廣室之窗。見士登加臣父女返。而匿避牀下。乃另有用意也。若其果避匿而伏於黃室牀下。則何不登諸小閣。待時而遁。則尤爲易易。且其隱匿於黃室。亦必有所待耳。偵探領袖曰。少年人。君

語。非。盡。無。意。識。吾。甚。祝。君。且。亦。自。祝。蓋。吾。等。若。不。知。其。如。何。遁。去。則。必。先。知。其。來。路。今。既。知。其。來。路。矣。知。其。來。且。行。竊。惟。其。所。竊。者。乃。何。物。乎。羅。德。曰。必。爲。要。重。之。物。時。吾。等。聞。試。驗。室。有。狂。呼。聲。吾。等。急。衝。入。見。士。登。加。臣。在。室。內。狀。如。癡。醉。四。肢。顫。動。手。指。一。櫃。此。櫃。空。而。無。物。士。登。加。臣。乃。坐。於。一。安。樂。椅。中。曰。吾。又。失。竊。矣。言。已。淚。下。如。珠。衣。袖。浪。浪。爲。濕。曰。我。尙。望。諸。君。勿。以。語。吾。女。脫。今。聞。之。必。更。傷。心。無。極。也。痛。哉。吾。女。其。生。耶。其。死。耶。羅。弼。曰。我。願。姑。娘。必。無。恙。德。士。曰。吾。等。將。爲。君。覓。此。贓。物。果。何。物。乎。士。登。加。臣。曰。嗟。夫。此。我。與。吾。女。二。十。年。之。精。力。也。夫。吾。等。最。重。要。之。文。件。最。近。二。十。年。之。試。驗。記。錄。皆。存。此。櫃。內。噫。此。乃。吾。二。人。萬。劫。不。可。補。救。之。缺。憾。且。吾。敢。言。亦。理。化。學。界。中。萬。劫。不。可。補。救。之。缺。憾。也。吾。將。歷。來。所。曾。經。歷。之。知。識。及。圖。樣。要。略。等。皆。在。此。中。矣。此。人。之。來。取。吾。此。書。實。與。盜。吾。靈。魂。與。及。剝。吾。心。臟。無。異。矣。言。已。大。哭。狀。如。嬰。兒。吾。等。默。然。立。其。旁。頗。爲。傷。感。羅。弼。倚。身。於。士。登。加。臣。所。坐。之。安。樂。椅。欲。掩。其。淚。我。見。此。狀。幾。欲。與。之。同。聲。一。哭。也。時。羅。德。先。生。似。因。其。寶。貴。之。光。陰。及。重。要。之。職。事。致。不。暇。念。士。登。加。臣。之。悲。傷。乃。悄。然。行。近。該。櫃。而。言。時。室。中。之。靜。默。忽。爲。其。聲。所。破。渠。語。德。士。謂。此。空。櫃。與。浴。室。之。跡。同。時。發。見。此。兩。事。可。互。相。發。明。爲。証。確。知。此。賊。曾。在。此。盜。物。顧。此。等。語。亦。本。無。庸。多。贅。羅。德。本。由。廣。室。而。來。欲。向。黃。室。去。後。爲。此。異。形。之。櫃。引。其。視。綫。此。櫃。係。鐵。板。所。成。是。必。爲。保。火。險。而。設。且。其。內。所。載。之。物。又。必。爲。貴。重。要。品。無。疑。然。則。此。櫃。之。鑰。必。留。於。鎖。眼。而。忘。之。者。蓋。無。論。何。人。將。不。致。啓。保。險。箱。

後而掉頭以去。不復閉之者也。羅德遂極注意此黃銅頭奧巧之小鑰匙。而馬圭脫之狀。更大爲擾亂。自思應讚賞此少年訪員之新發見乎。抑應疑此新發見之事。乃少年訪員所爲者乎。馬圭脫竭力自制其情。以爲應以禮待衆人。羅德聳其肩曰。檢察長。可否一詢士登加臣先生之鑰。今在其手中。否。士登加臣曰。此鑰在吾女處。吾女并未離棄此鑰也。馬圭脫曰。既在女公子手中。則此事與羅德君之理說大相反矣。若此鑰果常不離女公子者。則兇手是夜必俟於其室。待其來。乃取此鑰以盜其物也。故此偷盜之事。應行於謀殺之後。而不在謀殺之前。惟一謀殺之後。卽有四人在試驗室。則彼何能開櫃而盜取之乎。此吾之所以莫明也。馬圭脫狀極失望。然吾知其中心殊樂。蓋其所最喜者。爲不能解釋之奇案。足供人研思者。羅德曰。此盜竊之事。祇能行之於謀殺之前。吾固有真確之原故。方能信之也。蓋此偷入亭時。早已有黃銅頭之鑰在手耳。士登加臣低聲曰。是必不能。羅德曰。是必能之。吾且有證據。足以證之也。時此變幻莫測之訪員。遂自衣袋中出亞波喬報一紙。此報之出版日期。爲十月念一日。吾回思此案。乃出於廿四晚之十二時半。卽念五日上午半點鐘也。羅德指一賞格之告白。讀曰。昨日在羅華店中。失去黑綢緞囊一具。內載之物中。有一黃銅頭之鑰匙。若有人拾得送還者。當從重酬報。拾得者。可先送一信至寶流四十號之郵局。MATHESZ收可也。

羅德復曰。所謂黃銅頭之鑰匙者。非此櫃之鑰匙乎。言已。又謂馬圭脫曰。先生。僕之常讀報紙。亦與先

生等人人皆好讀私事之告白。蓋有無數奸謀。可以其中探出。故凡此私事之告白者。實查探奸謀之秘鑰也。夫鑰匙極可用黃銅以作頭者。以其無用也。此告白之異點。在此婦人因此微小之物。而致費如是周章。其所出之賞格。且爲極鉅之款也。吾曾默思此 *MATHSN* 六字母。其首之四字 *MATH* 吾一見卽知爲人名。（按歐美皆有一定之人名）瑪特爾 *Nathide* 之縮筆也。而其末之二字 *SN* 則不得而知。余遂無心觀看。擲之一旁。而作別事。四日後。吾見晚報上之新聞。其題目大書曰。瑪特爾士登加姑臣娘之謀殺案。瑪特爾之名甚觸吾目。今吾憶其賞格上之 *MATH* 字。吾已久忘 *SN* 二字。見此新聞後。不禁狂呼曰。是爲 *Stanglison* 之減筆字乎。吾遂僱一馬車。直馳至寶流四十號郵局。問曰。君此處曾有代收下 *MATHSN* 收之一信否。郵局之書記答曰。無。吾又力求其再三尋覓。彼書記卒然曰。君故意來此糾擾乎。吾此處確曾收一信。信面寫明交 *MATHSN* 收。啓惟三日前。曾有一女子來取此信。吾已交之矣。君今日亦爲取此信而來。前日亦曾有一男子來此索取。吾甚奇此中奧妙也。吾復問書記。取此信之二人情形。彼不答。以爲吾故與其取笑也。羅德言至此。遂止。各人皆默思此郵局代收之信。士登加臣曰。據此觀之。則確爲吾女失去此鑰。而不我告。想致我憂也。故渠之出此賞格。以尋覓之。其不欲寫此處之地址。亦不過恐吾知之耳。此事確實。可無疑矣。昔吾女亦已曾失去鑰匙。我因之已失竊一次矣。德士曰。在何處何時失竊乎。士登加臣曰。多年前。在美國斐拉德非亞。有人入吾試驗室。盜

去吾所發明二事之文件。若此文件一出，必於國家大有裨益也。吾非特不知誰爲盜吾物之賊，且吾并未聞人說及此文件中，所載之事。蓋因若我得回此文件後，公之於世，於此賊并無利益也。我爾時即已極疑心，故每當作事時，必自閉一室，是以此處之鐵柵，此亭之孤立，此保險櫃之製作，此櫃之鎖及鑰之精巧，皆有鑒於前次之失竊而設也。德士曰：此言極有益。羅德即問此黑緞網囊，士登加臣及喬哲均答謂數日內并未一見。後我輩詢士登加臣姑娘，則答謂若非其自己失去，則必爲人所竊。由此以觀，則失竊之語與士登加臣先生所告吾等者，恰相符。士登加臣姑娘又謂其於十月二十三日曾往郵局接得一信，信中所言都屬無禮之取笑語。姑娘一見，即憤極云：我今再告君。當時偵探首領亦曾問士登加臣先生，女公子何故於十月之二十日至巴黎。（即失網囊之日）士登加臣答謂羅弼本件之去，後羅弼并未偕之同回宅。直至案出之次日始見之。當士登加臣姑娘入巴黎之羅華店，羅弼乃伴之。即網囊不翼而飛之時也。此事極提我輩之注意。時官吏被告，受傷人証人，及報館訪員等之討論，至今漸次完畢。無何一憲兵入，宣謂佛來求入。檢察官及偵探領袖等，即允許之。佛來手提一雙粗重泥濘之靴入室，擲靴於地上曰：此乃兇手所毀之靴也。喬哲汝尙認識之否。喬哲遂俯身注視是靴，不覺大駭。蓋其立識爲其自己之靴，已久棄於小閣之一隅。佛來且指喬哲手中之帕曰：此帕與黃室內所覓出者極相類。喬哲顛震而言曰：吾知之。此手帕與吾手中者蓋同式。佛來曰：且黃室內

覓出之軟帽。其大小亦極似曾蓋於喬哲之顛者。是兇手之作種種舉動。實欲假罪於人耳。然其本極蠢蠢。蓋喬哲既於試驗室。未嘗離士登加臣先生左右。而兇手乃飾此等物以欺人耳目。非笨伯而何。若是夜士登加臣早已回宅。其女公子則已回室就寢。喬哲亦已回小閣。則人將疑此忠誠老僕爲兇手。而老喬哲無可挽救矣。是兇手在黃室內。聞試驗室寂無聲息。遂以爲己無人在室。卽施其手段。此人之秘密入室。竟至毫無影跡。且作如許之證據。欲陷喬哲。想此人必慣於往來此亭者。是人果於何時入此室者乎。其在下午。抑在夜中。我不敢決之。渠既熟知此亭內人之習慣。則自可擇相當之時以入。馬圭脫曰。渠必不能當試驗室有人時而入黃室。佛來曰。吾等得知其如何以入乎。渠父母方膳於試驗室。僕從亦時出入其中。惟十時至十一時。士登加臣父女咸於火爐旁試驗。志喬哲亦在旁相助。爲此人既已於浴室脫靴以待。寧不乘彼三人在火爐旁之時。伺隙以入乎。士登加臣曰。是恐未必。佛來曰。君言雖如是。特恐難如君所料。又其逃遁一節。彼果如何而逸去乎。此不過一極平常之理耳。佛來言至此。稍停止。我輩方默伺其言。良久。良久。佛來續言曰。吾未一至黃室。惟念信如君等言者。則欲離此室。止有一門可出耳。若是則此兇手必由是門以出者。決不能由他處而出也。且既犯此罪。後卽出門而去。惟其去以何時。必乘其最可乘之機會以去。此事實無奇奧之處。除此數語。更無他語可解釋矣。我輩可細思事發後之各時期。第一時期。士登加臣及喬哲行近門次。門苟爲所開者。則此二人

亦能阻塞其去路。第二時期爲喬哲離士登加臣而外出。至黃室之窗外。見士登加臣一人立門前。第三時期爲喬哲未回。至士登加臣處而闖者。伴士登加臣時。第四時期爲喬哲已偕闖者之婦返亭。而四人同立於門前。第五時期爲破此堅牢之門。而此四人入室內。觀此數時期。則兇手逃逸之時期。可釋然矣。其必乘門前有最少數人在時逸去。此五時期中。惟第二時期門外人數最少。祇士登加臣一人植立其處而已。若門不於喬哲及士登加臣二人在時已開。喬哲見而不告。則必於士登加臣先生一人在門前時。兇手劈門而逸矣。然吾不信喬哲見門開而不告也。吾等因揣測士登加臣先生必逼於極重要之緣故不得已而不拘捕兇手。任其逸出廣室之窗。且於兇手出窗後爲之關窗加栓。事或有之時。士登加臣姑娘雖已受重傷。然恐喬哲回時見門啓。遂竭力將黃室之門復閉鎖而下栓。事畢乃暈於地上。吾輩縱未知兇手爲誰。然士登加臣先生父女想必能知之也。此中秘密當爲一極可駭之秘密事。蓋其父竟忍聽其垂死之女自閉於室內。且任彼兇手鴻飛冥冥而無從追獲。其中情節之奇駭可知矣。佛來既將此可駭之罪案。事理說明。眾人寂然。彼大名鼎鼎之博士爲佛來無情之語。咄咄逼人。令其退於室隅。我輩咸惴惴爲之憂慮。斯時室中寂靜。幾於墜針。亦聞聲者脫士登加臣無語。人將爲之默許矣。我輩見士登加臣狀極憂悄。而貌甚莊重。我輩待其發言如候鈞旨。士登加臣遂竭力呼曰。我可於吾所受傷女兒之頭上誓之。我自一聞其呼救後。卽未嘗一息離其室之門。吾一人立

門前時門并未啓。殆後吾等四人入室。卽已杳然不見兇手矣。吾今誓之。誠不識兇手爲誰氏也。士登加臣先生。作是言時。爲狀至端嚴。我輩不能不信之。檢察官馬圭脫。宣告謂此次之討論當完止。於是將離試驗室矣。彼奇特之少年訪員羅德。亦殊慎重。執士登加臣之手曰。先生。吾信君也。

凡上所言。皆載諸馬里安書記之筆錄。

第十二章

當我預備離格蘭地亞時。尙未至下午之六時。且爲羅德携取在小休息室所繕寫之條文去。此小室乃羅弼爲我輩設者。羅德乘羅弼恭敬待已之機。遂決意留宿於士登加臣宅中。士登加臣以在此憂患中。故將一切家務悉委於羅弼。羅德遂送余至益邊尼之車站。我輩行經榆林園之時。羅德謂余曰。佛來者。誠一有能力人物。不愧爲偉人之稱。君知其何能覓出老喬哲之靴乎。在湖畔我曾見有美麗之靴印。與夫粗劣之靴跡相近處。有一方形直角極新之深陷印。此印必爲一石之印。石今已爲人移去。佛來尋覓此石。不得見。遂涉想此兇手必用此石以沉彼粗大之靴於湖中。至於欲計及此石沉於何處。則實一極紛繁之問題也。此一事竟逸出吾腦。令吾忘却。則吾心已移置於別一方面矣。蓋黃室內兇手所遺無數之黑靴跡。其長短度量。咸與喬哲之靴長短相合。則此兇手必欲移禍于此老僕無疑矣。故余曾謂喬哲以黃室內所覓出之軟帽。及血斑之手帕。必與其所用之手帕。及其帽相等。此事佛來與吾皆默認之。佛

來雖竭力辦理。然我以為我輩實與「虛渺」作爭競耳。余頗詫羅德語及虛渺二字之聲浪較爲嚴重。羅德復言曰。是誠可畏哉。我輩確與虛渺作戰爭。此一場思想之戰爭。不啻兵刃相接也。此時余等行經宅後。天色已暝。見最高層樓之一窗獨啓。內有燈光射出。并聞有人聲。頗令余等注意。余二人遂向窗下一門行。羅德低聲告余。謂此卽士登加臣姑娘臥室之窗也。此時其中之人聲遂止。不久復作。且有極悲慘之飲泣聲。繼之。我輩惟聞一言曰。吾不幸之羅弼乎。羅德耳語余曰。脫令我輩得盡聞此室中人語者。則此案可渙然冰釋矣。言已。舉目四望。時我輩在黑暗中。隱約不能見彼處林間之空地。而窗內泣聲亦止。寂無所聞。羅德曰。人生五官。迭相爲用。凡耳所不能聞者。則可以目代之。復以手勢令余躡足。勿聲。乃引余經小徑而達一樺樹前。此樹身之白影。雖在黑暗中。亦可見之。樹適蔽於此窗之前。其最下之樹枝。與宅中最高層樓相平。若由此枝上。則可盡窺士登加臣姑娘室內之情形。故羅德方注全神於此。乃以其敏健之臂。抱樹幹而上。不轉瞬間。其身即隱蔽於枝葉中。雖有敏銳之目。不能見之矣。時萬籟俱寂。而窗內仍光明如晝。余未見有人影。移動。乃傾耳聽之。聞吾頂上有人言曰。吾將後。君又一人曰。吾請後。君余聞而詫之。忽見有兩人由滑澤之樹幹而下。至地上時。余益奇之上樹時。祇羅德一人。今竟有二人同下。何也。與羅德同下者。何人。乃佛來耳。此偵探已早據此地位。以瞻室內之情形。雖然。是二人者。全不省余之詫狀。余以爲彼二人。可爲士登加臣姑娘及羅弼二人悲況中之証人矣。時室中士登加臣姑娘臥

牀上羅弼則跏枕旁。此情此景羅德必早已深印腦蒂無疑矣。而佛來外貌仁慈乃全屬虛偽。余等行至園柵門時佛來止余等曰。吾已遺吾行杖於樺樹之下。言已即離我輩去。佛來離我輩後羅德語余曰。君見佛來之行杖乎。此杖頗新。吾前者未見其有此物也。顧佛來似極注重之。未嘗一刻離也。今日以前吾未嘗見佛來携一行杖。其於何處得此杖耶。夫此人素不用行杖而忽於格蘭地亞案出之翌日寸步不離一行杖誠奇矣哉。此時余等已在園外羅德遂絕不作聲。余知其心中依然思念佛來之新杖也。余何以知其心中仍作是想。蓋當我輩近益邊尼時羅德曰佛來之至格蘭地亞較我輩早。其查驗此案亦較我輩爲早。然則渠於何處覓得此杖。將其或因佛來疑及羅弼爲有罪之人故欲着手於一明顯之證據。而此杖即一爲其証據乎。噫此魔果於何處覓得此杖乎。

余輩時已至益邊尼車站尙待二十分鐘車始開行。遂入一小食肆。我輩既入肆門復啓見佛來入。手舞其杖欣然曰。吾已覓得之矣。三人遂同坐於一桌。羅德目不停瞬。注視佛來之杖。然因注意佛來之杖過甚。遂致不覺佛來作一奇巧之暗號以示一鐵路書記。此書記者亦一少年人也。下頰有稀薄淺黃之鬚。此少年書記遂付酒帳而出。爾時余頗不注意於彼佛來之暗示。少年書記以記暗號直至數月後吾再面此少年書記時始憶之。方識此少年乃佛來之助手也。此時之暗號乃命其察看益邊尼梳阿治車站來往旅客之動靜。蓋佛來對於各事咸不肯忽畧。以爲世間一舉一動均有裨於其偵探家也。時余則旋

轉視綫於羅德。羅德曰。佛來先生。君於何時起。始用此行杖乎。吾素見君行時。每插手於衣袋中。何從得此佳杖。佛來曰。此杖乃友人贈余之禮物也。羅德曰。君得之未久乎。佛來曰。然。吾乃得之於倫敦者。羅德曰。然則君必適自倫敦來矣。可賜一觀否。佛來曰。可。言已。遂以杖予羅德。此杖乃一粗大而黃色之竹。手握處作鈎形。鑲以金。羅德細玩已。返之佛來。聳肩作笑狀曰。此人乃在倫敦贈君以一法國製之行杖。誠韻事也。佛來神態蕭閑曰。然。余曰。試觀其店址。曰。阿坡拿 A 字六號。加瑟脫氏造。佛來曰。法國人常在倫敦。鍍金。故英人愛購其行杖也。

羅德送余入車時。謂余曰。謹誌之。謹誌此杖店之住址。余應曰。諾。余憶之。乃阿坡拿 A 字六號。加瑟脫氏。君明早必可得余之消息也。是夜余晤加瑟脫氏。氏乃行杖及傘蓋販賣商。余遂致一信與羅德曰。

加瑟脫氏語余。謂有一人。購去我輩所見之行杖。其形容此人之狀貌。與羅德同。修短亦與相等。微偃其背。衣桐油灰色。外衣頂競球帽。於案出之夜。八時許。購去。加瑟脫氏謂其於二年內。并未售去。此式之第二杖。且佛來之杖極新。可知必爲加瑟脫氏售去者矣。惟想非佛來手購者。蓋彼於此時。方在倫敦。吾意亦如君意。渠必於某處覓得者。乃羅弼之物也。若此兇手於下午五時或六時。已匿迹黃室中。而直至夜半。事方起。則羅弼之購此杖。誠足爲其作一鐵石之保護証矣。

第十三章

余在巴黎一禮拜後。爲十一月二日。而余常留心觀察各事。是日余在寓中。接羅德一電曰。『趁早車來。格蘭地亞。并携手槍來。』余此時方爲一初出世之律師。故所辦之案。甚簡。余之時。時至公堂者。乃欲熟習吾業。鮮因與人辯護。而至法庭也。是以我。并不怪羅德之如是。驅使我。因我爲時甚暇。固無所謂黃金時問也。羅德知余好涉聞彼之冒險事。且知吾最愛與聞格蘭地亞之事。余一星期以來。惟得觀各報中所登無數之格蘭地亞新聞。及亞波喬報中所登羅德之簡略記錄外。于此案乃一無所知矣。各記錄中。謂此兇手所用之羊骨。有舊血跡。在此舊血跡。必於數年前。另與他案相關者。此案之離奇。必令全世界之報館。注意可知。蓋從來未嘗有一案如是之紛亂者。余以爲官吏之查察此案。可謂了無進步。余極喜余友之電信中。不載『并携手槍』一語。蓋此語極令余煩擾。羅德之命。余携手槍。其必已先有當用手槍之機會也。余不自慚惶。敢告讀者曰。余非英雄也。特余友在艱鉅之中。命余臂助。余亦何敢遲延。余之手槍。已滿實彈子。乃急向阿連士車站行。途中忽憶羅德所謂 *Revolvers* 手槍。字末有一 *S* 字。其意卽多數之謂。非祇一手槍。余知其必命。余携二槍矣。乃入一槍店。購一精美手槍。藉以惠贈吾友。余思吾友必在益邊尼車站。迓余矣。熟知事有不然者。余抵益邊尼車站後。遍覓不見。然已早命一馬車。在車站待余。故余至格蘭地亞良速。格蘭地亞之門已無人看守。余遇羅德於宅門。歡然道故。且以極溫和之聲。向余細問消息。余等進小休憩室後。羅德卽令余坐。曰。全局誤矣。余愕問曰。何爲全局誤耶。羅德曰。事事均誤。

復行近細語。余曰：今佛來，竭其力，方與羅弼作對也。羅德之言此，余殊不以爲奇。蓋余曾見羅弼，因見靴跡而面色有異。此事尙繫余胸臆也。遂問羅德曰：行杖之事，作何結果？羅德曰：仍在佛來手中，未嘗一刻離也。余曰：此杖能不爲羅弼作保護之證據乎？羅德搖首曰：不能。曾無絲毫之益。吾曾婉問羅弼，惟羅弼堅諱其事，謂未嘗至加瑟脫氏店中購行杖。吾今不敢決事。蓋羅弼之靜默，致令人不知取其何語以爲證也。余曰：佛來之心理，必以爲此杖乃羅弼永永受苦之鐵。証惟將以何証之？以時候而論，此杖必非兇手物。固彰彰矣。羅德曰：佛來不以吾所言兇手在下午五六時入黃室之說爲然。故若以時候論之，佛來亦有所辨難也。渠謂兇手於夜中十時或十一時之間入黃室，誰得駁其說之謬？彼時喬哲助士登加臣父女在火爐旁試驗佛來，將謂其於此時竊入黃室矣。渠曾告檢察官，以此脫細味佛來之旨，則覺其說之近理。其說云：何即謂士登加臣先生有密友欲謀害其女，且知士登加臣先生將離亭，故兇手當時以爲其已去，遂下手。惟兇手何故竟敢於士登加臣先生在時而經過試驗室乎？且其何時入黃室乎？以上種種之問題，佛來皆能解釋之。吾不欲徒費光陰，祇可緘口勿道。而聆佛來之說，則可知此事之結果。羅弼必遭失敗。蓋非祇此行杖可證羅弼之罪也。佛來之理說，吾頗能揣測。惟吾獨不識行杖一事之始末耳。余曰：佛來仍在此耶？羅德曰：然。渠極不欲離此。蓋士登加臣先生邀其居此，士登加臣先生之助彼查此事，一如羅弼之助我。佛來因誣士登加臣，謂其曾識兇手，故使任之逃，以致士登加臣無以自白。竭力

助佛來。冀此案水落石出。以自脫於罪耳。余曰。君已確知羅弼無辜乎。羅德曰。吾嘗有一次疑其有罪。卽在我輩。初至此處之時也。嗣後。我可以對於羅弼之實情。告君。羅德言至此。遂止。問余曾否携手槍來。余遂以兩手槍示之。羅德細視一過。返余曰。可矣。余問曰。吾等將奚用此。羅德曰。今夜或須用之。我輩將在此。消遣永夜。君不介意乎。余作矯健狀。答曰。否。我寧以此介意。羅德見余狀。大笑曰。來來。我知君非怯者。特此非談笑時。吾等請言正事。君憶此奇案中之秘密語乎。余曰。憶之。秘密語曰。一副牧師之寓所。美景依然。光明之花園。如舊。此語自出君吻後。復於試驗室之烟窗內。燒去半幅之殘紙。見之。羅德曰。其下署之日期。爲十月二十三日。請記憶此日期。乃極重要點也。吾今語君以此秘密語矣。案出之前一夕。卽念三晚。士登加臣父女。受益拉斯處。某人之請。我親目見之。我因業法律。故亦赴此會。是夕之會。乃因接待斐拉德非亞學院之某博士而設。吾生平未嘗一見士登加臣父女。惟于是夜得見之。是夜余已厭與衆人酬應。乃坐於委員大臣室之隣室。余漸涉於幻想。時聞黑衣夫人之香氣。此種香氣。吾極喜之。蓋余童時。曾有一黑衣夫人。極愛余。夫人身上。常有此種香氣。故余名之。當夜身上。有此香氣者。乃一白衣女子。其貌奇麗。余不禁起而隨之。一老叟。挽其臂。余聞人言曰。此士登加臣父女也。余聞言。始知我所隨者。當世之理化學家。二人復遇羅弼大錫。爾時。余未識羅弼之容。而知其爲羅弼大錫。固未與之相識也。渠等三人。復于露臺。遇威廉蘭士。威廉留士。登加臣。與語。羅弼遂偕士登加臣。姑娘。入暖閣。余仍繫隨士登。

加臣姑娘。是夜天氣極晴和。園門不閉。士登加臣姑娘以領巾圍肩。上請羅弼與其同入花園。吾奇羅弼之狀暗隨。二人不舍。二人乃緩行。經馬蘭尼小路。復悄踏花徑。並肩行于花徑。碎石之街。吾與彼兩人之行蹤恰成一平行線。已而余漸近彼等。余意欲近之。時月闇無光。余足下皆纖草如軟茵。故余得近彼二人也。後見彼二人停立於一朦朧煤汽燈光之下。俯視士登加臣姑娘手持一紙。極注意讀之。余亦佇立黑暗中。靜觀其二人。而二人并不我見。士登加臣姑娘復摺疊此紙。念曰。副牧師之寓所美景依然。光明之花園如舊。士登加臣姑娘語時。聲極悲淒。隨聞大笑聲。彼時之聲將永不離吾耳。笑已。復聞羅弼曰。吾竊犯一罪。而勝於得卿言時。狀態極煩擾。取士登加臣姑娘之手。置唇際頗久。吾見其肩之聳動。即知其飲泣矣。二人遂去。吾再返至露臺。已不見羅弼。自此不見羅弼。直至罪案出之次日。始再見之。惟我乃於是夜尙得見士登加臣父女。及其他由斐拉德非亞來之委員。士登加臣姑娘立近威廉。威廉方談笑得意。談時目內發奇光。然我以為此時士登加臣姑娘頗不注意其言。面上極現冷淡之狀。威廉者面色紅赤。其或一嗜酒漢也。士登加臣父女去後。威廉行近杯樽架。注酒牛飲。未嘗或離此架。吾亦至其處。相離時。吾爲之排叢人。以便其行。彼遂謝余。并謂渠將於三日後返美國。三日後。即念六日也。吾與其談及斐拉德非亞。彼自謂曾居是處二十五年。彼即於此地得識著名之博士。即士登加臣父女也。言已。復吸香餅酒。吾乘其將醉時。即舍之他去。以上所言。皆吾是夜之所見聞。及所行之事也。事後。吾不禁思及士登

加臣姑娘之狀況。我又憶及羅弼是夜所言。謂「我竊犯一罪。而勝於得卿」之語。與士登加臣姑娘被害一事。果有何等關係。雖然我甫至此處。乃藉此一語。吾不以爲得入格蘭地亞之柵門。初不料此語實爲入格蘭地亞柵門之秘鑰也。吾於爾時。能以羅弼先生爲罪犯乎。但吾今敢斷定羅弼爲無罪。而在當時。意尙未決也。惟我立刻卽需羅弼先生自証其手。未傷余與。其二人獨對時。并告以是夜所竊聽之言。彼聞而大駭。惟反不若聞副牧師之寓所一語。爲甚。彼等至益拉斯之日下午時。士登加臣姑娘曾至四十號之郵局取信。是夜彼等所讀之紙。其卽爲士登加臣姑娘是日所收得之信乎。余以此事証諸在火爐內。覓得之紙。其日期恰符。士登加臣姑娘回後。遂欲燬滅此紙。羅弼之不承認此信。與是案有關。誠可哂也。吾嘗告彼。謂在此奇案中。彼無權足以諱飾此信。吾因信此信乃極重要者。蓋士登加臣姑娘以失望之聲音讀此信。及羅弼之洒淚。并謂竊犯一罪。以勝得士登加臣姑娘。此皆吾親目所覩。親耳所聞者。故我知此信乃極重要者也。羅弼聞吾言。頗爲所動。吾遂欲乘機進言曰。君之宗旨。乃卽欲成婚。而君忽焉得讀此信。爲致信之人所阻。君曾言。君竊犯一罪。方能勝敵。以娶士登加臣姑娘。則知此中必有人欲離間君等之婚約。禁彼勿嫁君。且欲致毒君未來之妻。今惟請君告我。此犯之名足矣。時我本以言。餽之。乃復一視其面。已滿佈幽慘之容。額汗涔涔。然日露駭色。且語我曰。吾有事。求君乞君顧全。吾竊捨棄生命。以博君俯允。茲事無他。卽乞君勿以益拉斯花園是夕之事。告檢察官及其他之人耳。吾敢對君盟。

誓自表無辜而吾亦自覺君必信我吾寧自任有罪不願他人疑我等所談副牧師之寓所美景依然光明之花園如舊之二語法律上本不知吾語作何解此事如何惟任君佈置而已顧君勿再憶益拉斯是夕事君欲發覺此事奚必籍我以劈空而來之一語蓋捨吾所言之外尙有發覺此奇案之道不下千百計吾請爲君助君樂居此間一如此屋之主人而窺視我與其他之人之動作必有發明之一日君可視格蘭地亞如己有無論如何總之求君勿憶是夕之事羅德語余至此暫停將息余此時頓悟羅弼對於羅德之情狀及羅德之得寓於格蘭地亞之原因以羅德所述仍未滿余所欲於是求其罄所見聞告我復問其於彼處一星期中有何遇見羅德前曾告余羅弼之令人見疑非特行杖已也其受嫌疑之事物頗多讀者諸君羅德雖如是言特未明言可疑之事如何余於是復細叩羅德羅德曰若一有可疑則無事不証佐其罪雖然羅弼之神情近日殊覺惘惘惟於士登加臣姑娘之病狀則萬分關心今又有事更奇奧於黃室之奇奧者余曰否否天下之事必無有更奇奧於黃室案之奇奧者羅德慰余曰君且勿躁請再言羅弼事吾適告君謂一有可疑則各事物似皆與羅弼作對如佛來所覓出羅弼美靴之跡及腳踏車之輪跡當亦爲羅弼之車輪痕跡也總之種種事物皆爲羅弼之鐵証羅弼自得此腳踏車後常置宅中何竟于此案發現前一日忽移往巴黎豈其欲絕跡此宅耶抑因其婚約已解故與士登加臣家斷絕耶而士登加臣父女及羅弼皆自謂兩兩交情如故特佛來則謂敢決羅弼與士登加臣家必有秘密

關係。自羅弼與士登加臣姑娘往羅華店。直至此案發生。羅弼仍未回來。故佛來疑之。又士登加臣姑娘失去之網囊。內有黃銅頭鎖匙。該匙亦在羅華店失之。此可疑一也。自失匙之日。直至益拉斯會集之日。羅弼及士登加臣姑娘二人。并未一會面。惟彼二人或有書信往來。故佛來以爲士登加臣姑娘往四十號郵局所取之信。即由羅弼所寄者。蓋佛來未知士登加臣姑娘及羅弼是夕在益拉斯花園中相晤也。佛來疑羅弼盜去士登加臣姑娘之網囊。以要挾其允婚。更竊去其父最重要之文件。以祈此婚事之得成就。以上種種。均屬可疑。至四十號郵局問信之男子。亦頗似羅弼。以郵局之人形容其狀貌。實與羅弼無異。故也。檢察官詢其是否。則堅諱不承。然我深信。倘此信而爲羅弼所寄。則在拉斯花園時。羅弼已知士登加臣姑娘已收閱之矣。又曷爲而至郵局探問乎。然則往四十號郵局探問此信之男子。非羅弼可知。以余測之。必有一人。酷類羅弼。此人或即盜網囊之賊。寄信與士登加臣姑娘。必有所要求。而士登加臣姑娘乃置之不答。此人以郵筒絕響。遂往郵局探聽。士登加臣姑娘曾否取去。後知渠已取去。此信故置不答。乃憤極而懷怨毒。至於其所要求爲何。則惟士登加臣姑娘自知而已。翌日。士登加臣姑娘被害之報。遂遍傳遐邇矣。是日。余又得知士登加臣先生失去其文件及鑰匙。故吾疑往郵局問信之人。即謀害士登加臣姑娘之兇手。佛來所言所証。漸近乎理。惟彼竟向羅弼直道之。則殊率直。吾與檢察官及佛來等。至郵局查問此人。之來蹤去跡。惟除此人容貌外。一無所得。余於各報上。曾登一賞格。曰。

今有極重之賞金給一御者。此御者于十月念四日上午約十時曾載一人至四十號之郵局。此御者若欲得資則請至亞波喬報館中問MR可也。

惟出此賞格出後久無人領取。是以得知此人乃步行至郵局。非乘車可知矣。特此人之行徑似在急遽中。故其不須用車轉爲快捷。卽此疑題。余亦曾日夕揣度之。此酷類羅弼之爲人。緣此問題極爲重要。當是人至郵局探問此信時。聞羅弼亦適外出。我曾詢其彼時外出果何爲者。則曰至波郎散步耳。夫此博士研精學理。恒閉戶蟄居。不他出者。而乃云至波郎散步。寧不謂奇。若羅弼自謂念四日早至外散步。則彼是夜作何事。亦不能言也。佛來曾叩其以是夕何爲。彼答謂在巴黎并無所事。佛來恫嚇之。謂自能將此事探出。毋庸他人襄助。以上種種皆可助佛來謬說之基礎。信如佛來所言。兇手必由黃室之門逃走。士登加臣先生任其逃逸。必可無疑。然我絕不信此。周納之言。佛來蓋聰明自誤耳。脫果以此定讞。則將以一無辜人之生命供彼羅織也。至佛來之確被理想所誤與否。此卽最需研究之問題也。余曰佛來之理說亦頗自圓足。君確信羅弼爲無辜歟。以吾觀之。此誠不幸之巧合也。羅德曰。巧合者。往往爲事實之大敵。余曰。檢察官之意。以爲何如乎。羅德曰。馬圭脫先生似亦疑羅弼。而格致大學院則又絕不置一詞。惟士登加臣父女仍極崇拜羅弼。士登加臣姑娘雖云未見兇手。不能認識其貌。然此言亦極難令人信之也。吾等雖知當時黃室之燈極暗。然亦一燈也。豈有不能辨識人貌者乎。吾友以上所云。卽前三日所

遇之事實也。

第十四章

羅德復謂余曰。今先領君遍觀此地。使君知此地內容。乃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今各人尙查探此犯如何逃出黃室。已知此犯并無同謀。且并未由士登加臣姑娘得少許頭緒也。吾始終不決兇手之爲人。又不敢自謂理論之已當。惟信以前諸人之理論。均有舛錯。其真理固甚淺易耳。前三夕中二十四句鐘以來。各人所懸擬之事。均屬不可解。吾推度此事之理想。亦極虛謬。今吾追思之。誠爲黑暗之理想也。

羅德遂邀余繞邸宅環行。但聞我二人踏敗葉。颼颼作聲。觀此情狀。知此宅大有荒蕪之象。蒼樹頑石。滿目淒涼。環抱牢獄。四週之溝渠。風起作鱗而之狀。地上平鋪枯枝落葉。積有數寸。黑色老樹之骸。幹巍然獨立。種種淒慘之景。盡點綴於此幽僻之境。乃如未經人迹之蠻窟。余等經牢獄時。與青面獠遇。（此卽管園人）青面獠並不與余等爲禮。目中殊似無人。裝束一如我初次在牢獄酒店所見者。背繫一槍。口啣菸斗。鼻架夾鼻眼鏡。羅德曰。誠一怪僻之人也。余曰。君曾與之語乎。曰。然。惟於彼言語中。一無所得。其答我言時。如牛吼。頻聳其肩。遂棹首去。其素寓於牢獄頂樓之一大室。前此乃一祈禱室也。其深隱於此室。每出必携其槍。其人獨能與婦女處。工內媚之術。少年每妒羨之。此時彼方注意於馬丟夫人。而其夫則巨睜雙目。以監守其婦。余等經牢獄後。卽返宅。羅德指士登加臣姑娘之室一窗曰。若兩夜前之半夜。

一句鐘時。在此則可見吾在一梯頂。由此窗而入屋矣。余詫其夜中私入人屋。羅德乃令余注意此宅之外面。觀察既已。乃返室內。羅德指頂樓曰。吾即居於此樓之右翼也。乃導余至樓觀其位置。

羅德令余隨其至右樓梯。此樓梯引至第一層樓上。由此樓上之樓梯口。可從一廊。通至左右翼。此廊高且闊。其長與全屋等。其光線全由宅之前面即北面來。各室之窗向南。其室門皆在直廊。士登加臣先生住于左翼。而其女則在右翼。吾等轉至右翼行廊。其以蠟塗之地板上。鋪一狹地氈。地上光滑如鏡。以其上有地氈也。故吾等足音皆爲之悶。羅德低聲語余。行經士登加臣姑娘室門時。足音勿縱。余見士登加臣姑娘之臥室。與其別用室相連。一浴室。一廣室。一套室。一客室。均相連。數室可相來往。毋須經廊外也。廣室與客堂有門至廊外。廊直引至東面。其光線由一高窗射入。在東面一轉。即爲橫廊。其長如右翼之廊三分之二。羅德之室。即在橫直二廊轉角處。與佛來之臥室比隣。二人臥室之門。皆在橫廊前。羅德乃推其臥室之門。余等入室後。即復閉而下栓。羅德忽驚呼。手指小桌上之一夾鼻眼鏡。余亦不暇他顧。隨其所指。注視之。羅德詫曰。此夾鼻眼鏡。果何爲。而在余桌上乎。余亦驚詫無以答之。羅德曰。雖然。此近視人之夾鼻眼鏡。即吾所欲覓者也。遂取之。撫摸玻璃之深溝處。良久。乃視余曰。噫。嘻。復再三呼叫。忽如腦中之思想。已一變。乃起立。置手于余肩。狂笑曰。此眼鏡將令我發狂也。因是眼鏡之忽而在。是以理想之。算理推度之。則能在吾室。若以人事推度之。則必不能在吾室。或……或……時忽有人輕叩門二聲。

羅德輕啓之見一人探首內矚余一見卽認識其爲賓利亞夫人余于其至亭中答檢察官口供時曾見之時余心甚詫蓋余以爲彼尙在縲絏中也婦低聲曰此乃在地板之縫中者也羅德答曰謝夫人矣婦遂去羅德緊閉門後再轉向余口中喃喃語余殊不解其語意曰若此事乃算理所許則何以人事之理亦許乎若人事之理所許則此事誠可畏也余問之曰然則彼闖者夫婦已自由耶羅德曰然此乃我釋之者也我有用此可信之人而此婦人已一心襄助我矣其夫亦肯爲我出力吾自得發現此夾鼻眼鏡其玻璃乃近視人所用後吾卽欲得不畏死之人以助吾行事余曰嘻君言良懇切然此行事之機會乃在何時乎羅德曰卽在今夕蓋吾已忘却告君矣吾料兇手今夜必來此余曰此何說乎然則君識其人乎羅德曰或識其人若我此時告人謂兇手爲誰則人必謂余狂矣余曰君於未見眼鏡之前何卽知此兇手今夜來耶羅德曰吾知其必來言已緩緩實烟於吸斗中復燃之羅德所言乃似預解啞謎之言此時有人從門外過聲羅德傾耳細聽足音漸遠漸隱殆至無聲余指鄰室而問羅德曰佛來在彼室耶羅德曰否彼不在此彼因欲尾羅弼蹤跡故今早已至巴黎矣其種種舉動於此事極有不利也吾已預料一禮拜中羅弼必受拘嘻此不幸之羅弼無論所遇之事物似皆與之爲敵不數句鐘卽有一新証據出而証實之檢察官則如老僧不見不聞惟其已爲反對羅弼之証據所壓服就此事理而言吾不能深怪之也余曰佛來固非初作偵探者羅德微捲其唇貌帶輕薄意曰吾以爲彼非特老于斯業且有其他之

聰明足以敷佐之。特我未知其心理及其計策。同時趨於何點。世固有以聰明過甚而遂涉於邪關之一徑者。則所發見者均爲狡黠之舉。動卒至深。陷歧途無可救。拔良可歎也。我聞是言。目注羅德。不禁笑。此十八齡之青年。乃妄詆此年近五十之歐洲著名偵探。羅德復曰。君笑我耶。君誤矣。我可對君發誓。我必須勝此人。吾既欲勝此人。必事事敏捷。方可顧彼己得乘羅弼之機。而先我一步。且由今夜將更有極好之機會可乘也。試思此兇手且常來宅內。而其來時或羅弼又適外出。羅弼又寧肯以何事外出告人乎。余曰。君言何指。此兇手且常來宅中乎。然則今日已來耶。羅德曰。然。彼於我輩遇見異象之夕返也。後羅德遂以極簡略之言告余。以是夕之事。其事之奇異。誠令余思想之力亦爲之窒。不能復探其原因。致余腦界中異常紛亂。至此案結後。羅德乃以其日記中所載是夕之事贈余。今照錄于後。

(未完)



中國革命談

▲孫文小史 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縣人農家子也兄某經商於南洋之布哇文往從之入基督教學校受其感化遂爲信徒性嗜醫在香港醫學校卒業懸壺於澳門時國人少知西醫者文獨精其業救濟貧病聲名大振念中國事勢日非私回廣東有所運動光緒二十三年創設中興會密圖舉大事事發逃至英格蘭旋入英倫爲清公使館所捕文乞援於其師英醫士某据公法脫之未幾其同志史堅如謀殺粵督德壽未克而死唐才常起兵漢口時文至臺灣爲應後與三合會魁鄭弼臣等謀略惠州俱不遂旋至日本與留學生相結始識黃興汪兆銘陳天華等於江戶於是黨中豪傑大聚勢力日張矣

新史氏曰余始十年前閱申報始知有孫文其人及游日本於富士樓開會聞其演說其貌清癯體不逾中人而精悍之氣溢於眉宇粹然學者之容也其提倡革命歷二十餘年之久故天下翕然稱爲元勳程德全等且議舉爲第一總統亦中國近史之偉人矣

長篇名譯

女虛無黨

(天津路鈞)

序言

庚子之役。譯者居天津。彼時余初習英文。喜與西人談。蓋藉以練習口音也。後遇一。波蘭人。名胡利者。與之遊。相處既久。因知其爲虛無黨之一黨員。後遇于哈爾濱。詢其黨中之現狀。彼出一小冊。曰此係由本黨日記簿編訂成書。讀此可以知其梗概矣。余乃偷暇譯之。俾吾國人知此黨非盡無意識之暴徒也。顧頭緒紛繁。着手匪易。且又遠行在急。幸得夏君之助。數日之間。始克告竣。然草草成書。不文之誚。所難免耳。閱者諒之。

辛亥孟春天津路鈞自序。

自盧梭之民約論出。人民之思想。一變平權自由之學說。遍布全歐。君主專制之政府。因之阡危。法國三次。美洲八年。伏尸數千萬。演出種種之活劇。而爲其原動力者。無非平權自由之數字而已。自十九世紀。

以降。西力東漸。露西亞。遂亦有虛無黨之出現。其警察雖嚴。偵探雖密。而虛無黨之秘密結社。竟無地蔑。有警署。竟無從探悉其能力。亦可想而知矣。所最奇者。爲一秘密社會。設其辦事室於露都聖彼得堡。總警察局之附近。其地距警署僅十餘家。係一五層樓之大酒館。其最高之一層。卽虛無黨之辦事室也。其首領爲一每日新聞報館之訪事員。名哈克羅夫。曾在醫學學校畢業。其黨員約六萬餘。一日上午。因有特別會議。往辦事室。緣爲時尙早。暫留第一層樓之普通酒館。小坐。時坐客尙稀。瞥見相距不遠處。坐一青年。眼光如電。舉止不俗。露一種不可思議之精神。因知爲非常人。然苦無介紹。未便接談。而彼青年已會其意。立起而言曰。哈克羅夫君乎。來何早也。予友亞利君。與君相識。日昨曾言及君之爲人。予亦因以識君。彼移時。將至予名。洛特君。如不棄。請同坐。一談。哈曰。諾。乃呼小僮。移其食物于洛特之檯面。與之對飲。洛曰。亞利君。今日約予來。此本欲介紹僕與君爲友。不意我二人。乃先相會。實出意外。言時。並取時計觀之。似望亞利之來者。逾時。亞利已至。見哈洛同坐。大聲呼曰。二君已相識。無須予介紹矣。哈曰。亞利君。飲乎。亞曰。否。早酒。大防衛生。請共登樓。暢叙衷曲可矣。乃共登樓。至第五層之秘密談話室。閉門對坐。亞曰。此君係新歸化者。已於支會書名矣。哈曰。予已知之。當予見洛君時。已知其非常人。及其取時計觀時。又見其袋中有本黨之暗記。因知其係已書名。未報本部之新歸化黨員也。更問洛曰。君之歷史。可得聞乎。洛曰。予原名特俄洛特者。予之托名也。予之祖籍言之。恐污君耳。然亦不必深諱。予波蘭亡國之賤民也。

予祖爲哥修士孤之一運動員奔走國事殆無甯日方美洲獨立戰起哥修士孤拔劍往助予祖亦追隨其後仗孤劍以援獨立之軍是役也予祖多建奇勳及戰事畢哥修士孤及予祖等欲歸國華盛頓不舍美人聞之羣起留行予祖慨然曰予等之來此蓋恐自由之大義將滅耳非爲求幸福也今若久留於此置己國於度外亦貴國所不取惟日後敵國倘有事故君等能仗義來助則我波蘭俠義之同胞所頂禮皈依三拜九叩首於貴國者也諸君乎諸君乎貴國人民今日已得真正文明自由之幸福矣而吾儕回顧祖國數千萬之同胞猶沈淪黑暗之地獄此心幾碎矣嗚呼予今無多言請從此別乃慨然去美而歸故國一千七百九十年之革新予祖亦多贊助乃至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十月首都再陷時哥修士孤被虜予祖亦戰死彼時予父方在青年欲留其身圖再舉孤身逃亡海外而至永遠不逐國事犯之英國猶與國內同志暗通消息指示辦事之方針曾著一報以其一字一淚之文字遍述敵國之苦况動各國之聽聞用盡心力終未得志當予幼稚時隨父往英予父以救國之理想印入予腦故年稍長卽知以救國爲己任無如才力不足難當大任耳予前在本國會組織一黨黨員數萬方欲舉事不意事機敗露遭政府之逆擊黨員被捕者數百人皆發往西比利亞予賴假面具得脫斯難不然亦已亡矣然同志爲國被捕予乃逍遙事外能無愧乎近今以來政府之壓力日甚自由之幸福難期志士之發往西比利亞者歲以萬計解差之殘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其被凍餓而死者殆十之八九此等事皆諸君所深悉無待贅言

所可慮者吾族將步黑奴紅種之後塵而無遺類天下之禍孰有慘於此哉言時聲淚俱下哈曰君之境遇誠不幸矣然推倒惡劣之政府爭回天與之自由噓氣成雲拔山蓋世求一生於萬死期死灰之復燃者吾人應盡之義務也但常奮其如沸如焚之熱心從事吾道可矣何必爲無益之憂徒傷有用之身乎洛曰君之教我甚盛甚盛竊恨夫今日之自命爲志士者不曰守身則曰待時反目我輩爲不智是等人皆非眞愛國者也何也彼其愛國之熱度不如其愛名利之熱度高故每作一事必先私計之曰我之爲此將於我身有何利益乎亦有何名譽乎先身後國不敢輕於啓發苟於其所私計者合然後毅然爲之而不顧慮然天下事利於國者未必果利於身倘我之一舉對於國家能得莫大之利益而對於吾身則有非常之損害其將如之何耶世之待時云者乃欲作成功之英雄耳時機果何時方至乎將待其自至耶抑望他人代造之耶此等人雖自命爲英雄爲志士然以予目之不過名利鬼而已夫國也者我之國也我愛之我護之是我之義務也我之天職也何有於名譽哉故眞愛國者只知有國不知有他舍國事以外無事業舍國事以外無希望時勢不合我造之他人皆爲我固爲之他人不爲我強爲之成敗利鈍皆所不計况乎成功又何必在我夫華盛頓者世界之大英雄也苟非有無數不知名之華盛頓唱之于其先助之於其後我敢知華盛頓一人決無能爲也我儕雖不能作有名之華盛頓而不可不以無名之華盛頓自勉也亞曰君言良然開會時刻將至我儕其同至會場會畢再爲暢談三人遂同出秘密室而

至會場時黨員到者四百餘人。內有女子不足二百。哈曰：距開會時間尙有十分鐘。亞君可導洛君至各室一覽。使其知本黨秘密機關之所在也。亞利乃導洛特先至書記室。亞曰：本黨法律予雖已告君。然君尙未親見。請先往一覽。再至他處可也。洛曰：善。卽有一黨員將法律由壁中取出。洛曰：奇哉。此儲物箱也。當予初入此室也。並未見壁上有何形迹。何以君之手稍一捫之。則此門卽開。請再閉此門。使予一觀。則見其手指稍一動。門卽緊閉如初。並無些須痕迹。敲之亦與他處聲響無異。亞曰：凡本黨存要件之所。皆如此。外人固無如之何也。洛將法律看過。卽交書記復隨亞利至編譯室。及其餘各室。見有未出版之報章數種。及若干之槍械與爆裂彈等物。其收存之法。外人雖有若何之能力。亦決不能察出。至此洛亦心服。哈等作事之周密。亞曰：本黨之被動黨員。皆無權可以到此。蓋哈君已許君爲主動黨員矣。洛曰：然則彼不懼予懷破壞之心乎。予乃初歸化者也。亞曰：否。否。從來欲任天下事者。必先研究性情。學觀其舉止。聽其語言。察其精神。卽知其目的所在。况予幾次調察於君乎。君到聖彼得堡後之一舉一動。予皆知之。而哈君又最精性情學者也。君之爲人。彼已盡知。夫復何懼。洛曰：予於此學亦頗注意。然猶未得十分把握。終不敢自信。亞曰：君今後猶當從事於此學也。忽聞電鈴聲。亞利卽導洛特至會場。指演說台傍之一座。曰：坐亦自選一座而坐。少時哈克羅夫登台演說。報告開會宗旨。曰：昨日得摩斯瓜支會來電云。彼處近有意外事。恐摩斯瓜支會從今破壞。而本部亦受其影響。此意外事之原因。今謹爲諸君言之。摩斯瓜

支會自成立至今。已有年餘。黨員祇四千。乃於上月。有一新歸化之黨員。此人才力亦佳。所缺者。惟在道德耳。上禮拜一。偶至聚樂部。遇一女子。名磨尼撒。因其色甚美。心愛之。乃一接談。又極易結交。不數日。竟定婚約。其女則一國事偵探也。不知用何方法。竟將其一切行爲。套出。而此女。又使之竊取本黨名冊。希圖一網打盡。幸爲本黨暗察所知。名冊雖未被竊去。而本黨組織之方法。及一切會章。則已落此女偵探之手矣。此敗類黨員。名巴比羅夫。現已充摩斯瓜警察局偵探。若不從速。誅之。更求補助之方。本黨前途。何堪設想。愚意欲在本會中。選二、三女黨員。前去以四、五男黨員。助之。見機而作。必誅此敗類之黨員。取回支會之章程。並調察彼政府中人。曾否抄錄。及見此章程者。共有幾人。然後再施補救之方法。此事關係甚重。諸君。其各輸已見。教僕之不逮也。衆皆贊成。內有梅利亞者。係一最精細之女黨員。願當此任。更有三女黨員。願與梅利亞同往。一名卡蘭。一名迦蘭。一名瓦因。哈克羅夫。皆許可。男黨員。則有古利波。李他及齊爾。得三人。願往。哈復目視座中一人。曰。拉克君。君夫人。密司瓦因。既往。君亦同往。不更善乎。拉曰。然。謹遵命。哈曰。諸君。今日可乘下午第二次火車前往。不可久留於此。誠恐再生他變。則更難着手矣。衆曰。諾。散會後。梅利亞等八人。同至秘密談話室。公議辦法。梅曰。吾人將來之辦法。此刻尙難預定。待至摩斯瓜時。再爲計議。亦不爲遲。諸君。請先收拾行裝。下午一。句鐘。在車站會齊。萬不可誤。第二次火車之時。間。蓋一則。本黨之命令。不可違。二則。乘第二次火車。至摩斯瓜。適當夜間。行止。亦可不使人注意。衆皆曰。

善。於。是。衆。人。皆。散。是。日。下。午。一。時。十。五。分。鐘。由。聖。彼。得。堡。開。往。摩。斯。瓜。之。火。車。出。發。而。彼。虛。無。黨。之。八。人。同。在。車。中。戲。謔。笑。語。之。聲。聞。於。窗。外。他。人。皆。以。此。八。人。爲。風。花。雪。月。中。人。物。知。此。八。人。之。心。意。者。惟。一。人。耳。此。人。係。一。暗。察。乃。哈。克。羅。夫。所。派。以。查。此。八。人。之。行。爲。者。也。至。夜。半。二。句。鐘。摩。斯。瓜。電。燈。之。光。已。入。此。八。人。眼。簾。各。人。即。檢。點。行。裝。須。臾。汽。笛。鳴。鳴。車。已。至。站。八。人。方。下。車。即。見。有。同。志。之。暗。號。蓋。哈。克。羅。夫。於。此。八。人。未。動。身。之。前。已。預。先。電。知。支。會。使。其。預。備。此。同。志。即。聞。電。來。迎。之。麥。得。也。八。人。會。意。即。與。之。同。去。乃。共。至。旅。館。拉。克。曰。麥。得。君。首。領。加。沙。羅。夫。何。在。麥。曰。不。幸。彼。捕。矣。已。電。告。總。會。尙。未。得。覆。電。幸。君。等。已。至。不。然。予。恐。不。勝。此。任。蓋。予。今。暫。代。加。沙。羅。夫。之。任。而。爲。此。部。之。首。領。義。務。所。在。何。敢。推。諉。故。勉。任。之。今。君。等。既。至。我。無。憂。矣。惟。望。速。籌。善。策。倘。有。所。命。雖。死。不。辭。拉。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然。我。儕。必。有。以。救。之。也。瓦。因。曰。明。早。妾。等。至。警。署。附。近。之。聚。樂。部。一。遊。敗。類。之。巴。比。羅。夫。近。日。必。常。出。遊。借。以。調。查。我。輩。之。舉。動。彼。若。出。度。其。必。至。聚。樂。部。彼。處。遊。人。甚。多。固。易。行。其。技。倆。也。故。妾。亦。欲。至。彼。處。一。遊。苟。與。彼。遇。能。略。得。其。情。形。再。施。補。救。之。策。則。稍。易。矣。麥。曰。誠。然。彼。近。來。固。無。日。不。至。聚。樂。部。也。瓦。曰。甚。善。麥。君。請。將。加。沙。羅。夫。君。被。捕。之。顛。末。爲。我。儕。細。述。之。麥。曰。巴。比。羅。夫。敗。類。之。情。形。想。諸。君。已。知。大。概。不。必。贅。言。請。將。加。沙。羅。夫。被。捕。事。爲。君。等。述。之。昨。日。下。午。加。君。發。電。後。在。辦。事。室。料。理。一。切。事。畢。即。出。行。至。東。街。遇。巴。比。羅。夫。時。巴。同。行。者。有。警。察。七。名。巴。見。加。君。即。捕。之。於。途。加。君。預。知。此。事。亦。不。之。懼。乃。同。巴。等。往。警。署。路。遇。一。黨。員。

加君大聲曰。巴比羅夫。汝何不。早至我秘密室。此刻緊要物件。皆已移至他處。想汝亦無能爲矣。加君爲是言。蓋欲使此黨員報告被捕事。及移出秘密室中之一切物件也。及予聞此警報。乃將秘密室物件。悉移至此。此卽本黨現在之辦事室也。今日上午。接總會來電。知諸君將到。故予等至車站。相迎。恐諸君無處覓我輩也。拉曰。是後有警員至本黨從前之辦事室乎。麥曰。有之。然一無所得也。時已夜深。遂各就寢。次日上午十時。瓦因約迦蘭同至聚樂部梅利亞等。在寓所籌議辦法。瓦因及迦蘭皆衣極美之服。乘四輪馬車而去。至聚樂部門首二人下車。攜手同行。甫入門。則衆人爭先觀之。蓋二人之花容。有以致之也。二人則談笑自若。到處遊行。殆不以衆人爲意。其所注意者。卽此敗類之巴比羅夫一人而已。瓦因等從未與巴謀面。然在寓時。曾向麥得問巴之面目及年齡。故其腦中已印有一巴比羅夫之小影。須臾入一茶室。見一青年。其面目及年齡與麥所道者無異。又見其時常左右亂顧。大有恐爲人暗算之態。心度此青年必係巴比羅夫。然無人介紹。難於接談。又恐於巴所覺。更爲不便。迦蘭乃趨至其人之前。且走且言曰。瓦因乎。窗外之花。如是其美。曷同往一觀。將至此可疑之人前。瓦因呼曰。迦蘭乎。此處有一佳鏡。妹欲購之。祈稍候。迦蘭聞呼。卽猛回顧。而故作欲跌之狀。乃向其人之傍。而仆其人。卽伸手援之。瓦因見狀。亦趨至。迦曰。謝君援助。不然必至跌倒。更對瓦因曰。妹欲稍休息。姊自去買錢。可也。瓦曰。善言罷。自去。迦卽就其人之對面。暫坐而言。曰。經此一驚。頗覺不暢。故就此稍坐。幸勿見怪。其人曰。無妨。請安坐。可也。迦曰。

願知君名並書之於冊以誌不忘。巴曰：此細事何足掛齒。予名曰巴比羅夫，密斯何名。予亦樂聞也。迦曰：妾名迦蘭。巴曰：觀密斯之舉動，殆非生長此地而偶來此遨遊也者。然乎。迦曰：然。妾幼稚時，卽至英國，歸未數日，同遊之瓦因亦係初歸，故此地道路不能隨意遊行，出必假車，大有不自由之憾。君如不棄，願同至酒館小飲，以表謝意。倘無要事，飯後更請導妾等至他處一遊，則幸甚矣。不知君能允妾之請乎。巴本好色之徒，至此不能自決，允之則恐爲會黨所算，不允則情又難却。而迦已會其意，乃邀之曰：君弗許乎。抑或有要事不能分身乎。言時一種媚態，如怨如訟。巴見之不能自持，乃允之。時瓦因已從賣錢處歸來。迦曰：姊錢已買乎。請假妹一觀也。瓦曰：否。其值太昂，較倫頓已貴至一倍，故未買。迦曰：此君名巴比羅夫，已許作我儕之引導人。今日我儕得自由遊玩，不致甘心服從彼車夫之命令矣。瓦曰：巴君已許之乎。幸何如也。言罷，坐於迦蘭之傍，更對巴曰：我儕由英初歸，路途不熟，舉動諸多不便，欲在此間小住遊覽一週，再至聖彼得堡。君如不棄，請結爲友。時相過從，不致使妾等十分寂寞。更于公餘時，導妾等編覽此間佳景，則感甚矣。巴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密斯等歸國幾許時矣。瓦曰：不足一禮拜耳。迦曰：時已近午，需午餐也。遂同出聚樂部，而往酒館。行時向巴問：此街何名，並通何處。巴一一告之。迦等皆筆之於冊。至酒館後，彼此對坐，間談。迦見巴比羅夫面多愁容，問曰：觀君容貌，何悶悶不樂。一至於此，豈因妾等之見累而生厭乎。巴急曰：否。否。予有事在心，故如是也。請勿多疑。迦曰：君有何事，可得聞乎。巴曰：予之心事不可

以語卿等也。迦曰：妾本不當強君，以不願告人者，告妾。然既蒙見愛，允結爲友，又何妨相告？一解愁腸，適才君能救妾之危，豈妾獨不能助君乎？今見君如此，妾亦何樂？巴爲之默然良久，乃曰：言之傷心，故不欲告。卿既多情如此，予敢不直告。無如太傷心耳。迦曰：試言之。倘能爲力，妾必有以相助。巴曰：否否。此事恐他人不能爲力。蓋予被一女子所欺，現今此摩斯瓜城中，竟有數千人欲殺我者。將來之命運，實不敢知。悔之已無及矣。迦驚曰：此果何事？耶欺君之女子，及欲殺君者，果何人乎？况君又何以被欺？君之云云，妾實不解。請詳言之。巴乃欲言，又止者再。瓦因亦從傍促之。巴曰：欺我者，係一女偵探，名磨尼撒。因欲殺我者，則彼虛無黨之數千黨員也。迦曰：君係偵探乎？摩斯瓜警署之偵探，想必甚夥。君即係偵探，彼黨亦何致獨仇君一人？此必有他故。妾等在英時，即聞本國虛無黨何等利害，不意今日竟目覩其事。請言其故。巴曰：予於上月得一新友，名大來克。此人即虛無黨之一黨員也。與之處兩禮拜之久，爲其言語所感，發因入彼黨，爲一被動黨員。雖不能助彼，然亦無害於彼。乃于上禮拜偶與一女子，名磨尼撒。因者相善。此女爲此地警署偵探。予未之知也。其美雖不及卿，亦頗豔麗。予甚愛之，因與之締結婚約。迦曰：君已與他人結婚約乎？乃露一種失望之色。巴曰：否否。請聽予言。結約後，彼此甚得。乃至無所不言。一日談及虛無黨事，彼疑予何以能知之。如是其詳，更用一切動人語邀之。予不覺即以實情告彼。彼聞言後，又故用恐嚇語，使予退出黨外。然彼黨之黨員，無告退權也。彼乃勸予竊彼黨之名冊及其他秘密物件，用以報告。

警署不但無罪且可得功。不然彼將自往警署報告。予確知此大險事。然不忍拂其意。乃允其請。此實予愛彼太過之故也。是日予即往彼黨辦事室竊取名冊。因不知存於何處。未能到手。猛見寫字檯上有一大冊。展觀之。乃知係黨中之秘密章程。乃竊之。出向警署告發。而磨尼撒因已在焉。蓋彼係一女偵探也。予即將秘密章程呈於警長。警長閱後。即藏於公事箱內。更問予願作偵探否。如願作偵探。即命予探捉彼黨之黨員。否則亦需助彼等捕之。不然即下予於獄。按虛無黨之律治予之罪。予不得已。乃允之。於前日下午。獲彼黨首領加沙羅夫。昨日上午。予往訪磨尼撒。因彼乃日前與君所約。今已無效。蓋予實無愛君之意。前之云云。不過欲探君之秘密而已。今後請君不必來此。驟聞彼言。使予知覺頓失。立如木偶。彼乃閉其門而入。此非極傷心之事乎。嗚呼。予尙有生趣耶。今也。內迫於警長之命令。外懼夫黨人之殘害。予殆無安枕之日矣。迦曰。君當日誠不當入彼黨。即入彼黨。不爲彼黨辦事。亦可。今日此危實君自取。君必設法退出偵探之職。隨妾等至聖彼得堡。稍避其鋒。至與磨尼撒因事。是誠傷心。蓋予係過來人。此中意味。我能識之。巴曰。何謂也。密斯亦有是事乎。迦曰。有之。予在英時。曾與一英人訂婚約。後彼竟棄妾別娶。故妾至今尙無所天。此等傷心之記念。印入於腦袋內。雖在一年之前。至今每一思及。猶覺難堪也。雖然。以君才貌。何愁無佳偶。後必有佳於彼者。望君稍開悶懷。略飲數杯。食畢。同出一遊。借以消遣。亦係佳事。巴曰。然。瓦曰。食物已集。請共嘗之。瓦復問曰。加沙羅夫捕獲後。已定案乎。巴曰。尙未。須將各黨嘔捕。

獲後方可定案。瓦曰：秘密章程想已抄送聖彼得堡矣。巴曰：亦未抄錄。瓦曰：倘能將該黨章程還之，彼黨能要求彼黨之赦免否？迦曰：談何容易！警長安容巴君取之。巴曰：誠然，予亦思及此，奈實不能。蓋警長已將此物存在第四層樓上之公事箱內矣。迦曰：質言之，君當速離此地，是爲至要。巴曰：奈不能退職。何？迦曰：今日遊畢，君當家居，勿出，恐受害。妾輩得暇當自來訪，再議善後之策。巴曰：然，予現居火車站東首第二條街第三千零五號門牌，卿等有時覓予，即往彼處可也。迦筆之於記事簿，食畢遂共出酒館。至劇場觀劇，下午五時半始散。迦等待巴去遠方，乘車歸寓，見梅利亞等方欲晚餐，乃坐同食。僉問今日所辦之事，何如？迦等將日中所遇一一告之。更向麥得曰：秘密章程既未抄錄，加沙羅夫君又未定案，事尙可爲。惟不知警署中有本黨同志否？麥曰：有之，共二人，一係本黨暗察名波爾，一則歸化未久之隱員假名曰卞斯。得此人雖係隱員，其義務觀念極厚，又係予密友，密斯倫有時用彼，彼必聽命，更不慮其有他變也。迦曰：大佳！更對衆曰：予欲先使人將秘密章程竊回，再籌救加沙羅夫之策。蓋恐警署抄錄，予與瓦因姊明日移至旅館居住，恐巴比羅夫來訪也。待予輩將一切事實探悉後，即宣布其死刑，使人殺之。蓋彼實防害本黨之治安也。至如秘密章程如何竊法，則必待見卡斯得及波爾之後方能議定。因此二人深知警署之情形也。麥曰：予即使人招彼二人來此，乃使一人去適彼二人皆不在警署，不遇而歸。迦曰：彼等此刻既不能來，我儕明日再議可也。於是停議相對閒談。麥曰：哈克羅夫君可謂能者，黨員六萬餘黨。

中之事務必繁而彼猶能任報館之訪事員予實不解彼有何能力乃能至此拉克曰此何難也大凡人欲入世界辦事不可不先求任此事之學問學問既足則處事有方自可措之裕如不致狼狽失措此不易之理也麥曰誠然此等學問當何以求之拉曰難言也予非虛無黨之傑出者豈知其中奧妙哉麥曰試言之庶幾互相討論以求進步也拉曰如是則請就予所知者爲諸君告焉予以爲本黨同志所當求之知識固多而萬不可不講求者道德也夫道德者人之大本也本不立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也君獨不見巴比羅夫乎其才非不佳也而其所以敗類者無道德心而已人之初立志也貴能專一能專一故能寡慾能寡慾故能犧牲一切而養成一種淡泊高尚之性質不爲俗情所累犧牲目前有限之幸福而以同胞將來之安寧爲希望如是方能堅忍精進只知爲國家爲人民担任應盡之義務以此身爲公共之身無所顧惜質而言之即毋自欺三字也亦即吾人立身之第一要素也麥曰以上云云予雖不能安而行之尙可勉而行之蓋吾人將置身於本黨必先有如是觀念我儕今日正所謂犧牲一身之幸福而置身於危之境者也但身雖危而所謀者固萬世不易之安即國家之前途寔是賴焉無如腦室空空毫無辦事之知識幸君有以教之拉曰予自入本黨以來將近一載寸心所得者約有數端然閱歷甚淺恐不足有裨於諸君請言其略而就正於諸君焉一日養心心爲一身之主宰故古人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馬倫使不養則私慾錮之而濁氣質蔽之而昏遇有事故驚慌失措鮮不敗矣

必須培以道德。練其膽氣。使事未來而心不預期。事方來而心不駭亂。事既過而心不留戀。見小事不存輕易心。見大事不生畏怯心。然後心志從容。舉止安詳。雖有強敵。亦不爲所震懾。而失常度。支那古籍所載。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之謂也。一日性情學。研究此種學問者。凡遇一人。必先察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所喜。以定其人之位置。而取其長。舍其短。使貪使詐。皆得其宜。不致爲人所欺。閱歷愈多。眼光更確。此任國事者之要務。而任運動員者。最不可少之學也。然此學亦必須精於醫理。嫻於皮相術。以輔其不及。一日急辨學。此學予不擅長。近日甫思研究其術。在遇事之頃。立刻剖析分明。辨誠僞。虛實於轉瞬之間。而定對付之方針。則待偵探。可以不見形迹。理公務。可以操縱得宜。是爲吾人圖成之第一要義也。一日瞬才。其功用頗偉。用之表明大義。則可使異己者。舍其從前之理想。而爲我用。是去阻力。而謀澎漲之要義。爲運動員者所當極力研究者也。一日記憶力。此事關係極大。須早爲之所。庶臨事不致無所措手。倘腦力太劣。亦須練習。俾能強記。或以記事簿助之。亦可。然終不如藏諸腦室爲愈也。一日科學知識。其爲用也。凡百皆宜。而在本黨爲尤甚。此盡人皆知。不待言矣。至於天下大勢。各國情形。尤當注意。凡一聞一見。皆與吾人有密切之關係。不可因其細微而忽之也。麥曰。得聞高論。茅塞頓開。今後予當盡力從事於此事。拉曰。以上所論。其大概耳。欲收其功用。則在善學之者。次曰。上午瓦因及迦蘭移。至旅館分居。以備巴比羅夫來訪。下午一時。迦蘭獨自乘馬車。至巴寓所。巴曰。瓦因夫人。胡不來。迦曰。彼

今日偶感小恙不能同來。妾自昨日見君後，大有情不自禁之勢。妄念又發，雖夢寐中不能忘也。故今日彼雖不能同來，妾亦不得不至。無人在傍，更可隨意暢談，亦最佳之機會也。妾今日欲與君作竟日談，君許之否？巴曰：卿多情如此，感甚。迦曰：君日昨所言，妾思之甚爲君危。君將何以處？此巴曰：予實無善策。自此事發現後，予甚危懼，頗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情形。予幾疑摩斯瓜之數千萬人，非偵探卽虛無黨。雖密斯等亦疑之也。迦曰：疑妾等耶？君以妾等爲偵探乎？抑或爲虛無黨乎？言何趣耶？言罷大笑不止。巴曰：非予多疑，蓋彼黨之女黨員甚衆，警署之女偵探亦夥，稍不謹慎卽爲所算，何敢大意？迦不悅曰：君旣疑妾等，何必容妾近身，真以性命作兒戲乎？望君必不可如是。凡可疑之人，務遠之。君之住所亦不可使人知之。無事更不可他出，於警長前必露一種無能之狀態，以備日後退職之地步。此卽妾之臨別贈言也。妾在此必使君不安，妾不忍也。妾行矣。君其自愛，言罷起身欲行。巴曰：予戲言耳，予何敢疑卿。請安坐。毋躁。迦曰：否，否，誠告君，妾實愛君，故隻身來會，不意君竟疑之。惡之。妾何以堪？嗚呼！一見棄於英人，再見疑於君，妾不敢再言愛情矣。請從此別。巴曰：請稍坐待，予一言。迦曰：君何言者？請速言。巴曰：予經是變神魂，俱失。今知罪矣。密斯倘不我恕，惟有請死於密斯之前，以明予心。予今方寸旣亂，語無倫次。密斯當憐而恕之也。迦曰：此言信乎？果不疑妾耶？巴曰：愛之不暇，焉能再疑卿也。迦曰：如是則請君恕妾之不遜，勿稍減以前之愛情，則幸甚矣。巴曰：請勿復言，此遽起向迦求婚。迦曰：此可暫緩。我二人猶新交也。妾自被

英人欺後實不敢輕易許人。今幸有數月之逗留爲時尙多。花自有香。不過稍遲時日耳。况妾旣委身於君。則君之一切亦不可不知之。獨詳焉可。草率從事乎。昨日聞君所云。妾實憂之。君果無善策乎。巴曰。然誠無善策。迦曰。如是將奈何。巴曰。實無如之何也。迦曰。加沙羅夫今何在。巴曰。現拘禁於警署之拘留所。聞已將定案。將來必發往西比利亞。迦曰。想彼必難逃脫。巴曰。然。迦曰。倘被逃脫。則君險更甚矣。蓋彼旣爲彼黨之首領。其能力必有可觀者。今加旣被捕。事權必不統一。倘有善策。此刻爲之。尙能有濟。巴曰。然奈無善策。何。迦曰。妾之愚見。宜先致書彼黨。告以此後永作傍觀。派再不敢有妨害彼黨治安之事。彼黨或能恕君。巴曰。奈警長之命令難違。何。迦曰。君尙欲作偵探乎。真以性命爲兒戲耳。君真愚矣。巴曰。予非愚不得已也。迦曰。警長之命令雖嚴。盡力與否則在君。况君係初入黨者。固有辭以謝之也。君須知多捕一人。則彼黨仇君愈甚。倘不殺君。則彼黨無安枕之日矣。君豈不更危乎。巴曰。誠然。此等可怖之思想。存於腦中。已數日矣。適纔予之疑。卿亦爲此也。昨聞瓦因夫人所言。設法竊出秘密章程。還之彼黨。一事確係妙着。無如警署公事箱之秘密機關。不知開法。何以竊出。言罷。長嘆。迦曰。君何以知其有秘密機關乎。巴曰。當予交此秘密章程時。警長卽命書記官藏於公事箱內。予告之曰。公事箱易爲人思及。恐爲人所竊。警長曰。無防。此箱有秘密機關。不知者稍進前。卽被槍擊。不能竊也。予以此知之。迦曰。警署中。知此機關者。共有幾人。巴曰。甚少。守此房者。或知之。然未可必也。迦曰。卽彼知之。君不能假其力。亦與不知等耳。

容妾思之。妾必有以助君也。言時自鳴鐘已報五點。迦曰：妾暫歸去。明日得暇當復至也。巴曰：予謹依卿言。斷不他出。望卿早來以解予之寂寞。迦曰：諾。遂自出乘車歸寓。至麥得處見衆晚餐方畢。向麥得曰：波爾等來否？麥曰：已至矣。遂向吸煙室呼曰：波爾君、卡斯得君請來一談。語未盡二人已至。麥爲之彼此介紹。迦將日中所得一切情形向衆布告。對波爾及卡斯得曰：君等知此秘密機關之作用否？波曰：予不知也。卡君知之乎？卡曰：予亦不知。君能設法調察否？卡曰：不能。予只知公事箱設有秘密機關。其機關之作。用全署中除警長及書記官二人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平時又禁止他人不許到此。予之留心此機關已非一日。然終不能悉。至於竊回章程恐難能也。迦曰：章程終必取出。不過稍費手續耳。可惜在坐諸人無善穿窬術者。拉克曰：不如電知哈克羅夫請其派一善此術者來。此此事不可久延。時日久恐生變。皆曰：善。卡曰：予爲書記員。倘有抄錄等事。予能知之。警長欲將黨員捕齊再行報告。聖得堡警署故數日內尙可無事。迦曰：巴比羅夫當速誅之也。否則我等行事諸多不便。麥曰：然當晚即宣布巴之死刑。古利願往殺之。麥許可。古攜一極小之手槍與三五零星之物而去。是日夜十二時有半。巴猶未睡。方凝神默思。迦蘭之美與迦蘭之多情。忽聞門外有人行走。猶疑迦蘭夜至。自思外門已閉。彼何能入。方欲起視。一人已入。即古利。巴注目視之。見非迦蘭。即叱之曰：深夜入人居室。行同竊賊。是何道理。其人笑曰：汝猶在夢中耶。靜聽予言。予今奉本黨之命令。古言至此。巴即大叫曰：予今後必守本黨之法律。保守一切之秘密。

倫再犯甘受本黨之裁判必不食言務請恕予古曰予無權恕汝巴曰請同至本黨可乎古曰予亦無權爲此予只知有本黨之命令不知其他巴曰已矣迦蘭乎予不能見卿矣古取一白藥丸擲其前曰食之巴取丸在手淚如泉湧猶曰君真不能恕予乎抑何忍也古曰予無權恕君予已言之矣請勿多言食之可也巴知不能免不得已食之不數分鐘藥性大作倒地而死古亦爲之一嘆



乃取其黨中之暗號而去次日下午警署方知派偵探多人辦理此案終未能查獲晚八時哈克羅夫所派之人已至其人爲誰即洛特是也拉克曰君來何其速也洛曰予乘早車來

者故此時卽至願將此處情形詳細告予拉爲之細述顛末洛曰予本不善此術惟予體力頗佳且極靈便可以登高越屋至於秘密機關予見之亦多自度或能查出開此箱之方法故勉任之成否則不敢必

也。因與拉卡二人同至警署附近審察。一週三人至警署。卡指一樓曰：公事箱卽在其中。洛見此樓四面皆不與他處相接。度欲入此樓，必由院中經過。卽問卡曰：院中有何意外之設施否？卡曰：無之。惟邏者頗多耳。又曰：院之東南隅有花甚多，或可隱身。洛曰：諾。復向東南隅審視良久曰：可矣。遂回至寓所。時已十二句鐘矣。迦蘭問曰：所見若何？洛曰：予今夜至警署一行，能否取回原件，則不可知。予意必見此箱後方。可決定竊此物之方法。言畢，取出一件褐色之衣，衣之又易去其平日所着之靴，着橡皮靴，取一偵探梯及三五甚小之物而去。至警署時已一句又二十分鐘。是時警署之人皆睡，惟邏者往來遊行而已。院牆本不甚高，卽由東南隅越入，隱於花叢之中，待邏者他往，卽至樓下，見其所欲至之處，距他約四丈餘。欲由門入，則門已鎖，更恐不能如願，則稍留痕跡。警署必愈加防範，將來竊取此物更爲不易。幸洛已慮及此，而帶有偵探所用之軟梯，卽順此梯而上，用小刀啓其窗，窗開，又以偵探燈細察，察畢方入。入後緊閉其窗，蓋恐爲邏者見也。復以其偵探燈細查，見左牆之下公事箱在焉。更見箱前之樓板與他處稍異，他處或有足跡，此則無之。洛乃選有足跡者踏之，見此箱係一極大鐵箱，上有暗號，不知者固不能啓也。洛知不能如願，久留於此，亦甚無益，不如早歸，別求調察暗號之法。復由窗出而至寓所。時已三句又五十分鐘矣。迦蘭問曰：所事如何？洛曰：未能如願。因將始末告之曰：君由窗出，想其窗必難下鈕，倘爲警署查出踪跡於竊，章程一事未免又加阻力矣。洛曰：否否，予已下鈕，屋內并無痕迹，請勿多慮。迦曰：君已下鈕。

乎。君真能者。洛曰。此非大難事。惟調察此箱之暗號。誠不易也。蓋知此暗號者。署中惟二人耳。衆曰。如是。將奈何。洛曰。世間無難事。予終必取回。予已思得一策。然未免有不道德之嫌。故不欲輕用。容予再思之。總期將此章程取出。方罷也。時自鳴鍾。已報五打。因各歸臥。次日上午。洛使人請卡斯。得至。卡曰。日昨。君已見此樓之位置。可有善策。否。洛將昨夜登樓之事。告之。卡曰。君已入此樓乎。此舉誠不易也。洛曰。警長何名。彼常外出乎。卡曰。彼名加拉盧。每日五時後。必至公花園。洛曰。警署辦事人幾時方散。卡曰。五時必散。倘有特別事。則不定。洛曰。近日有特別事乎。卡曰。無之。洛曰。可矣。今日下午五時。請君至公花園候門。外無使。加拉盧見之。俟彼出公園。君即尾之行。至警署。君隨之入。及至儲公事箱之樓。彼必將秘密章程取出。交付君手。君接章程後。即自來。此任彼所爲。不可久留署中。並不可稍露驚慌之色。是爲至要。卡聞之。不能解。問曰。彼肯將章程給予乎。洛曰。此中自有深理。君但謹記。予言行所當然。即事後。彼亦不自知。君仍可在。此安身。保無他變。卡熟記其言而去。是日。麥得面多現憂色。洛見而問之。麥曰。昨聞君言秘密物件。恐難取回。是以憂也。洛笑曰。今日下午七時。前將歸。君秘密章程矣。麥曰。君勿戲言。予寔難堪。洛曰。予誠非戲。君請勿過憂。致精神損失。悔之晚也。麥曰。君言果信乎。洛曰。誠然。麥曰。君將何以取之。洛曰。姑勿問。予自有方。君靜候之可也。下午四時。洛曰。君等勿出。予去。即歸。言畢。自去。衆未便多問。聽其自去而已。洛出行。至公園。俟於門外。未幾。一車飛奔公園而來。洛隔窗觀之。見其人之服色。因知其爲警長。頗訝。

其早越時。卡斯得亦至。洛曰。今日無特別事乎。卡曰。無之。洛命卡候於門外。自入公園。見加拉盧方在觀花。左右並無他人。洛遽行至其後。呼曰。加拉盧。晚安。加拉盧亦答曰。晚安。然仍專注目於其所觀之花。殆不以來者爲意。乃其平日自大之習慣使然也。須臾竟隨之去矣。至園門。洛向加之車。夫囑曰。汝在此守候。不可他往。車夫見彼二人攜手同行。度係主人之友。不敢多問。唯唯聽命。至園外。更呼卡斯得同行。至無人處。向加拉盧曰。汝速將虛無黨之秘密章程交卡斯得。不可使他人見之。交後即來。此速去。勿延言。罷。加向警署奔去。卡亦隨之去。至警署。已六句鐘。辦事室已無一人。加上樓。卡亦隨之上。至公事箱前。見加將暗號。上下配合。後取鑰開箱。將章程拿出。交卡。卡接章程後。稍一過目。見確無差悞。即攜之去。警署無知之者。至寓所。洛特已歸。將章程交洛。洛呼衆至。使麥細看。有無差悞。麥看畢。立起連呼。虛無黨萬歲。因問洛曰。君有何能。竟能如此。洛曰。此不過假催眠術之力耳。遂將本末告之。衆聞之。齊呼萬歲。洛曰。秘密章程雖已取回。加沙羅夫尙未救出。我儕之事。猶係未了。予意救加君。尙需時日。拘留所予雖能出入自由。然不能負加君同出。予意救加君。必須定案後。發往西比利亞時也。然此事當在一月之後。此一月之光陰。豈可虛度。予見此章程。尙須重訂。不如乘此時。將本黨之章程。大加改良。擴充範圍。不識諸君有同心否。衆皆曰。善。麥曰。我儕何日開會。洛曰。後三日可矣。麥曰。如是。予暫以本黨首領之名義。招集黨員。可乎。洛曰。只招主動黨員足矣。麥即自出預備傳單等物。卡亦歸。洛遂使人電告哈克羅夫。一切事實。并

請其到會。是晚加拉盧將秘密章程交卡斯得。後出警署復向公園而來。行至中途催眠術之功用已盡。自忖方在公園觀花。何以至此。又憶似有一人曾呼己名。其人爲誰。亦不自知。予路中不能自決。忽見其車迎面衝來。因止其車。乘之歸至寓。後猶不自解。頗疑神經患病。故是夜眠極早。次日精神猶覺不暢。然爲職務故。不得不至署視事。方欲易衣。忽聞壁上電話鈴聲大作。就而問之。知係警署發來者。復問何事。答以公事箱中之虛無黨章程失去。請速來署。加聞之如霹靂。雷過頂冷水沃臂。知覺頓失。良久方甦。一手撥案。一手取帽。連聲大呼曰。車夫。車夫。速來。速來。即乘車飛奔警署。甫入門。書記官告曰。予今早來此辦事。見各門大開。予心疑之。比至公事箱樓上。則見公事箱大開。檢查箱內所有之公文等件。他物皆如故。惟虛無黨之章程已不翼而飛矣。予電告長官。後即電招偵探。此刻本署除書記員外。尙無知此事者。偵探尙未至此。即此案發現後之情形。請長官從速定奪。言際偵探亦至。加呼曰。偵探。速來。時偵探方立門外。聞呼即應聲入。加曰。本署出有要案。公事箱中之虛無黨章程被竊。速同至樓上偵之。偵探曰。請勿使多人入。恐亂遺迹。難以着手。加許之。乃自與三偵探一書記官同入。餘皆俟於樓下。時卡斯得亦在樓下。與衆書記議論此事。咸曰。必係虛無黨所爲。卡亦唯唯。否應之約二小時之久。加與偵探等方下樓。至秘密室密談。加問衆偵吏曰。君等有所見否。探長曰。無之。更問曰。知此箱之暗號者。共幾人。加曰。只予與書記官二人而已。又指書記官曰。彼係貴族。又爲予之知心。決無他慮。此箱有一定之暗號。不知者決

不能開配合暗號更有一定之次序且此暗號一日數易稍有差悞卽被槍擊探長曰君等近來曾接見可疑之人否二人共答曰無之探長曰本署人員君等有心疑者否加曰無之他人亦無登此樓者探長曰予度竊此章程者必彼黨中人彼何以能知此暗號則一極大之問題也此事若明其他自迎刃而解矣加曰誠然然當何如探長曰容予偵之遂辭出是日下午加拉廬乃委裁判員開加沙羅夫之審判時加沙羅夫方在拘留所靜坐自思此身已失自由而本黨之秘密章程竟落敵手倘此章程不能取出本黨之前途何堪設想忽看守員來傳曰今日有審判加不以爲意隨之同去至裁判處見此日係開正式之裁判官曰君子黨員共有若干人加曰數千耳又問曰此會爲何時所成立加曰成立甫年餘又問曰今日君已被捕君之黨事何人辦理加曰予已委人自代又問曰代理者何人加曰此事予不能言君必欲問予將欺君矣判官曰君不懼乎君誠不言惟有按律定案恐將發往西比利亞矣加笑曰任汝爲之何懼之有判官曰愚哉君也君倘能改過自新將黨員盡數供出以君子才力本署必加重用加不待其言畢卽大呼曰污耳之言予不願聞予乃一男兒也大丈夫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予雖非英雄然愛英雄敬英雄亦常以英雄自勉今旣被捕有死而已汝雖釋予予之死罪亦所難逃蓋予係本黨之首領預防本黨一切之危害爲予之義務今日之變實予一人之過予之不職亦何待言雖不被捕予亦不招集黨員開予最後之裁判諸同志或能恕予亦決不自恕死固分內事何必多言試問世之不死者有幾人

今日之死與不死特數十年之差耳。今爲本黨而死，自謂死得其所。予心甚安，惟秘密章程落汝輩之手，未能取出，爲一恨事。判官曰：昨日已被汝黨竊去矣。加曰：信乎？判官曰：信然。今日之裁判即爲此也。加聽其言，觀其色，知非虛言，乃大喜曰：如是我無憂矣。更對判官曰：此實出予意外，更問何以竟能取回判官。曰：予未得其詳，復又反罷。比喻令加自新，皆爲加激烈之言。所止判官知不能屈，乃止。至五時後，卡斯得將加沙羅夫裁判之情形，以及探長之舉動報告。麥得等洛特曰：加君不愧爲男子，然我儕必有以救之也。卡君乎？此後加君被審之情形，及探長之作爲，尙望隨時示知。卡曰：此何待言？此日下午六時，哈克羅夫至洛特將前事細述一次。哈曰：探長有何意見？洛曰：未之知也。卡斯得君在警署有何信息？彼必來報。哈取章程觀畢，麥得曰：明日到會者皆主動黨員，約二百餘人。予意加沙羅夫一時恐難救出，卽救出後亦難久留於此。予不能負此重任，欲從新選舉首領，更謀進行之方法。哈曰：善。君明日宣布可也。次日下午一時，黨員齊集開會。首由麥得宣布開會宗旨，復提議選舉首領。衆舉洛特舉定後，洛提議改良章程及各黨員自認義務。其言曰：會章爲本黨之根基，必求完善，與其繁而不切，不如簡易行。乃將所提議之事件對衆宣布，間有異議。後由洛解釋其用意，議始決。洛更進言曰：予意本黨今後一切事務改良，概歸各黨員自任，俾各盡其長，不能由首領派放。諸君以爲何如？衆皆贊成。後一黨員報告，彼查得一秘密會黨員甚衆，多係女子，專尙暗殺。凡偵探或政界中人，有與虛無黨爲難，或蹂躪人民者，則刺之。名曰俠議。

黨。此黨無的實之介紹。不能入步。更聞此地軍隊中亦有秘密運動。雖係傳聞。以予意度之。必爲實事。願君等注意焉。迦蘭曰。此事不可不調查。洛曰。然調查軍隊一事。予自任之。調查俠義黨者。誰乎。瓦因曰。俠義黨黨員。卽多女子。予輩若任調查。當較君等稍易入手。洛曰。善。散會後。洛等各行其事。三日未得要領。蓋俠義黨非常秘密。亦不求十分發達。期有一黨員。卽得一人之用。軍隊中之秘密會社。近因加沙羅夫之變度。警署偵探必嚴。諸事分外謹慎。故洛等虛費三日之光陰。不能如願也。一日下午。卡斯得來報曰。探長已查出要領。知係催眠術之作用。幸予當出警署時。無見之者。今已查獲可疑者三人。終日使偵探尾之。而此三人非常之狡。諸偵探無如之何。恐一二日間不待查出破綻。卽捕之矣。洛因問曰。偵探所尾者。究係誰。何卡曰。彼爾君受探長之命。亦尾一人。彼云。非本黨中人。此人名盧布克。想係俠義黨之黨員。洛曰。君與波爾君分手在何時。卡曰。予與彼分手。纔數分鍾耳。洛曰。現在何處。卡曰。在公花園。洛聞言。卽乘自由車如飛而往。是日上午。波爾奉探長命令。尾盧布克。至公花園。波爾雖不欲爲探長盡力。而探盧之破綻。頗欲爲本黨而查。其人是否俠義黨之黨員也。至公園。欲借一事與盧接談。又恐遊人象多之地。非深談之所。方在籌思之際。洛特已由對面之小亭而至。波爾見之。不敢直呼洛名。惟以手作暗號。招之。洛見之。絕不稍動。乃就棹坐下。波爾初猶不解。轉瞬間。忽會其意。乃變查探。其人之意。爲防備其人心。適賣新聞者過。其前順購一張。展開閱。方畢。盧布克卽向波借閱。並問曰。有何新聞。否。波曰。虛無黨之一二。

事耳。俟其閱畢，乃問曰：君之姓名可得聞乎？盧曰：僕名盧布克。請問君名，波告之。盧曰：君閱此報之論說，作如何之意見乎？波曰：小人無遠慮，敢問君意如何？盧曰：予意此報之主筆實政府完全之臣妾也。虛無黨者我國之志士仁人也，彼等犧牲性命犧牲幸福舍萬死不顧一生所謀者皆爲人民爲國家圖安寧求公共之利益著此論者反非笑之唾罵之。試問其尙有人心乎？波曰：誠然。予亦恨之。然無如何也。盧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豈可無所作爲甘與草木同腐耶？波曰：奈才力不足何？盧曰：予豈多才者哉？但義務所在無如之何耳。況乎犧牲一人之生命以求多數人之幸福顯然易見。君其有意乎？幸勿取自殺之主義而悞此好身手也。波曰：誠告君。予欲入黨久矣，奈無介紹者何？盧曰：君如有意，僕卽君之介紹人也。波曰：君能爲予介紹乎？君當係一黨員矣。近聞警署失去君黨之要件，君亦知竊此物者爲何人乎？盧曰：此事予知則知之，惟以君非本黨不能告也。倘君必欲知之，須在書名後方。波曰：君與加沙羅夫爲同黨乎？盧曰：然是本黨之首領也。波見其口吻已知其非善類，及聞自認加沙羅夫爲其首領，意乃大定。蓋本黨之黨員波皆識之，此人則波不識也。故敢必其爲偵探，然頗怪彼爲同署中人何以竟不之識。後乃知係由聖彼得堡初調來者。波曰：君之同志共若干人？盧曰：君係未歸化者，予有保守秘密之義務，不能相告。盧曰：此言蓋欲借此以止波之問也。波曰：如是請卽至君黨書名可乎？盧曰：此時尙不能。君必欲書名，必受本黨各方面之調查，查實後方可書名也。波曰：旣如是，日後當於何處覓君能將君之寓所見告。

乎。盧曰：予明日自來此會。君波曰：善。又曰：君善飲乎？盧曰：予甚嗜飲。波曰：今日予心甚樂，請同至一酒館小飲可乎？盧曰：甚善。遂同出公園至警署附近之酒館，方飲數杯。波即借故出使，盧靜俟其來。乃至警署，引警查數人至，捕之去。及至警署，警長見之，即命釋放。因盧與波同爲警署之偵探也。二人相顧一笑。蓋探長疑署中有虛無黨混迹，其中故使初至者探之。幸波爾得洛特之指示，未被所愚。此後探長益信任波爾矣。一日，瓦因偶至劇場，見坐客甚滿。因是日有一新戲初次開演，度彼俠義黨之黨員必有到此者。入場後，不卽選座而遊行。場中僞爲擇佳座者，見東面樓上女客甚夥，乃趣坐其旁，密察其動靜。見樓下一女似向其同坐之女客，以手作暗號者，又見此女客似已會其意，稍一回顧，卽下樓去。瓦亦隨之去。然不敢近前，恐爲二人所疑。忽見二女共入酒館，瓦亦尾之入。立樓下片時，俟彼登樓坐定，乃步之上，潛查其動靜。不意已爲二人所知，見其彼此耳語。其一偶一顧瓦，瓦卽問曰：頃坐劇場樓上者，非密斯等乎？何以亦來此乎？其一答曰：予甚饑，故來此稍進食物，獨來殊覺無趣，故約呵姊同來耳。密斯亦何至此乎？瓦曰：予今精神不爽，來此稍飲波蘭地以解沉悶。密斯等食後猶至劇場乎？去則請同行也。其一曰：甚佳。瓦曰：請問密斯等何名？其一曰：予名笳利尼，彼名瑪利爲予之知己。夫人何名？瓦曰：予名瓦，因現居火車站之東首，密斯等居何所？耶瑪曰：予等居夫人之對門。夫人不知耶，與夫人同居之女子，果誰氏乎？瓦曰：彼名迦蘭，亦予之知己。明日約彼同至貴寓一談如何？迦利尼曰：果然。明日必在敝寓候駕也。瓦見彼二人。

似有事計議。自思若不暫避，非特與已事無益，更恐悞他人之事。因向笏利尼曰：請密等斯等稍坐，予去。即來笏利尼方欲發問，瓦已起身下樓。瑪利見瓦下樓去，即告笏曰：明日上午九時開會，請於明日八句半鐘至辦事室。笏曰：諾。所提議者何事？姊知之乎？瑪曰：不知也。笏曰：既如是，妹必如時至。瑪又曰：瓦因爲人甚可疑也。姊其留意焉。笏曰：然妹固疑之，姊知彼何爲來此乎？瑪曰：妹烏乎知之？笏曰：彼之來此，實欲調查我儕之爲人也。方彼之入劇場也，予見其行爲迥異常人。當其選座時，佳座固多，彼皆舍之而坐於妹等之傍。因彼處能見出入之衆，凡出入者，彼必留意。雖彼之視線似乎注意優伶他人，或爲其所愚而不能逃。愚妹之眼光也。妹固知其非因觀劇而來也。後姊入，妹見彼似頗注意，及姊向妹作暗號時，彼復故作未見之態。然妹確知彼已見之。我儕來此，彼復隨之。而至今因我儕談話不便，故復辭去。移時彼當復至也。瑪曰：姊意此人爲何如人？笏曰：妹留意此人久矣。以妹意度之，亦我儕之一流人物也。其同寓之迦蘭予曾使人調查，奈不能得其要領。明日彼等若至，再爲設法探之。或亦加沙羅夫之黨員也。言至此，瓦因已返。笏曰：夫人來乎？瓦曰：時已不早，我儕其行乎？笏曰：善。遂共至劇場。至十一時又十分，始各歸寓。所次日，瓦因乃約迦蘭同至笏利尼之寓。笏延之入客室，瓦曰：此地非談話處，請同至密斯臥室一談可乎？笏曰：可。因共入臥室。瓦曰：密斯等之爲人，予已盡知。幸勿再諱。笏曰：何謂也？迦曰：密斯等尙懼予輩爲偵探。耶予輩果爲偵探，密斯等早被捕矣。密斯等昨日所言呵姊，瓦因已皆聞之矣。笏笑曰：瓦因夫人真

能者何以竟聞之也。瓦因曰：予於窗外探知之。然立身戶外竊聽他人私語，此等行爲君子所不取。文明社會所不容，心甚不安。予之罪亦何能辭。祈密斯等體予當時急迫之情形而恕之。幸甚。笳曰：是何言者。夫人倫爲一己之私事而爲此，予雖不肖亦知惡之。遠之而不欲與夫人相見矣。今夫人爲國家爲人民而行，已所難堪之事，乃可敬可愛之。至何過之有乎。瓦曰：請勿覆言。予甚難堪。迦曰：密斯等係俠義黨乎。笳曰：然。密斯想係加沙羅夫之同志矣。迦曰：予爲本部之黨員，因事來此。昨聞俠義黨之宗旨及其行爲，欽佩之至。故欲一見之。笳曰：貴黨宗旨本黨甚願聞之。故特來調查一切。密斯等能將黨中情形及組織方法爲予輩言之乎。迦曰：此事無本黨首領之命令不能相告。笳曰：諾。然貴黨首領今在此乎。迦曰：然。笳曰：如是。明日予將引本黨之首領同至貴寓，請密斯等先約貴首領候於貴寓可乎。迦曰：可。然不知密斯等究係何意，何爲欲見本黨之首領乎。笳曰：予只奉黨中命令調查君等將來之方針，則非所知也。然以予度之，本黨之首領或有意與貴黨連合，是否則未敢必。倘本黨首領果有此意，不知貴黨作如何之對待也。迦曰：本黨首領確有此意，故命迦等調查之。倘能見諸實行，誠佳事也。笳曰：明日上午九時予當約本黨首領同往貴寓也。迦曰：然。予輩尙有他事不能久坐，請暫別。遂同瓦因歸寓，將一切報告於洛特。洛曰：予明日往迦蘭處赴約。哈克羅夫君請在此勿出。恐卡斯得有所報告。蓋明日加沙羅天之案可以結局。誠恐有何變故也。哈曰：諾。次日早八時洛至迦蘭之寓坐未久，笳利尼已約其首領基洛別夫同至。迦

爲介紹基曰。昨聞密斯笳利尼言。故來此。今所欲者。卽君等組織此黨之宗旨。並將來進行之方法。倘不見疑。幸見告也。洛徐告曰。予等抱四海一家人類平等之主義。奉獨一主宰之眞神。謂四海之民。皆斯神之愛兒。故厭弱肉強食之世界。冀造自由平權之天國也。然此乃血之代價。非假破壞之力。犧牲多數之生命。絕不能以達此目的。今也政府愚民之術。日工殺人之術。日巧報館有唱自由者。則曰。防害治安而封之。人民有說平等者。則曰。謀爲不軌而誅之。夫殺人者死。定律然也。而殺一人。何如殺千萬人。每歲因爭自由而發往西比利亞。因唱革新而試野蠻政府之斷頭機者。又何止千萬人。於律又當何如。耶嗚呼。不自由。毋寧死。一息之氣。尙存三尺之權。當憤生不能有益於世。何若速死之爲愈。此我儕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欲推倒現在之惡劣政府。而別建共和新國之原因也。洛波蘭亡國之民。自信爲蒼生爲人道而盡力者也。天下不少俠義之士。倘聞風興起。拔劍來助。演一極慘之活劇。爭回天與之自由。救數億萬生靈於水火之中。上帝有靈。必福祚之。且予主張共和政策。而必以破壞爲先導者。非敢以國民之頭顱血肉爲兒戲。蓋欲享自由之幸福。不可不先經自由之苦痛。理固然也。然欲達此破壞之目的。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萬弩齊發。萬馬齊奔。集羣力於此一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政策。我輩所夢想之共和政體。自由天國。或不難見。諸實事。復以一種可悲可壯可歌可泣之語氣與態度。滔滔而言曰。今也貴族之蠻力愈張。平民之自由難望。不見夫貧民乎。生計日艱。自存無術。終日操作。猶不能自給。不得已而走險。爲

盜一朝被捕則致之死地。每因凍餓而死者何啻數萬。誰寔爲之。而至於此。至於愛國志士發往西比利亞者尤更僕難數矣。嗚呼。法蘭西之國民能爲自由演出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我儕獨不能爲自由而與惡劣政府宣戰乎。況乎今日之民心已非昔比。苟有能者出而運之。則法蘭西之事不難復現於我國也。基曰。君之志。僕聞之矣。敢問君等組織此黨之方法及將來辦事之方針。洛曰。此黨一切之組織均未經予手。蓋予亦初歸化者也。承諸同志之謬舉。暫攝此支會首領之任而已。雖然。本黨組織之方法。予亦聞之本黨組織之初。不過數人耳。而此數人者。並不求執力之。彭漲務求機關完善。必其人之道德學術十分可靠。方許其歸化。費去年餘之時。日黨員僅百餘。然此百餘之黨員。則皆非常人也是後。以此百餘之黨員。四出運動。不三月。已增萬餘。至於今日。以本部分部合共計之。則得七萬餘矣。而此七萬餘之黨員。又有主動被動之分。主動者。方可知本部之秘密。被動者。則不能知也。基曰。主動黨員共有若干。想君必知之。洛曰。二萬餘耳。而此二萬餘之主動者。又共分七部。一曰參議部。一曰調查部。一曰實行部。一曰兵事部。一曰外交部。一曰經濟部。一曰書記部。各有專責。分會亦如之。至將來進行之方針。則在運動軍界。夫軍隊者。政府爪牙也。旣欲與政府爲難。則不可先去其爪牙。況乎我儕果有若此之能力。則軍隊反能爲我用。此一舉而兩得者也。軍隊苟能爲我用。則其他之問題。悉迎刃而解矣。基曰。君真布魯東巴克甯之流亞也。誠不愧爲君黨之首領。而君黨之黨員。竟能於數日中。識君其才力。亦可想而知矣。蓋世人

必自爲英雄。方能識英雄也。洛曰：君遇獎矣。予實無知。不過不甘自暴棄。以無才二字推盡一身之義務耳。君黨之宗旨及方法。予雖聞之。然未能深悉。敢請詳細告我。基曰：吾生長於貴族。不更世事。初聞虛無黨。深恨之。不以爲然。既思其故。方起一種欽敬之念。然予實不願爲也。後讀其秘密出板之報紙。義務之觀念忽生。又知現在之政治。萬不容不變。復思己身。雖係貴族。然有不免爲君主一人之奴隸。故由彼時貴族之氣習。一變是後。每欲投身於虛無黨。而彼時予父方爲警察總監。欲與虛無黨中之人物結合。殊不易。易蓋疑之者多也。後幸得一學友。彼確係一黨員。及與之談。自覺此身一無所知。何堪爲此。予之志一挫。後得彼之勉勵。予之氣又一揚。蓋彼時予誠一無宗旨無意識之動物也。是後談既深。交既久。予之宗旨已定。彼亦確知予之爲人矣。一日彼問予曰：君之宗旨。僕之爲人。彼此已皆深悉。不容再諱。今日自由民權之空氣。已向北歐吹來。民族帝國之潮流。已遍全國。露西亞終不免一揚之大破壞。蓋不破壞則人民之自由幸福。終不可得。而造此破壞之事實者。必爲虛無黨。君其有意乎。予彼時方在縱談。忽值此問。蹉跎久之。竟不知所答。彼又曰：君猶有所顧惜乎。何愚也。夫人誰不樂生。惡死。無如欲求生。則不能不先舍生。雖畏死。亦終不能免死。與其病死於牀榻之上。何若爲國家爲人民而死於戰場。况乎犧牲一人之生命。以求公共之幸福。所失者小。所償者大矣。予曰：否否。予之所以躊躇難決者。恐予才力不長。以言此耳。予非支那人。何至貪生懼死。彼曰：君勿怒。幸恕予言之太過。然則君今而後將何如耶。

（未完）



長篇名譯

結核菌物語

吳門天笑生譯述

第一 我就是一個結核菌

看官們。我就是一個結核菌。我們的種族是喚做黴菌種族。我的體積長不過三密格倫人家的肉眼是瞧不見。我們的定要用了什麼顯微鏡纔瞧得見。我們別瞧我們是一點極微細的東西。可是也備有生物的資格也在這世界上很有力量呢。我們這一族生存在這個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別說我們自己不知道。便是世界上最精於算學的人也算不出咧。因為人家始終瞧不見我們。就是顯微鏡中也要用極精巧的顯微鏡也要有極熟練素有經驗的人。才可以和我們見面。堪笑有一班醫生。終生也沒有見過我們的面。倒也在那裏嚷着結核。結核有什麼用處。最可恨的却是距今前二十餘年。德國這位名喚科霍的醫生。這人不知道有什麼魔力。被他無日無夜的研究。瞧出我們的正體來。咳。諸位想想。既然被他瞧見了。怎麼不想撲滅我們嗎。從此他在醫學界裏頭指引了一條大路。許多醫生極力的把我們攻剿。

逼得我們走頭無路。咳。科霍啊。科霍。你在人類中總算一個大恩人。你知道我們和你是不共戴天之仇。誓不兩立呢。現在大家都說四十年裏頭要把我們種族絕滅。這也是一句空話。那裏當得真。照我們現在的勢力。瞧起來。怕人類雖絕。我們的種族還不絕呢。

第二 我族之繁殖法

原來人類的繁殖法和我們種族的繁殖法是大大不同。現在不必講別的就是人類的生子一定要兩個人。這兩個人便喚作夫婦。夫婦之外還有什麼小老婆私生子種種不正當的名稱。總之要兩個人纔能生子。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萬沒有一個婦人家可以單獨生子的。有時他的男子曖昧不明。便造出什麼明月入懷種種感應生子的話頭。人爲萬物之靈。大家也騙得過。真也算奇事了。便是我們人家稱我爲最下等動物也。未必相信這事兒呢。他們人類要懷胎十月始生一個小孩子。倘然雙胎兒三胎兒是很少的了。不比我們我們的繁殖法不必一定要夫婦兩人。未免太煩雜了。只要一個人單獨便可以生子。又是容易。又是輕便。也不用懷胎。也不用生產。你想簡單不簡單。實告訴你們罷。我們的生子不是喚做分娩。實是喚做分割。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四個變八個。一百變二百。一千變二千。世界上沒有再簡便的方法。咧。用分割的法子。續續的繁殖起來。這個速力。真是要快到十二分。只要一轉瞬間便增殖到千千萬萬無量數了。

第三 我族之關係

因爲這個繁殖法不同。所以我們的宗族法也和人類是大異的。沒有父母。沒有兒女。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不過前輩和後輩之分。因爲我們用這分身術。分身出去。所以用不着祖先子孫等名目。便是幾百年前的結核菌和我們現在也一樣的分身。人類中常常說什麼一切平等。他們怎能毀一切平等。要是我們真可以算一切平等了。不過各人按着自己的本位活動。爭那優勝的權利。所以人類中要講什麼五倫。咧。嘮。嘮。叨。叨。我們是一倫也。沒有的。因爲這個緣故。稱我輩也可以。稱我族也可以。直捷兒。稱我也。可以。要知道我們的分身。一分鐘功夫。就生出幾千萬億的我。那裏可以分辨呢。況且甲的我死了。還有乙的我。乙的我滅了。還有丙的我。到處都是我。輩有極長的壽命。綿綿延延下去。所以誇口說一句。我們的生命是永世無休期的。生命便是你。請了南極壽翁來。也沒有我們的壽命長咧。

第四 我族與人類

我們和人類想前世裏不知道有什麼因緣。幾乎不能離開一步。好像這世界上有人類便有我們人類。一日不絕滅我們也。一日不絕滅我們和人類的關係。鬚鬚用鐵鎖鎖住的。自從德國這科霍的壞東西發見我們以來。人類中就認我們爲仇敵。但是雖然極力的想撲滅我。天天講防禦之策。無奈我們終捨不得離開人類。還是在人類中做一個上客。他們雖然逐客令下。但是我們終盤據不走。爲什麼呢。要知

道我們倘和人類絕交我們自己便要沒有立足之地了因此守定這個宗旨無論如何終不肯輕離人類咳種族的觀念是大家有的人類也因他自己種族的繁殖所以抵死抗拒我們我們也因為要緊殖自己種族所以和人類肉薄力戰盤據在人類中不肯放鬆一步各種族大家要保衛自己也是自然之理你瞧他們人類中自己同類的人尙且終日爲着種族二字在那裏你爭我競鬧個不休何況我們也是生物界上應有之義呢就只爲我們和人類如此密切遂鬧出從古及今許多悲慘的歷史來當時人家也不知道我們的原動力後來纔知道是我們的潛勢力有時爲了我們鬧得家破人亡好好兒的一個青年子弟或者還是人家的獨養兒子遂致一朝不起白髮高堂痛心慘目無以爲生還有人家伉儷極篤的夫婦爲了我們一病不起把那鴛鴦之翼生生的折開了也有青年少婦仰藥殉節的不可計數這真也算是個慘劇了但是給我們設身處地想來也教沒法有了他就沒有我我們和人類前世裏也不知道有什麼因緣要和他這般爲難便是爲我們自衛起見不能不如此雖然人類中當我是個仇敵這是造物主宰吩咐我如此的我們要保衛自己種族也是正當的理由不過迴念一想那人類中常說什麼優勝劣敗天擇物競把我輩原生物類稱之爲最下等的生物而自居爲萬物之長在世界上橫行霸道弱肉強食可也知最大的東西所怕的就是最小的東西況且我們的侵略人類也可算得是天賦之權不可放棄的所以我們一族無日無夜的向此目的奮鬥進行我們那裏有一刻兒工夫敢於懈怠

天天作那個戰鬪準備要制人類的死命咧。

第五 肺尖上是好地方

我們最喜歡居住的地方就在人的肺尖上。因爲這地方好似陰山背後沒有人到的髡鬚偷東西的盜賊。他終在人目不到的地方做他的巢窟。我們也是如此。最好教人家力量施不到我最怕的是新空氣。新血輪非常禁忌的。所以這肺尖上實在是避空氣血輪的好地方。我們到了人類的身上就是把肺尖上做根據地紮起大本營來慢慢的待着時機再向各路進發。我且講一段我的經歷談給看官們聽聽。

有一天我們有一個適當的機會侵入了某中學校一位教員的右肺尖上。這位先生年紀在三十二三。是個高等師範選科出身。姓萬。號疇人。是個算學專家。他夫人年紀比他輕。不過二十四五歲。是一位身體極其強壯堅實的婦人。有一個小孩子還在索乳時候。他們一家之人真似水也潑弗進一滴兒的家。族。那位算學先生每月薪水不過五十圓。在學堂裏。和那同事及學生們感情倒甚好。只是回到府上和。他那位夫人常常起小衝突。因爲這位算學先生好酒。又喜歡吸香烟。不曉得聽了那一位的說話。說烟。草是殺菌的。我們聽了也好笑。又常常喜歡到茶館店裏喝碗茶。瞧見什麼東西。不論有錢沒錢。都要買。的。你想一月只有這五十圓的進款。那裏來得及漸漸這財政不整理起來。他夫人苦心經營。狠不容易。常常和他絮聒。他聽聽討厭。說一個人交際也是要的。遇着了朋友吃茶吃酒也是要的。你們女人家知

道什麼因此緣故那位算學先生的飲食衛生大不考究便這樣亂喝亂吃起來只圖好吃不管他富於滋養料不富原來算學先生的體質其實不算壞倘然自己知道些養生之法吃點滋養物我們還不能十分發展無奈算學先生一向吃東西什麼都不管一些兒不知道衛生之道到此地位我們如何可以坐失機會呢

第六 與人類戰爭的要訣

我們一到人類的身體中登時變為敵軍不要下得哀的美敦書戰爭即日開始我們便是攻擊的兵人類豈非立於防禦的地位嗎所以人類的體質譬如高城深壁人類所進的滋養物可不就是硝彈火藥嗎我們倘然碰着那邊據着很堅固的城壁還有很豐富很精銳的武器便難得勝所以只得棄陣而逃我們聽得兵書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遇着體質強壯的人我們不去惹他只揀那身體虛弱的人知道他是缺地利的了所怕者就是不知道他可有硝彈火藥常常供給他沒有可憐人類中還沒有知道的多這一點很簡單的道理他們還是夢夢譬如一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就要營養好了纔可以戰得過我們好似這一國和敵國開仗在未開戰之先須得預備兵精糧足器械豐富到了臨時那裏來得及呢然而人類中往往忽略他在健康時以為我沒有病又說身體本來是健全的自己不知營養一天一天漸漸的不足這不足的額子多了便營養不良現出症狀來了一現出症狀營養愈加不良這是一

定之理好似國家無事之日不能不練兵不能不製造軍火子彈不能不修繕要塞要是說道橫豎如今沒有亂事軍務一天廢弛一天到了臨戰之際可來得及嗎我想現在的人類中像英法德美各國兵精糧足的固也不少然而像支那老大帝國這樣兵械缺乏的人也很多我們只揀這一班人向他們進攻猛擊他們如何可以抵敵呢還有一件善後事宜也很要緊當年日俄戰爭之際你想日本是個小國那裏出得起多大的軍費日本的國民爲着軍費徵收臨時非常特別稅課一種很重的餉糈到了戰事已畢却元氣已傷時時不敢怠慢要十分注意的調養他譬如人類和我們戰爭也是一個樣子戰爭之前要營養充足戰爭之際徵收全身的特別稅元氣略略總要傷些戰爭以後須得要十二分的臨時營養怎可以一刻兒怠忽這可不又是很明白的道理嗎咳我這話說得太明白了倘洩漏機關被人類中知道了教他們一嚴密防禦我們就該死了。

第七 算學先生的肺結核發現了

幸虧這位算學先生他是沒有知道他一天到晚在那裏解釋什麼代數幾何的難問題却把這種普通的道理忘了那身體便一天裏弱一天了所有的興趣也漸漸銷沉每天晚上便咳嗽不已他夫人勸他戒酒禁烟他却大怒說夫人要限制他的用錢夫婦又反目起來我們趁此機會又進一步那位算學先生他依舊這樣又不請醫生瞧所吃的東西還是只圖好吃我們那時利用這個機會登時活動起來算

學先生的營養狀態更一天不如一天。神經過敏。又時時喝那烈性的酒。喝醉了便回去和他夫人尋事。敲檯拍桌的鬧。夫人的感情也壞了。有時不給他供膳。又爲着進款不多。所吃的東西更不考究。所住的屋子又不寬敞。算學先生心中更不高興。就這樣的內憂外患。便加一層急速的衰弱。可憐一個和氣滿室的。家庭不轉瞬間。怕的就要暴風雨襲來了。那時我們豫定的行動也就着着進步。不到幾天內。可憐那位算學先生。肺結核初期的症狀。整整齊齊的發現了。漸漸的胃納減退。咳嗽次第加增。夜裏睡着便有盜汗之症。這時算學先生也自己覓得有些兒不好了。心中有些兒怕懼。就請學堂中這位校醫先生去診視咧。

第八 初期診斷是第一重難關

那位校醫先生診察得倒很細密。我們也起了一個恐慌。幸虧依然沒有發見。我們在那裏據他說是個輕的氣管支加答兒（舊稱氣管炎）主神經衰弱的原因。咳。這就診斷差了。那位校醫先生一向稱他是名醫的。以爲他的話不差。倒放了心。我們却在暗中好笑。又是可憐。大概肺結核的初期診斷不大容易。瞧得出。然而能覈細細研究到底。也能發見的。無奈近來當醫生的都是草草看過。誰耐煩去細細考察呢。因爲世界上這一班誤人的醫生很多。所以我輩也放了一大半心。要知道這個初期診斷是我們第一重難關。我們在這個時候。失敗得很多。稍爲受些兒攻擊。這根據地就靠不住。再要收拾餘燼重整。

軍容可就煩難了。我們對於這一關。所以要極力防禦。逃得這一關。往後雖有名醫國手。也便無下手之處。你想這初期診斷。可重要不重要呢。好笑。這位校醫先生。給他的藥。全然和他的病。沒有相干。好像向着乘飛行艇來去的敵兵。施放地雷火炮。你想有什麼效驗嗎。這是和我們全不關痛癢。我們那時却想得步。進步行。那侵略之義。利用了種種的好機會。想侵襲算學先生。夫人的身上去。却不道這位夫人的體質。非常堅固。真似金城鐵壁。大不容易攻破呢。

第九 我們的小飛行機

這位算學先生那邊。有位十八九歲的學生來習三角的。因為他生得臉長似瓜。大家都呼他瓜世兄。我們一見這位瓜世兄。很為得意。以為他有可以侵襲的價值。只等時機到來。可憐那位瓜世兄的運命。真有累卵之危呢。有一天瓜世兄有一個算學上的難問題。要請算學先生當時說明。這個理由。算學先生便取了瓜世兄的鉛筆。一面舐那個筆尖。一面眼睛一白一白。頭一側一側的。和他解釋明白。可憐他們當學生的那裏。留心許多衛生的講究。早受過算學先生的鉛筆舐了。又舐。可知道我們便借着鉛筆算一條橋。却從算學先生的口中直渡到瓜世兄口中去了。雖然嚙下。但是這一次我們却沒有尋到適當的陣營。不到幾時。就此罹那死滅的悲運。不過我們的心。是很堅忍的。不能因着一度兩度的失敗。就死了心的。因此第一次挫折了。便預備第二次。又過了四五天。我們就達了目的了。看官們。你道為何那一

天也是算學先生正在上課那瓜世兄坐得最前又時時立起湊近算學先生問長問短那算學先生時時咳嗽口角邊唾沫紛飛他講到得意的時候這口中的饞唾宛如白雨跳珠我們也趁着四散亂飛他身子前面這個桌子也不大不過保四五尺的距離恰巧那天算學先生又傷着風時時鼻子裏酸酸的要打噴嚏這時只一個大噴嚏我們便趁着飛沫好似乘着小飛行機一般直到了一個山洞之中這個山洞就是瓜世兄的鼻孔之中我們這時只得躲在他鼻毛之上打了一個尖待着機會便趁了他呼吸之氣直進氣管枝內一進了氣管枝內我們可就有根據地了。

第十 可憐瓜世兄

原來這位瓜世兄年幼的時候便有神童之目確是個天才呢他在小學時代已經出人頭地到這中學堂來不必說自然又是個首席了近來因為要受某專門學堂的人學試驗因此愈加奮勉可憐他學問是頭一等只是家極貧困親戚朋友有志之士見他成績很好便幫助他讀書越是貧家子弟他越肯刻苦不待雙親勸諭他自己兼程而進你想一個苦學生要滋養料進口可是容易的不過借了一個小宿店剩羹殘飯有時便吃些燒餅冷食便算過了一天又是從朝至晚執着一卷書在手裏埋頭用功難得散步遊戲的时光這幾項事情都是便我們繁殖的無上妙法到底一個人怎能受我們如此攻擊不到幾個月他那惡運就來了起初犯了個劇烈的感冒臥床十日臉上便腫了起來後來病漸漸兒好了那

身體瘦弱剩光皮和骨頭柴立其間竟不像個人兒了不到幾天夜裏便盜汗了咳嗽聲嘶痰裏時時帶着桃紅色一縷的血絲這個可不是玩意兒了親友們大家勸他請醫生瞧瞧這自然又要請教那位校醫先生了這位校醫先生此刻倒診斷他是肺結核他就向瓜世兄說教他把學問的念頭暫時斷絕早回家專講養病的事其餘一概莫管懇切的告訴他一番倒是一片熱心呢

第十一 甯死不願還鄉

校醫先生這樣說了他自己也知道肺病很危難但是要教他廢學回鄉這是個難題目他出來的時候早有個決心是學問不成甯死不願還鄉現在出來了幾年學問倒沒十分長進弄了個肺病回去我也何顏見我鄉里的人呢他所以咬定這個主義不願回鄉情願死在客中不踏故鄉之地依舊帶着病天天到學堂他在算學上頭更是用功除了課堂上的功課以外還常到算學先生的家裏那一天算學先生一陣狂烈的咳嗽中吐出一塊血來算學先生的夫人見了非常恐怖連忙掃除屋子用消毒藥水消毒一時大起騷動好像這危險剛纔到我家來一般又和算學先生說你快些把學堂中的教席辭退了。好端端怎麼會吐血此刻又是咳嗽很劇烈的別是傳染了學生們的肺結核了咳看官們啊其實這肺病是教習傳染與學生的如今反說學生傳染與教習的可不是真個反客為主嗎但是此刻這位瓜世兄的境遇實在非常可憐無奈我們也不能不照顧自己各為其種族起見如何可以鬆懈得因此攻擊

的手段十分勇猛。這個當兒正是他和我們惡戰的時候。可憐兵糧一向是缺乏的。城壁那能堅固不到幾天就被我們攻陷了。可惜一位篤志嚮學的少年就如此客死他鄉。做了一個殉學的人。這個惡靈傳到他雙親的耳中。怎麼不悲傷呢。咳。倘然這位少年在初期診斷的時候。聽了醫生的忠告。把自己一切的希望犧牲了。急急的回到他水明山紫的故鄉。享田舍清福。還可以安受父母的看護。我們到此地位。也不敢十分急進。十分作威。或者我們見他兵糧充足。城郭完固。就此退避三舍。也未可知。却不想這位少年因了學問。斷送了青春一命。少有神童之目。大家都說道。夙慧夙慧。誰知似名花一般。早開的便先謝呢。

第十二 聰明才俊之青年聽者

看官們啊。像這樣年紀的學生們。被我們攻陷。以致於墮入悲慘之境的一年。也不知多少。一月也不知多少。便是一天。也不知多少。這難道都是我們的罪嗎。其實他們青年自己。也有幾分不是要知道我們並沒有什麼忌才之意。也不是說凡屬將來有志的少年。我們和他有深恨夙仇。可知我們也無可如何。教做不得已而爲之。因爲這一班豐衣足食。養尊處優的富蟲。祿蠹。他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沒有精神上的勞苦。所吃的東西。都是滋養物。到了夏天避暑了。到了冬天消寒了。我們要攻擊他。實在無路進擊。惟有這班聰明才俊的青年。他在學級中。不作第二人想。可是對於體育的一方面。略不掛在念頭上。

無朝無夜只知道猛力用功。我們那時早生覬覦之心。就要伺隙而動了。不比那班素來不用功的人。他各種科學都回答不來。惟有運動上倒是一等大名工。盤槓子撐高跳賽跑競走色色俱精。靠着他有些兒蠻力。我們在他身體上倒不能十分繁殖。所以無可如何。只得揀那體魄素來不健旺的人欺了。這是自然的結果。教人勉強不來。因此我有一句極誠懇的話。告訴普天下的學生們。就是請那一班篤志學問的青年。自己想想。要學問先要把自己的體質量一量。能穀和我們開戰嗎。軍裝火藥能穀供給嗎。腦子的發育能穀適應學問的研究嗎。要請大家三思之纔好。

第十三 三事件

本來一個人要講學問。須有三件事。完備怎麼三件事呢。第一件是腦子。第二件是黃金。第三件是身體。好似音樂家什麼三拍子。缺一不可。不可這裏頭却是身體更要緊。你要是體質不穀。任憑你聰明絕世。腦子比人家加一倍的強。家中富堪敵國。也是不中用。到頭來一場春夢。說什麼爲國家爭氣。爲社會出力。志大才高。可憐到那時。他先失陪了。便是還留他在世上。也是個虛弱柔怯之人。那裏能擔當大事。一國裏頭都是這等人。怎麼不教人家呼作病夫國呢。像這種人兒。自然最適合於我們活動的機會。譬如一塊好地方。大家見了。誰也不虎視眈眈呢。即使我們放過了他。別一種病源菌也早要爭先來犯了。咳。這是我們的忠告。不是我們強盜發善心。也不是情願犧牲了自己。和你們一班青年表同情。實在是要表明。

我輩是正正堂堂之師。所以預先警告你們。警告了你們。你們還是糊糊塗塗遷延不放在心上。好似支那的外務部一般。這是你們的自誤。將來可不能再抱怨我們呢。閑文少叙。如今再講我們在算學先生身體上用那得步進步的法子。現在不但是在右肺上直侵畧到左肺上進軍去了。這個症狀便一天增重。一天算學先生自己想想。我這個病。別是個肺癆病罷。倒起了一種疑念了。便先向校醫先生求他診察。再把吐出的痰。教他檢查。那校醫先生足足的弄了兩天。借了一個上等一千五百倍的顯微鏡。居然被他發見個結核菌出來了。可笑現在的醫生們那裏曾見過我們的。面他瞧着有些兒相像的。便說肺結核肺結核好在害這個病的人實在多。倒有十八九被他猜着。咧。此刻校醫先生從顯微鏡裏確實實瞧見我們自然要十分得意。面有驕矜之色了。

第十四 痰盂是裝飾品

這時校醫先生便向着算學先生教他成酒禁烟。每日裏要吃多量的滋養物。要時常呼吸清淨的空氣。到別處地方去轉地療養。還要注意防範家族的傳染。再把日常的生活法詳細說明。開了一張單子。總之。和我們的繁殖上極有妨礙。大大不相宜的。這時候那算學先生的夫人也不能再像對岸觀火一般了。這是他一生依靠的丈夫。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吃飯的源頭。可就要涸了。錢樹子。可就要倒了。那時夫人的態度一變。就在家用裏頭。特別提出一筆款子。來買那雞卵牛乳。滋養等物。給他丈夫吃。也不再

和他反目了。那算學生先生居然自己說戒酒禁烟在他夫人之前咬釘嚼鐵說是永遠不吃了。到了別處地方有時熬不過還要嘗嘗咳一個中學校教員腦中竟沒有一些兒衛生智識嗎這不是沒有衛生智識實在沒有克己功夫呢。並且這位算學先生不但自己不知道衛生而且公德心也非常缺乏。本來生肺癆病的人這吐痰的一端是最要緊的。校醫先生也和他們說過好幾回無奈他們只當耳邊風。在家裏頭天井壁脚隨意亂吐不知道吐在火爐裏也不懂得消毒法出了學校門身邊也沒有手巾便隨路亂吐飛散空中。公衆地方實在是個危險所在也別只管責備算學先生此刻世界中人誰也真正能知道公衆衛生呢。就是現在和算學先生在同學堂的有一位教倫理的先生也害了肺癆病他每日裏在教壇上高談闊論鼓吹公德心的涵養誰知他自己的行爲却是互相矛盾咳你想想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指導他人要做人家一個模範的人却還如此沒有常識還講什麼公衆衛生呢可笑現在各處聚會的地方居然也備幾個痰盂了只是任憑你剴切勸導他不肯吐在痰盂裏也是沒法即便他果肯吐進去也是沒有效力的。我們不是隨了他的唾沫飛入此中去實地試驗過的嗎這痰盂中不加入消毒藥水只有那普通的水別說還有許多人不吐在痰盂裏的即便都吐在痰盂裏那水乾了依舊飛散在空氣之中所以我們在痰盂中不覺得十分苦痛古人說的待時而動我們也是瞧機會罷咧總言一句這一種痰盂是只算一種裝飾品擺在這地方裝個好看不是有實用的衛生的知識沒有灌到人家。

腦子裏去。這也是沒法的。總使有一部的人。唱嚴重的消毒法。無奈多數的人。自然會去破壞他的。到底有什麼效力呢。所以要教我們吃苦頭。須要人類中的公德心。培養些。却是遠得很。我們把廿四個枕頭。枕了睡一瞇也不妨呢。

第十五 一切平等觀

咳。無知識的人類。他不知道公衆衛生爲何物。因此我輩的命運。便成了個永世無休。不是說一句誇口的話。我們的力量。可做得一個無所不見。無所不能的上帝。凡是人類棲息的地方。他們到得。我也可以到得。他們瞧不見我。我却瞧得見人。家人類中。現在新興的什麼飛行機。飛行艇。以爲是件奇事了。大家都興頭得了。不得誰知我們天天的飛行空中。金殿玉樓中。我們也出入自由。破窰壞壁中。我們也逍遙自在。可算得沒有一處地方。我們是不能到的。凡是能殼呼吸空氣生長地球上的動物。要防禦我們。不與他接近。却是件不容易的事呢。總之這一天二十四點鐘的時候。中沒有一個時候。不向着人類包圍。攻擊。只要有一點兒空隙。便單刀直入。咧。所以在此無間斷的我們襲擊之中。要算正當確實的防衛法。惟有求那身體強壯結實之外。沒別的法子了。我們是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任憑你黃金白刃。在我們之前。也不值半文錢。你瞧便是。叱咤三軍的大將軍。擁資巨萬的大富豪。以及飢寒瑟縮的貧民。從我們的眼光中。瞧去。是毫無差別。毫無懸殊。一切是個平等。只要赤條條地。各人驗各人的。

體質如何。金閨弱質。繡閣嬌娃。輕容易人家見不得一面的。閨秀令孃。自我眼光中瞧去。和那蓬頭赤腳的花面丫頭。也沒有什麼兩樣。可見得我們的眼中。是沒有色相的呢。

第十六 黴菌集合所

後來那位算學先生虧了他那夫人熱心的看護。恢復了多少的營養。以致我輩倒不能十分活動了。只好取一個暫時持久策。只是那位算學先生過了幾天。見他夫人緩下來。他也自己不頂真了。到了外面依舊喝他的酒。吸他的烟。光陰如箭。日月如梭。過了幾天。恰是算學先生的生日。這天恰巧又是個星期日。大家都要吃他的壽酒。同事五六位教員都聚在他家裏。到晚上預備了酒席。自然這位倫理教員也要光臨的。大家聽得有酒吃。那一個不來。不過都知算學先生和倫理先生兩位是有肺結核病的。平常日子大家都警戒防備着。便是初入席的時候。也還留心。等到三杯下肚。誰也還留心。到這上頭我們想這便是我們的機會到了。不可錯過了。後來他們吃得更加得意了。猜拳行令。我們就悄悄兒由他口中飛出。也有有的在酒杯口的。也有有的在調羹旁邊的。也有有的在筷筋尖上的。各肆運動。借這個地方做個媒介。不到半點鐘。我們都自由行動。甲傳到乙。乙傳到丙。這一個酒席就做了我們一片殖名場了。看官們要知道。東洋人和西洋人吃的東西不同。却和衛生上很有講究。西洋人的吃東西。是各客的。東洋人的喫東西。是共同的一盤子東西。你也去夾一塊。他也去超一匙。就是傳染的媒介。還有一種日本人的洗

盃水中國人洗匙水好像是洗落不潔物的一般其實他卻教我們在那裏洗一個澡待那澡洗好了我們依然在人家的杯子匙子中移行過去却也不單是我們其餘的黴菌物可不也是一樣的嗎

第十七 英文先生

這一天我們又多了一個殖民地便是襲擊到英文先生身上去了我們怎麼要選擇這位英文先生呢原來有個理由那英文先生的薪俸也和算學先生差不多但他是無家無室只有一個獨身他也生平不講究飲食也不吃什麼滋養物只喜歡打扮修飾白白的臉兒黑黑的髮兒是這位先生最得意之作一天到晚香肥皂香水不知要銷耗去多少走到人前芬芳撲鼻金絲眼鏡雪茄煙都是他的裝飾品有時瞞着同事和學生們還要去打茶圍吃花酒這位英文先生的薪水大一半是消耗在裝飾品遊玩費上的自己甯可背着人吃些粗食惡具可憐自奉太菲了但是我們的攻擊却是漸告成功後來我們想始終在這個肺裏未免局促如轅下駒於是一變趨向要掉換一個地方住住呢那時我們便從他肺裏喬遷到他肋膜裏一路侵略過去這位英文先生自然覺得不舒服了便又要作成校醫先生的主顧校醫先生一診斷便說是個肋膜炎却没有知道是個結核性的就是這樣糊糊塗塗處了個方誰也知道這是個可怕的結核在那裏作怪呢他覺得身體不健旺以爲我是個多愁多病的才子咧又是可笑又是可憐原來這肋膜炎人家往往不大注意可知這就是我們結核菌弄成功的大凡生來虛弱的人犯

了。這肋膜炎的病却是十有八九爲了我們而起咳。看官們別輕視了這肋膜炎的病啊。就便身體強壯的人由於外襲的起了這肋膜炎病。尙且不容易活。何況是個身體虛弱的呢。還有一時好了。後來續發肺結核的也不知多少。所以這肋膜炎的病。決計不可輕輕看過呢。

第十八 不白之冤

向來大家以爲普通的結核都在肺中。所以稱到結核總算是肺結核。也不知道關於肺的上頭還有許多肺病。都稱他是肺結核。殊不知肺結核不過肺病之一。其餘如肺炎。肺氣腫。痰裏帶血的肺二口蟲病等。還有好多咧。譬如人知道玫瑰花。却不知道玫瑰花之外。還有無數的花名。怎能。把玫瑰花代表種種的花名呢。如今人家把肺結核。便當作肺病的代表。醫生和病人一樣的。不明白。其實不干我們事的。他偏說是肺結核。教我們受這個不白之冤。真正是我們侵略的地方。他又不說是我們了。教人在暗中又好氣又好笑。咳。這也怪不得他。因爲我們第一步總是先到肺尖上。隨後待有機會。再到人的身體中。皮膚啊。骨頭啊。關節啊。臟腸啊。那一塊地方。不好去得。宛如西洋人到中國內地傳教。到處可以出入無忌。因爲先犯肺部。大家都只知道肺結核。不知道我們在肺以外也很自由活動呢。這一班沒有經驗。沒有習練的醫生。那裏可以鑑別。這時英文先生覺那脇肋痛個不已。只得入那內科專門的病院了。這裏的院長醫道却很高明。給他一瞧。就知道是結核性的肋膜炎了。便施以適當的療治之法。我們那時候只

好。按。兵。不。動。守。那。沉。默。的。態。度。漸。漸。的。英。文。先。生。的。病。覺。得。好。些。了。他。那。裏。能。毅。在。醫。院。中。多。住。便。只。得。出。院。出。院。的。時。候。那。院。長。殷。殷。囑。咐。將。來。如。何。養。生。之。法。長。長。的。一。大。篇。誰。知。那。位。英。文。先。生。一。概。都。丟。諸。腦。後。依。然。香。水。香。皂。開。個。不。清。所。花。費。的。錢。都。是。虛。榮。之。品。每。天。的。滋。養。物。僅。有。半。瓶。牛。乳。而。已。我。們。想。這。地。方。住。得。厭。煩。了。又。移。到。了。右。足。的。膝。關。節。可。也。算。得。靈。驗。登。時。膨。漲。痛。起。來。走。路。就。不。便。當。他。本。來。是。顧。影。自。憐。如。今。弄。得。一。蹶。一。拐。非。常。沒。趣。可。憐。那。位。英。文。先。生。翩翩。年。少。風。流。客。此。刻。却。憔悴。不。堪。了。

第十九 暫守關節部

英。文。先。生。屢。受。懲。戒。還。不。知。道。改。悔。這。時。足。上。不。方。便。又。來。請。教。那。校。醫。先。生。了。校。醫。先。生。想。他。還。是。要。請。教。我。非。常。得。意。便。嚴。重。的。訊。問。他。以。前。害。過。什。麼。病。英。文。先。生。知。道。包。瞞。不。過。只。得。把。以。前。的。惡。德。說。了。出。來。原。來。他。四。五。年。前。曾。受。過。梅毒。去。年。又。犯。過。淋。症。如。今。尚。沒。有。全。愈。英。文。先。生。說。出。來。時。面。紅。如。雄。雞。一。般。校。醫。先。生。聽。了。顛。頭。播。腦。得。意。非。凡。想。這。不。差。的。便。斷。定。他。是。個。淋。毒。性。的。關。節。炎。那。時。便。就。淋。毒。上。滔。滔。的。說。了。一。大。篇。英。文。先。生。自。然。感。服。校。醫。先。生。的。學。識。豐。富。聽。了。他。的。一。番。議。論。以。爲。高。明。得。很。誰。知。全。然。和。事。實。相。反。這。是。他。根。抵。上。沒。有。明。白。那。裏。弄。得。清。楚。總。總。這。位。校。醫。先。生。他。當。醫。生。時。却。不。大。講。什。麼。實。地。試。驗。關。於。我。輩。的。鑒。識。他。更。加。見。不。到。所。以。這。藥。的。功。效。全。然。如。以。水。沃。石。一。些。沒。

有效力。那病勢依然一天重一天了。那一日英文先生去訪算學先生。講起脚上的事。算學先生便說出許多方法。又是說用溫泉治療。咧。又是說有什麼藥酒。咧。倒說了許多。其實都不合醫理。據了醫師法案。上都有可以處罰的價值。這裏頭有一句話。倒是英文先生一個天籟的福音。你道什麼。一句話就是說。校醫先生靠不住。這種病還是請教有學問的先生。瞧瞧英文先生聽了算學先生之言。利用這個夏期暑假的當兒。到那溫泉場來看官們。這溫泉可以降伏得我們。是。世界。上。這。結。核。病。可。以。斷。種。絕。迹。了。可憐。這。位。英。文。先。生。依。然。沒。有。效。力。他。一。隻。右。脚。伸。直。了。便。一。彎。也。彎。不。轉。來。無。論。坐。在。什。麼。人。面。前。把。右。脚。橫。躺。在。人。家。那。邊。實。在。難。看。得。很。咳。你。想。這。樣。一。位。要。修。飾。愛。體。面。的。少。年。偏。偏。教。他。身。體。上。弄。這。個。毛病。却是從那裏說起呢。沒法兒。還是依舊去請教內科專門醫院裏的院長。他說。這明明是個結核性的關節炎。你也不必服藥。只到那空氣流通的地方各處走走。這病也不是一會兒就可以就愈的。你只別把這病根兒記掛在心頭就是了。達克透是無非安慰病人。英文先生聽得如此。說心中也非常失望。這時我輩暫守位。這關節部以待機會。

(未完)



中國革命談

▲黃興小史 黃興湖南善化人原名軫號慶午少以文學著聲於時尤好讀歷史偉人傳記深慕華盛頓之爲人肄業兩湖書院唐才常起兵漢口興實預其謀後由張之洞遣就學日本入宏文學院師範科時日俄戰事急留學生編義勇隊興爲隊員奔走甚力卒業還長沙任明德學堂師範教務用民族主義鼓吹生徒湘士多少英俊往往負氣衝突興登壇演說聲情激越聽者動容其丰采已隱然動天下有清光緒二十九年與新化陳天華湘潭劉揆一輩創設華興會聯合哥老會魁馬福益等謀攻長沙事覺福益死之興間關走上海變姓名爲黃興復渡日本始與孫文相遇兩人深相結文亡命海外提倡革命垂三十年部下豪傑號稱極盛然其聲勢氣量未有及興者旋偕之香港漫遊南洋各島勢力日張三十二年舉兵於廣東之欽廉及鎮南關各地後又舉事於雲南之河口皆失敗今年三月二十九日興率衆襲廣州攻總督署事敗逃至澳門武昌事起十餘日興始至漢口黎元洪卽任爲戰時總司令士氣大振今聞臨時政府舉興爲副元帥云

新史氏曰興年始三十九精力強盛形貌魁奇望而知爲偉人諸革命同志或慷慨激憤大言壯語興端坐默聽不發一言及其臨大戰犯大難出入死生艱難百折而不挫其志其勇邁實進並世未嘗有也遭事屢敗徒黨多死興數瀕於危而猶健存非常之人應運而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長篇名譯

姻緣誤

第一回 原起

却說英國倫敦。有個政治大家。姓夏福來氏。名叫良平。善于各國方言。頗有權術。素常講究國際法。歐洲各國情偽。無不洞澈。乃是外交的能手。做過一任墨斯科領事。年方四旬。引退家居。住在祖業故里安樂鄉中。倒也安閒無事。又得他夫人艾那格。賢明內助。將一切財政經理得井井有條。古來哲士曾說過的。人無疾病。無患難。又有閒適的時候。春秋佳日。骨肉團聚。笑語爲歡。便是人生極不容易多得的境界。閒話撇開。却說良平享此清福。不過兩年。他夫人艾那格氏。忽然一病不起。遺下一女。名叫莫釐。年方十一歲。生得姿態秀麗。纖穠得中。竟是一個粉妝玉琢的人兒。因此戚里中人人都憐愛他。從小時便替他取個別名。叫作雪姑孃。到後來居然變成徽號了。說起莫釐名字。反有人不曉得的。若說起雪姑孃三字。就是偌大的倫敦。也無人不知道的。這位雪姑孃。性格極其聰敏。作事又伶俐。其時正在女學堂中讀書。粗

淺的地輿歷史工藝國文學也漸知道了。忽然一旦失恃。雖生在世族之家。不憂窮苦。也不免伶仃可憐。他父親良平。便撫養着他。慰情膝下。愛如珍寶。不忍續娶。惟恐繼妻新進門來。性情不治。暗中薄待了女兒。不知不覺。光陰似箭。又是五個年頭。良平已是四十七歲。雪姑娘已是十六歲了。原來良平雖然外交擅長。却是理財的本領。甚為有限。這也是從來做大事人。不能兼理細事的常情。不獨良平一人為然的。所以自從他夫人亡後。少個內助的帮手。財政事事。乏人經理。家中用度。及各處酬應。依然照常不減。其實暗中無益的糜費。也就不少。來源日絀。出款漸艱。不免稍稍典賣產業起來。苦苦撐持着局面。不上五六年。也就覺得窘狀日露。坐吃山崩。不是個長局了。便想重入仕途。尋個合意的事件。得些薪水。添補家用。因此便常常到倫敦京城議會裏去走走。各議員都知道他有出仕之心。又知道他素來外交聲名卓卓。大眾都存個推舉他的心。俟有外交缺出。就公舉他。也算得舉得其人了。不多幾時。恰巧有個奧國公使缺出。下議院議員。便大半舉了他。那上議院一班人兒。也就允許。奏告英皇。頓時就批准了。此時良平已是公使。車馬賓客盈門。局面便與以前大不相同。這也是萬國一致的。無論中外。只有個貧富之分。這並沒有什麼文明野蠻之別的。

第二回 膠續

却說良平自得了簡放奧國公使的信。自喜生平懷抱。可以施展一番。仗着橫覽五洲之眼光。三寸不爛

之舌本。隨機應變。折衝樽俎。可以做些利國的事件。趁着中年精力強壯。將胸中素來蘊蓄的通商連盟。殖民諸大政。一一發洩出來。留個紀念在國史上。博得國人稱說。也不枉作名門之裔了。況俸金優厚。贍家之外。尚有贏餘。任滿歸來。亦儘可得數年溫飽。也不枉馳驅萬里。跋涉重洋。正在想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忽得愁上心頭。想我自己一身遠行。到也無憂無懼。祇是這個女孩兒。如何安頓。若是叫他隨我到奧國去。他素來嬌養慣了。而且身體孱弱。舟車營頓。風浪顛簸。那裏受得起。因此是是斷斷不能帶去。若將他留在家中。他雖然普通學問已經畢業。于持家一道。究竟多未諳悉。况嫻親寥落。族姓迢遙。誰能兼顧。咧。我此行三年不歸。丟這莫釐一人在家。苦愁寂寞。叫我如何放心得下。這也是父子至情。非同恒泛。可以輕易丟開的。又想到莫釐之母。何故有才無壽。偏偏短命。竟早去了。若他仍在時。有他帶女兒在家居住。諸事有他照管。我就是千里萬里。數年不歸。也是放心的。眼看着畫梁燕子雙飛。想當年金屋依然。玉人而今何在。想到此處。不由的忽然流下淚來。呆呆的枯坐了一會。陡然想起一件事來。前兩個月在倫敦的時候。遇見玉綸紡紗廠股東迦葉夫人說起。他有個姨妹。名叫羅來克蘭。今年二十五歲。父母早已去世。家道單寒。一向住在他家。靠他養贍。人却知書達理。性格溫柔。偶然替他料理些家事。却也一絲不亂。佈置得妥妥貼貼。也儘算得有才幹的女子了。已過風信年華。尙待字閨中。擇人而事。又說他心志頗高。想要嫁個有名譽的男子。倒也不拘年紀高低。家產多少。我當時想想迦葉這話。分明是以月老自任。

意有所屬了。我其時意不在此。却也不曾理會得。他後來又在跳舞會上。遇見過羅來克蘭兩次。容貌雖是中人。性情却與迦葉夫人所說的一絲不差。同我暢談之下。非常契合。如今家中無人。倒不如娶他來料理家務。又可陪伴莫釐。倒是一舉兩得的事。忽又想道。莫釐女兒。如今已長大了。古語說得好。母女情深。若父女則非其比了。我這續絃一事。乃是他最刺心的。須要與他婉商妥貼。方可議婚。雖說是人人有婚姻自由權。但若不與他商量妥當。貿貿行事。後來家庭之間。必至齟齬。不能和睦的。況莫釐爲人。深沈靜穆。確是個胸有邱壑。不是任人擺佈的人。然却能知禮守分。從不肯恃老親篤愛。而越禮妄行。這是我所深信的。想着用手把電鈴一按。便有僕人進來。垂手站着。良平就吩咐去請小姐出來。我有說話。僕人就答應了。轉身出外。傳語侍女。入內告知。不一時。雪姑孃輕移步履的出來了。

第三回 訓女

却說雪姑孃行進他父親外室。覺得湘簾斐几。清絕塵囂。見他父親獨坐在花梨木鋪錦的長書桌旁。一張紫橡皮的仙人躺椅上。三面玻璃窗。一齊開着。清風習習而來。牆外綠樹陰中。黃鸝時送一二聲。如在有意無意之間。却也着實的好聽。因想到古人曾說的。有個琴師成連。在無人島中。鼓水仙一曲。此等境界。却彷彿相似的了。良平回眸。瞥見莫釐進來。便向他說道。我不久就要到奧國去。此數日內。就要動身。也是說不定的。所不放心的。就是家中事體。故此叫你出來。和你商量商量。莫釐道。家中諒想也沒甚大

事。就是父親出門之後。女兒自己端度。也能經理這家事。一一皆照舊章。不致紋亂無次的。就有些須不懂的事體。也可問問家中使用舊人。父親可以放心。良平道。若我在家中。你隨事幫同料理。自然可以事妥貼。若我出門之後。你年紀輕。那些僕人。見老主人不在家。就要欺負你年幼。遇事倔强。不服你起來。到那時。却恐你鎮壓不住呢。莫釐道。這種僕人。莫說我們家中沒有。就是真個有了。女兒操了用舍大權。有什麼不能將他們開除呢。況且女兒與父親不同。是主人嗎。良平道。這話却不差。不過這家事全交與你。人家必要談論我。全不知道輕重。如此偌大家務。事又怪煩的。怎麼竟輕易全交與一個年輕女兒管理。你年紀究竟太輕。莫說是未必當得來。就是真個當得來。不能全交與你。免得人家談論。莫釐道。父親意思。打算怎麼樣呢。良平道。我的意思。並沒有別的。要想娶個中年婦人來家。照料照料。莫釐聽說此話。頓時露出不悅之色。隨口就說道。這樣合巧的人。何處去娶呢。良平見莫釐不依順他。便作色說道。我的說話。你從來沒有一句不聽的。莫釐一見父親不悅。倒有些着急。立時就發出一付敬順的樣子。對良平說道。父親且慢生氣。請個人來照應照應家務。本來甚好。女兒並無別意。良平一見莫釐驟然悔悟。便笑逐顏開。伸出手來拉着他的手說道。我也並非是請個人來照料家務。甚想娶個繼室。你生母去世。已經十餘年。我不善經營。內裏又沒個賢內助。所以弄得事事敗失。幾乎墮入困難境界。今想着有個同你生母一樣才幹的人。娶來以資臂助。莫釐聽到那裏。就雙眼一紅。如珠的眼淚。續續落下來。良平儘管在那

裏說他的話。不曾留意莫釐哭泣。只說那婦人。我已早倩人去說定了。以前我不同你說者。只恐不合你意。今你既然明白。娶個人來照料也好。我就不妨和你詳細說知了。遂將羅來克蘭性情才能。細細說了一遍。莫釐聽了。只低着頭不語。心內想道。與其要娶繼母。還不如請個人。照應照應的好咧。

第四回 迎娶

却說莫釐心中自覺得實在難過。一則想到自己的生母。如何死得這樣早。不免悲痛。一則想到他父親。既娶了繼室。必定聽那繼室的話。骨肉之間。從此就生出無形之離間。因此就有萬分不願意的意思。繼而轉念一想。倘若我父親一定要做這事。我一個女孩兒家。如何好攔得住呢。況且天下只有父母管兒女的事。從未聞有女兒阻父親的事。我又何苦多鬧笑話。給旁人訕笑呢。莫釐當時儘這樣想。却並沒有說出。良平看女兒。果然有不願意的樣子。良平便想道。與其使莫釐不願。強做這事。弄得家庭不睦。倒不如甜言蜜語。哄他心服。免得日後生事。因就想得個法子。對莫釐說道。我意思打算先把羅來克蘭接來。試看他的爲人如何。等從奧國回來再說。你以爲何如。現在天氣也漸漸熱了。不日就要赴任。你且和羅來克蘭同到生脫愛那地方去避暑。借此早夕相聚。察看其人之才具如何。性情是否投洽。兩人同住幾時。自然可以知他的大概了。等到我秋涼回來。再把那些家事交給他管理。豈不甚好嗎。莫釐聽了好不納悶。心想羅來克蘭是個小家之女。怎樣可以做我家的內主。況和我年紀相較。僅僅大我數歲。又怎樣

可以做我的繼母。待想把這層意思說出。又恐觸動父親的怒。因就長歎一聲說道。父親娶了繼母。立時就要出門。那繼母倘是與女兒不合。甚至凌虐我起來。爹爹遠在奧國。又那裏知道呢。即使知道。爲時已久。女兒已受足這苦況了。到了那時候。便如何是好。良平道。我要娶這繼室。也並非是求甚娛樂。亦是爲着你無人教導起見。你不能仰體我的意思。倒反學那小人讒言。敗我垂成之事。好不令人生氣。說着起身望外就走。莫釐見他父親這樣氣憤憤的走了。心中好不難過。那曉得良平出去。就叫人接那羅來克蘭。不多一時。羅來克蘭已經到了。良平一面料理羅來克蘭進門的儀節。一面就遣人叫莫釐出來相見。莫釐一聽他父親叫他。不知又有什麼事。就趕忙走了出來。良平一見莫釐。就向莫釐說道。這位就是羅來克蘭。你的繼母。你去見個禮罷。莫釐聽了。不敢違逆父命。少不得上前和羅來夫人行了一禮。一看羅來克蘭。容貌倒生得十分美麗。開口數語。又十分和藹動聽。倒像不覺得可憎。反覺得一見就會人歡喜的樣子。心中頓時將一切煩惱丟開。後一轉念。以爲他究竟是我的讐人。頓時就放出了一付與他積不相能的樣子。羅來克蘭本是個最玲瓏剔透的人。那裏會看不出來呢。只是他的度量素來大的。況且又是初來。那裏有便和他計較的道理。却是滿臉堆着笑。如同那無事一樣。和莫釐依然事事客氣。但莫釐是個疑病最重的。就以爲羅來克蘭是個奸險無比的人。自此之後。羅來克蘭愈同他客氣。他愈以爲羅來克蘭是假仁假義。暗計陰謀。以前也不過有這思想。到了後來。嘴裡也不知不覺的就說出來了。羅來

克蘭聽着。自然也不和他客氣。也不同他多說話了。

第五回 避暑

再說良平將羅來克蘭接到家中。自以爲一切家事有人經理。可以放心。他自己就一面料理到奧國赴任。一面料理羅來克蘭和莫釐。到生脫愛那海濱去避暑。料理妥貼。當時就各自動身。暫且話分兩頭。不說良平赴任的事。且說羅來克蘭莫釐兩人。到了生脫愛那。一看湖光山色。天然如畫。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登岸之後。就去找個客店。那曉得這個地方。不是通衢大埠。行旅稀疏。客店甚少。他兩人找來找去。只找得一個稍大客店。招牌就以愛那二字爲名。便進去揀了個房間。叫小廝把他們行李都搬進去。那店主人見有兩個貴女到來。便吩咐小廝們格外當心伺候。得極其周到。此事暫且不叙。且說良平叫他兩人到這裡避暑之意思。原是因羅來克蘭有個親戚迦葉夫人。住在這裏。要想借他的力量。勸他母女二人和睦。所以教他母女兩人到這裡避暑。良平的意思。也總算想得周到了。那曉得他母女兩人。到了愛那。依然意見不合。不拘大小事體。羅來克蘭雖十分將就。莫釐却沒有一椿不是反對的。因此羅來克蘭到了實在容忍不下的時候。也就不免要齟齬幾句。他家的家事。外人原不來管他。獨是莫釐。有這一付羞花閉月。沉魚落雁的相貌。間壁房內。就有一個青年男子。起了個希冀心腸。逐日裡留心他母女齟齬情事。就想從此入手。那人自稱佛倫。年方二十五歲。衣服麗都。相貌堂堂。倒也着實像個紳士模

樣。自從羅來克蘭莫釐到了客店。他便足不出戶。終日窺探情形。每想尋個介紹人。以便和莫釐談談。却苦沒有這個機會。一日羅來克蘭莫釐迦葉夫人三人正在運動場上散步。佛倫趁便。就走到那裏。向迦葉夫人脫帽爲禮。就問道。夫人是否就是迦葉夫人。小生姓佛倫。名符爾敦。去年勒威伯爵大開宴會。小生也曾叨陪末座。那時幸得瞻仰丰範。嗣後因有瑣事。未得拜訪。今何幸邂逅此間。殊非意料所及。却好同住一寓。可以不時前來親近。迦葉夫人聽他說完。細心一想。却想不着這人。心上倒有些詫異。以爲我並不認識他。他怎麼會認識我。去年勒威伯爵開宴會。却是有的。那日在座的人也甚多。姓甚名誰。一時却也記不清楚。或者有這人也未可知。好在有與沒有。均沒十分關係。想著就問符爾敦道。符爾敦君。你。是否就是四塔瀉洲望族。符爾敦就含糊答應道。正是的。不過那邊是我始祖發祥的地方。數傳之後。早就遷到別處了。我祖我父。那邊也是常去的。到了小生這輩。那邊也無認識的人。所以一經沒有去過。迦葉夫人聽他說完這話。倒著實相信。也就不問他的長短。暗想道。他既同勒威伯爵來往。料想也不是個下等人。我現在好在沒有什麼事體。且來和他談談天。想著就和他談了起來。於是談天說地的。便談個不休。那符爾敦一見莫釐。因此就在愛那耽擱下來。光陰易度。不知不覺已經半月有餘。並不想走。這次和迦葉夫人談過之後。他就自以爲問津有路。當夜就走到莫釐房中。借尋迦葉夫人爲由。就坐下和莫釐高談闊論起來。莫釐是個知識初開的人。男女交涉一層。閱歷極少。此次驟見佛倫談吐風流。人品俊

雅。倒覺得有些動情。談了許久。告辭而去。羅來克蘭等他走後。就對莫釐說道。你是個青年處女。初與男人交結。是要小心。此人來歷。我雖不知道。但是他的舉動。我看却有些不對。那曉得莫釐聽了這話。心中不以為然。到了次日。見了佛倫符爾敦。依然親密。羅來克蘭暗想道。他既不聽我的話。故意要和佛倫符爾敦談笑。我又何必同他再多說呢。羅來克蘭一人正在默想時。他兩人早已一同走出客店。到花園中遊玩了半日。方纔回到旅店午膳。羅來克蘭見他兩人去後。自己心裏又想。若從此不說。將來倘或鬧出什麼大事來。他的父親。那時未必怪他。倒要怪我。這却如何是好呢。轉念一想。絕口不說。終不是個道理。且等他回來時。我須再勸戒他一番。適巧莫釐已從外面走了進來。克蘭便問道。莫釐。你剛纔到那裏去。莫釐道。沒有到遠處去。就在左近花園內散步。羅來克蘭道。你一人出去。原是無緊要的。只要不同著那個不知來歷的少年男子同行就是了。別的是沒有甚麼。只恐怕人家見了。有閑話說。這種閑話。倘或傳到你父親耳裏。你父親一定是要生氣的。請你須要想想。以後交結朋友。是第一不可疎忽的。

第六回 密謀

却說羅來克蘭。自以為三番五次的勸說。總可以稍聽一二。那曉得莫釐依然若春風吹馬耳。付之不理。而且與佛倫更加親密。佛倫百般的甜言密語。莫厘被其迷惑住了。可憐莫釐初次出門。一片天機之人。那裏知道社會上男子僞詐之情狀。因此彼此有了愛情。一日下午。莫釐又到佛倫符爾敦房中。便談論

到父親要娶羅來克蘭的意思。却是因爲我年輕。不知照料家事。所以想要他來照應我的。我却幾番攔阻不住。佛倫符爾敦一想。這倒是個好機會。便和莫釐說道。密西司。你既不願你父親娶他。不是這樣一聲不響。就可以罷休的。必須想個攔阻方法纔好。我問你有沒有妙策。莫釐道。我秉性生來愚蠢。實在想不出什麼妙策來。佛倫隨口就說道。你沒有什麼方法。我倒代你想得一個妙策在此。莫釐道。你既有妙策。請快快說出來。佛倫符爾敦却又不說。停了一刻纔說道。計策是個極妙的。只恐說出來。你未必能照行。莫釐即緊緊逼著他說。便道。只要這計策好。我沒有不照行的。請你快快說罷。佛倫符爾敦便說道。你父親現在是最信任羅來克蘭的。所以連你也交給他照管。如果尋常的言語。必不能轉移你父親的心。要轉移你父親的心。除非叫你父親恨他。然你父親怎樣纔能恨他呢。說到這裏。又停住不說。莫釐道。爲何又不說了。佛倫便低了頭。臉上泛了紅色。對着莫釐說道。我有一句話。要求密西司允許。我不生氣。不見怪。我才敢說。莫釐道。你有話請說。我應許不怪你便了。佛倫便將一見之後。就這樣愛慕。這樣的粉身碎骨。都不願離開。說得天花亂墜。要求允婚。莫釐那時到躊躇起來。便道。此事我不敢自主。須要問過父親。佛倫道。我們門第相合。孰是我的學問名譽。我想父親一定是樂從的。倘能允了婚事。我便同你到奧國去見你父親。同着你說羅來克蘭如何的虐待你。欺侮你。你實在受苦不過。不得已允我婚事。這樣和你父親一說。又有我同着一樣的說。你父親必定原諒你的苦哀。必不至怪你自作主張。他只有怪那羅

來克蘭不照應你。反要欺侮你。虐待你。我想這法子是最好的。你以爲如何。莫釐一聽就呆了。住口不言。似乎有頗爲難的樣子。佛倫符爾敦見他主意不定。孰接連的問他道。密西司。我且問你。你父親平日是否聽你的話。莫釐答道。我父親平日是最聽我話的。只因近來要娶羅來克蘭。我曾諫阻數次。却沒有聽從。佛倫頓時把眉頭一皺。覺着有萬分難受的樣子。說道。哦哦原來如此。隨口又向莫釐說道。密西司並非是我恐嚇你的話。實在你父親平日愛你的心腸。今已移換愛羅來克蘭了。你如不及早設法。恐將來他愛羅來克蘭的心腸日漸其盛。待你的心腸更要日差呢。況且羅來克蘭又和你不對。他再添造些你的壞處。和你父親說知。你父親那時待你。就更不堪設想了。他見你父親待你壞。他仗着你父親的勢。前來威嚇你。欺陵你。到了那時。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何是好。除了我想這法。就沒有別的法子可行了。莫釐本來和他合式。又是無主意的人。再聽他這一番切己言語。心裏倒有些害怕起來。不覺便點了點頭。說道也好。就依你的計策而行罷。含含糊糊的便算把婚事應允了。佛倫符爾敦一聽此語。心中好不喜歡。莫釐那時心中覺得有些迷惑。立起身要走。佛倫又說道。這件事。只可你知我知。斷不可使他羅來克蘭知道呢。莫釐道。這個自然。何消囑咐得。此事着意。原是在他身上。那有反使他知道的道理。說著依舊轉身走了。佛倫符爾敦見他去後。心想婚事已諧。好不得意。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就送新聞紙的送來一張倫敦報。佛倫符爾敦接着便看看。看罷只嚇得目瞪口呆。如同發痴一般。那時佛倫符爾敦就想

到自己本來祇打算在此耽擱數日就走。偏偏遇著一位莫釐姑娘。所以在這裏勾留了許多時。不然人家怎樣知道我的行蹤呢。今我在這裏。倫敦報紙。既已知道蹤跡。登了出來。料想我決不宜久居此地。最好是連夜走開爲妙。只事一件我與莫釐婚事剛允。一旦拋却。教我怎樣捨得呢。想着又歎了一口氣。坐下道。咳。權時不去管他。且待到了明日再說。倘能一行過婚禮。就可以同走。後



克蘭一聽沒有人來的話。倒也放下了心。就與店主人說道。沒有甚麼事。你出去罷。那店主人也就回身走了。佛倫等到次早一早。就走到莫釐房中。只見莫釐一人獨坐在房。原來羅來克蘭適有瑣事。到迦葉來想想究竟有些不妥。立時就把呼人鈴一響。那店主人聞着鈴聲。就到他的房中間他道。貴客有何吩咐。羅來克蘭就問道。今日倫敦有沒人來。過店主人道。倫敦並沒有人來。羅來

夫人那邊去了。佛倫符爾敦好不歡喜。就和莫釐說道。昨日承卿應許婚事。但是我想能急行婚禮。我們便可早些動身同去奧國。那時莫釐正因此事一夜未睡。覺得終身大事。豈可輕易允許。父親又不知道。倘若萬一意見不合。必然動怒。正在心似轆轤的思想。而且十分懊惱不已。此刻又見佛倫慌慌張張的跑進來。面如土色。說話之時。現出驚惶之態。莫釐心中未免動疑。便道此等大事。那有這樣匆忙辦的道理。正在說話時。佛倫耳中如有聽聞。便急急的伸過手來。將莫釐手中所拿的一束鮮花奪去。拿了就走。莫釐見他走後。心中十分不定。便慢慢的一人向那花園走來。忽見來了兩個巡捕。心中暗想這裏爲什麼有巡捕來。一面想一面走。在園中坐了一會。回來時又見那班小廝們。個個驚惶失色。詫異稱奇。莫釐看得好不奇怪。後又一想。橫豎事不干已。我來管他做甚。因此也不向人間箇長短。一直望自己房中走去。

第七回 被捕

却說莫釐走進房中。覺着走得十分吃力。順手拉過一張凳子就坐了下來。在那裏思想此事。羅來克蘭突然見他回來。就問道。莫釐你今日出去如此的早。是到那裏去來。莫釐因有心事。聽羅來克蘭數說。他便唯唯而應。忽見那迦葉夫人走來。便和莫釐說道。莫釐你今日也出去了沒有。倘若也在這裏。恐怕你也要吃個虛驚。或者傷心一會。亦不可知。莫釐聽這樣說得稀奇。就問道。夫人說的什麼事。我如何要吃

驚傷心呢。迦葉夫人道你沒有看見當時的情形。所以這樣說。倘使你看見了。你就不這樣說了。莫釐又問道究竟是什麼事體。夫人你快說罷。迦葉夫人見莫釐這樣著急。他却故意遲延不說。反向莫釐道。你猜猜究竟是什麼事體。你可猜得出。莫釐見問他不肯說。倒像與自己有何關切的事一般。心中倒有些著急。因又催逼道。夫人你快些說罷。究竟是什麼事體。我在外面却一毫不知。迦葉夫人道。你莫這樣的逼著問我。慢慢的自然說給你聽就是了。莫釐聽他這樣說。心中雖是著急。也就不便再似等不及的。連番催促他。坐在那裏也就不言語。迦葉夫人却仍舊不說下去。只搖著扇子側身對著羅來克蘭說道。這個人我一見面。便知他不是個好人。你想他當日在體操場上。和我初見的那副神氣。賊眉賊眼。評頭量腳的樣子。好不訝人。他雖說和我曾在勒威伯爵邸中會過一次。我仔細想過。却並沒有這人。就算他真是和我會過的。來得這樣唐突。也真可笑。我住在寓中和他見面時。也非止一次。他何以想不出我是迦葉夫人來。許久不來拜我。必俟我同別人到了體操場上。他纔一瞥兒。就知我是迦葉夫人。便來見我。這一個道理。你去想想。可笑不可笑。可疑不可疑。我當日因他既來見我。又未便不同他敷衍幾句閒話。近來兩日我看他的舉動越發不對。所以閒話也不同他多說了。莫釐聽著。倒像是說佛倫符爾敦的一般。心中就想道。他難道做了歹事不成。他剛剛在我房裏走出。料想不至於就做出什麼歹事來。羅來克蘭聽完了迦葉夫人的話。就對著莫釐說道。莫釐你聽聽迦葉夫人所說。也是同我一樣的意思。我不是早說

嗎。你不要同那佛倫符爾敦多說話。他不是個好人。你當日非但不依我言語。反要怪我。你今日看看到底是怎樣。莫釐一聽佛倫符爾敦幾個字。就想着他已是我許婚的丈夫。怎麼他們都說他是個歹人。剛纔聽了他們這番說話。又想到進寓時衆人那副樣子。料想是佛倫符爾敦闖了什麼大禍出來了。心中又氣又急。面孔上早已忽紅忽白。然心中雖急。面上却仍舊要裝出不急的樣子。故意帶著笑問羅來克蘭道。佛倫符爾敦難道闖了什麼禍嗎。羅來克蘭道。他闖禍不闖禍。我却不知底細。不過剛纔已被倫敦警察署派來兩個巡捕捉去了。莫釐聽得真是砲彈穿心。神魂飛越。心窠裏一陣驚惶幾乎跌倒。雖極力勉強支持。裝作事不干已的樣子。恐被旁人看破機關。那曉得心中雖是這樣。身子却不能自主。只覺得自己一時坐立不安。周身發軟的。那副驚惶樣子。看了好不令人動疑。羅來克蘭見他這副樣子。却並不疑他和佛倫符爾敦有了婚約。就是從前說他。也是防範他。要他守著閨範。也並沒有疑他和佛倫符爾敦有做別樣事的心。今雖見莫釐這樣。只以爲他是心慈的人。驟然聽見佛倫符爾敦捕去。所以如此。因就說道。你僅僅聽著說。就要這副樣子嗎。倘教你親眼見了。不知更要驚惶到什麼樣呢。莫釐那時不得不裝作嘴硬說道。這也無甚稀奇。迦葉夫人又從旁插口道。莫釐你且莫要這樣說。見着究竟要比聽着利害些。那時捕捉的時候。你沒有見。你如見了佛倫符爾敦被捕時。那副樣子。兩淚交流。面色如灰。你也不知要痛心到怎樣了。莫釐道。但是佛倫符爾敦究竟爲着什麼事捕去的。迦葉夫人道。他的歷史却無

人知道。想來定是在別的地方做了什的歹事。躲避在這裏的。兩人正在閒談不休的時候。同寓間壁房間內有個來避暑的貴婦人。聽得他們說那佛倫符爾敦事體。說得熱鬧。他便起身走過羅來克蘭房中來。不知他此來是聽談論的。抑是曉得佛倫符爾敦歷史過來告知的。

第八回 說佛倫符爾敦

却說那個鄰室婦人。走進了羅來克蘭房中。和各人行禮坐下。就和衆人說道。列位都不知道佛倫符爾敦的歷史嗎。他的歷史我倒約畧知道些。此時無事待說給大家聽聽。佛倫符爾敦到了此地。已經一月有餘。到了今日他被捕之後。我始打聽得他的來歷。原來他已改了姓。他的真姓本是下林。他稱說姓佛倫。乃是假的。所以倫敦巡捕。來到旅館。先到帳房。查那旅客簿。要查那下林符爾敦的人。再四檢查不著。查來查去。只查得個佛倫符爾敦。那巡捕又不敢造次。遽指佛倫。卽是下林。正在猜疑不決的時候。真教得鬼使神差。那佛倫符爾敦恰巧走來。那兩個巡捕一看他的面貌。與那捕犯的照片一般無二。他們就上前抓住了。他一面將他捕住。一面就問他道。你倒好。你倒將下林的姓改作佛倫了。故意叫我們捕你不着。你趕快說。你是否就是下林符爾敦。那時我看符爾敦已嚇得魂飛天外。目頓口呆。還說得出什麼言語來。所以被他們一抓住了。只管哭泣個不休。他們見他的那副樣子。自然真是下林符爾敦無疑的了。因此也不和他說甚麼多話。一徑拉著就走了。迦葉夫人和羅來克蘭兩人。聽他說過了這一席

話。同聲的詫異道。他的姓原來是假的呀。說着迦葉夫人又和羅來克蘭說道。那個人却真是狡獪無比的了。那日我在體操場上。他來見我。通過姓名。我問他的佛倫是否。就是四塔瀉州族人不是。他就說什麼。祖若父還往來的。到了他這一輩。已經疏闊了。這一番的話。我當日雖受了他的騙。還信以為真。此時一說破。可知全是假的了。可見我們女人家。是容易受騙的。他們儘管的說。莫釐坐在那裏一聲也不響。定著神竟似發痴一般。各人正在說得熱鬧的時候。也並未留意莫釐那副樣子。那隣室婦人等着迦葉夫人說畢那話。因又說道。還有一層。那符爾敦捕着臨走的時候。口中亂嚷道。我已休矣。我已休矣。那人怎樣是好。那人怎樣是好。他這幾句話。我再四想過。總索解不得。料來定有個心愛的人。割捨不開哩。莫釐聽著心中暗想。佛倫說的那人。誰知道就是我呢。那時又惶又急。又痛又憐。真比個刀割心腸。還怕要難受些。只聽那隣室婦人又說道。佛倫符爾敦現雖為警察署捕去。若說起他的出身來。倒也是個上流社會的人。世居在愛城白臘地方。本是個世家。迦葉夫人就急急的答道。就是他家的子弟啊。說起來那人家。我也是曉得的。只是佛倫符爾敦的底細。我不甚清楚。那隣室婦人道。佛倫符爾敦是行三。我見了面却不認識。到了他捕了去。人家說他就是愛城白臘的下林符爾敦。我始明白過來。那人我從前是見過的。他幼時倒頗負才名。五年前就到了倫敦積聚銀行內。做了副司帳。進去沒多時。行主見他才具開展。便升他做了副經理。那曉得少年得意便不是福。他就外面日日醇酒婦人。沈迷不醒。因此浪費虧

空了行中鉅款。一時周轉不靈。惟恐敗露。他就暗地裏造上了許多的假鈔票行用各處。不料不多時。竟被行主察出。他自己想來無法。就竊取了行中的真鈔票五萬元。潛逃到此。他前後所虧。統計不下二十萬元。看他表面。倒似個聰明俊秀。極有把握的人。那曉得他近朱則赤。近墨則黑。胸中全無把握。竟弄到這個地步。倫敦警察署。也曉得他已離了倫敦的地方。所以分遣了著名偵探。到利排布露一帶捕他。那班偵探東奔西找的。找了兩個多月。一徑未能緝獲。我昨日看太晤士報。說下林符爾敦躲身的地方。我初也並不著意。那曉得他就躲身在這裏呢。迦葉夫人道。佛倫符爾敦。這人也算是蠢極的了。自己做了這種的事情。還不趕緊出境。仍舊的躲在這裏做什麼呢。況此地已隣近法國邊界。逃出自己的國境。藏身在法國地方。也是極容易的事。真個不解。這人何以這樣蠢。那隣室婦人道。照鄙人想來。他並不是不知道。到那法國去。聽他捕去那時的話。定是此地有個什麼心愛的人。一時捨不得走。迦葉夫人又連忙解釋說道。我想佛倫符爾敦。倒不至于此的。他如有了心愛的人。自己又有這許多的錢。怎麼不好帶了一全走。何必一定要久住在這個地方呢。鄰室婦人一聽這話。倒也不錯。口中只道是極是極。究竟夫人見識高明。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說著羅來克蘭僕人。早已捧茶進來。主賓飲茶。此事暫擱不提。

第九回 移房

再說那隣室婦人吃過了茶。又提起佛倫符爾敦的事。又說道。問得佛倫符爾敦走到半途。他懷中取出

幾朵鮮花。哀求捕他的兩個巡捕。和他送到他的妻子那裏。迦葉夫人一聽這話。好生奇怪。就說道。佛倫符爾敦這人。還有妻子在這裏嗎。鄰室婦人道。據傳說那兩個巡捕。聽了佛倫符爾敦這話。也覺得奇怪。當時就對著他冷笑道。這裏有什麼妻子呢。你當真發痴不成。莫說你沒有妻子在這裏。就是你這裏真有個妻子。我們也只知道到這裏辦捉人的公事。不來和你辦那送花的私事。你別要胡思亂想。趕緊走罷。佛倫符爾敦那時見他們不容他送這花。却也無法。只得將那花仍舊藏在懷中走了。那時旁人觀看佛倫符爾敦。只見他不作一聲。惟有眼淚如穿珠的滾下。我想佛倫符爾敦。若果有這事。他這裏必有個心愛的人。那是一定無疑的了。迦葉夫人就說道。照這樣說來。那佛倫符爾敦。也算得個樂而忘死的了。自己做了這樣重大的案件。還不趕緊逃走。仍在這裏沉迷于色。他的被捕真教自取其禍了。就是他寓在旅館中。亦不肯稍自歛抑。好似和那沒事的人一樣。依然與人酒食徵逐往來。無有虛夕。我們幸和他是萍水相逢。無纖毫關係。否則面上倒也有些不好看。倘再被那新聞紙上登出。誰是他的朋友。誰是他的親戚。這又怎樣是好呢。說著又把個頭搖了幾搖道。好險呀。那鄰室婦人聽他說完這話。自己也覺得沒什麼說了。便立起身來告辭出去。莫釐因那鄰室婦人告辭。他登時驚醒了。自己一想我這喪魂失魄的樣子。倘和羅來克蘭全居在一房。那就不免要被他們看出破綻。不如另去找個空房。一人住下倒好。想著就站起身來。倒覺得自己沒有絲毫氣力。勉強的站住脚。便和羅來克蘭說道。兩人全寓一房。似乎

覺得不甚舒服。我擬另去找間空房住著。故此和你商議一聲。羅來克蘭道。天氣又炎熱兩人同住一房。真個是不甚舒服。你要另住一房也使得。左手有個第十三號房間。現剛空出。我也進去看過。倒頗有空氣。我且和你再去看看。如果你合意就搬進去。莫釐道。既然是你看得甚好。我也沒有不合意的。招呼店主人一聲。就搬進去罷。羅來克蘭道好。說着就把呼人鈴一拉。只聽得噹啷噹啷的响了數聲。店主人早已走了進來。羅來克蘭就和他說道。左邊那個十三號房間。我們小姐要住。你去叫那班小廝們來搬這行李過去。那店主人答應了一聲。是立刻轉身出去。一時小廝們都來了。七手八腳頃刻間就將行李提了過去。安排已畢。收拾清淨。莫釐走過來一看。見已鋪陳妥貼。走進了房。隨手就把房門關上。走近寫字台前。就將椅子拖過來坐下。身子橫着。一手撐在抬上。托着頭在那裏暗想。先想佛倫符爾敦被捕時的情形。想一陣不覺心痛一陣。既而又想到佛倫符爾敦求婚的事。那時更覺得心痛個不了。自己自悔自怨。一時差錯。不該糊裏糊圖便先許婚事。譬如米已炊成熟飯。雖有神仙亦無他法。佛倫符爾敦雖然捕去。他還不過束縛住一身。我如今真似連心也被他束縛住了。咳我又何苦做種事呢。我的出身並不爲賤。就是祖上英雄也出過的。政治家也出過的。況自己生父又是現任的欽使。也可稱得一個外交家。今我應許做那賊人的妻子。倘或符爾敦到了裁判所。將我和他的事說了出來。被那新聞帑登出。非但人家要笑罵我輕賤。我就是自己亦無以對我的祖宗。見我的父親。那時更如何能望那羅來克蘭肯寬恕。

我的罪。發憐憫我的心呢。莫釐此時愈想愈覺難過。直似宇宙雖大。無地可以自容光景。少時自己又想到。我現在的處境。真個比那符爾敦還要難受百倍。他有個牢獄。倒也可以安身。我連個牢獄。還沒有。教我何處安身呢。照我這樣。還可以算得世間的人嗎。咳。古語說得好。侮人便是侮己。害人即是自害。我如不想害那羅來克蘭。怎樣能夠受符爾敦的害呢。只是要想害那羅來克蘭。所以受了他的害了。那知世間的人心。總壞不得。心如一壞。身即隨之。既又一想。我這事體。如被羅來克蘭覺察。不特他要笑死。我又把什麼面目見他呢。莫釐想到這裏。心頭一痛。羞憤交加。登時氣望上冲。身子向後跌倒。昏暈在地下。正是

第十回 發病

却說莫釐那時一人獨在房中。別人都不甚留意。到了午膳時候。羅來克蘭也不等小厮們來請。自己就走到膳室裏面坐下。一人就先吃。那桌上擺的水菓。一頭吃一頭又想到莫釐。這時候也該要來了。等了多時。還不見來。就猜道他莫非是早上出去。多走了路。有些吃力。現還睡覺。後又疑心。或者是連日天氣炎熱。兩人廝在一房。受了暑氣。有些不適意。不吃午膳。亦未可知。想着也不教那小厮們去請他。就在桌上揀了莫釐平日歡喜吃的水菓。拿了幾樣起身。走出膳室。到他臥房裏去。走到他的房外。只見房門緊緊閉着。隨手就把房門推開。走進房去。抬頭一望。並不見人。羅來克蘭那時倒覺得好生奇怪。再舉眼四

望。只見莫釐倒在地。羅來克蘭大驚。就連忙將手中拿的水菓。放在桌上。彎倒了腰。雙手去拉他。低頭一看。只見那面色變青。嘴唇變紫。口中又有許多的白沫在那裏泛。羅來克蘭見他的這副形狀。直急得心頭亂跳。手足發軟。口中儘管一聲一聲叫那莫釐。莫釐你怎麼這樣。你怎麼這樣。莫釐仍舊是眼睛閉著。那喉嚨裏。依然是痰如鋸屑。氣塞不通。羅來克蘭慌忙之中。便想到醫生所



漸漸的舒了過來。眼纔漸漸的開了。人也纔醒了轉來。那時羅來克蘭心纔略定。一看他的面上已消瘦不少。羅來克蘭就把他扶起來坐著問道。莫釐你怎麼樣發這個病。料想總是感冒了暑氣。來勢過猛。這說急則治標的話。暫時將莫釐放下。走出房門。取了一碗淨水。立時趕進了房去。將莫釐面上噴了一口。又拿個手巾打潮了。把他的衣服解開。鋪在那的胸前。過了多時。好容易氣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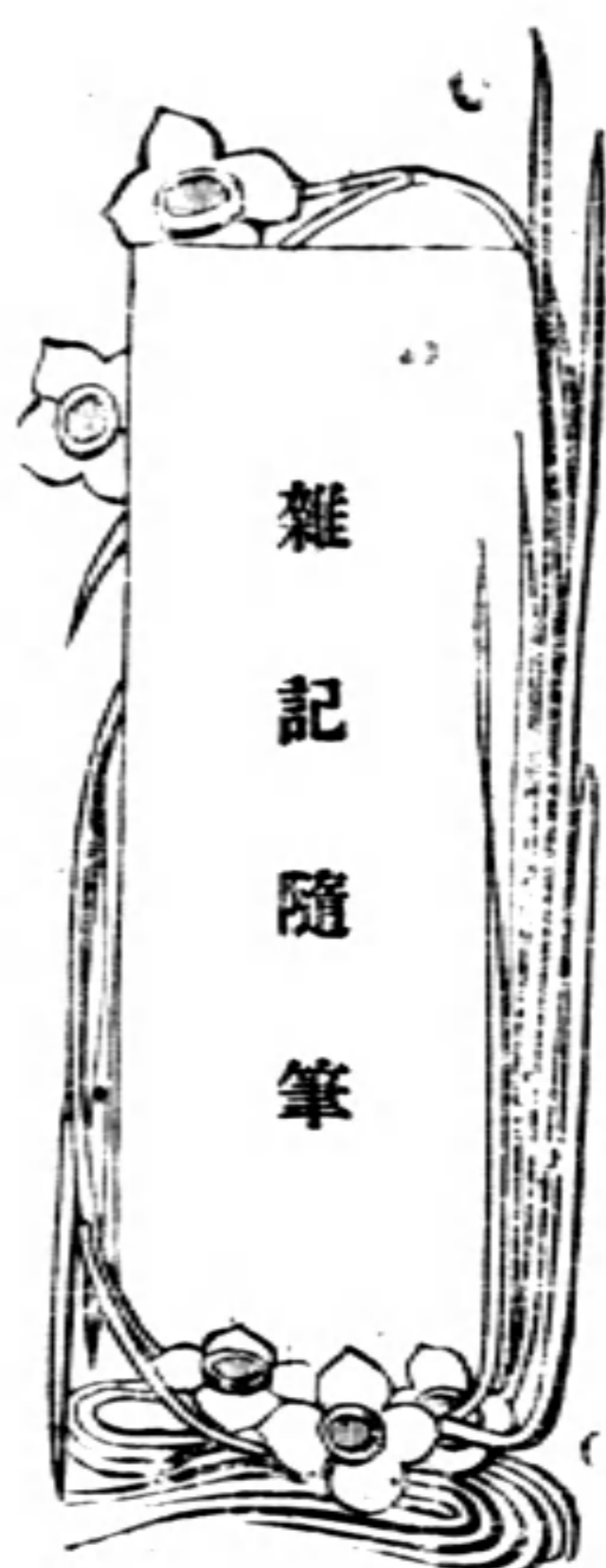
漸漸的舒了過來。眼纔漸漸的開了。人也纔醒了轉來。那時羅來克蘭心纔略定。一看他的面上已消瘦不少。羅來克蘭就把他扶起來坐著問道。莫釐你怎麼樣發這個病。料想總是感冒了暑氣。來勢過猛。這

麼一來。就無病的了。莫釐到了此時。纔知道羅來克蘭待他的一片真心。隨即又說道。羅來克蘭。你的爲人。我如今纔曉得是真好。我從前任性和你作對。現在仔細思量。實在沒有一樁是的。真個沒面見你。還不如死了的好。羅來克蘭道。那些話你也不必說。世上的人。那個沒有點錯處。知錯能改。便是個好人。況且我和你又是一家人。你年紀又輕。就是從前彼此意見不合。有時稍有口角。我也斷不記你的讐。你趕快不要把這種事情擺在心上。你又是纔發了病的人。再想這種無謂的事情。那身子便要急壞了。你趕緊定定心。養養神。不要胡思亂想。先把這病養好。方是正事。羅來克蘭這樣的說。莫釐儘管垂著個頭。喉中呼呼不絕。羅來克蘭就猜著他。是因方纔的感觸所致。大約一則是因感冒暑熱。二則因和符爾敦是個好友。聽他被捕。未免要動憐憫之情。兩相湊合。所以得這個毛病。旋又想他發這病。倒是小事。我已被他嚇得心裂膽碎了。幸虧得醒了轉來。但是他父親那裏。倒不能不通知一聲。免得將來怪我。想罷。又看了莫釐面色。似乎覺得無事。就和他說道。莫釐你暫且安睡靜養。我要去辦點事。辦完再來看你。莫釐答應了一聲。就自己走到牀前。扶上了牀。躺着。羅來克蘭料理他上了牀。便轉身走出房來。一徑走到自己房中。立時寫信寄到奧國。告訴良平。只說今日就發了暴病。來勢極爲凶猛。幸救治迅速。始得無虞。然大病之後。仍旅寓他鄉。醫治調理。諸多不便。或卽歸河里故里。或仍寓此間。專候復示。照行云云。那信發後。沒有多日。良平的回信已經回來。信上說。莫釐既然有病。不必回去生脫。愛那是個最清靜的地方。靜養

最屬相宜。況且溽暑困人。歸途倘再添病。更屬非計。不如待到初秋。再定歸期不遲。羅來克蘭讀畢就拿這信去與莫釐看。走到莫釐房中。和莫釐說道你父親回信已到。我已拿來你且看看。一面說一面就拿那信交給莫釐。莫釐接過看時。面上也沒有喜色。平日裏莫釐聽他父親有了信來。就直如見了他父親一樣歡喜非凡。立刻就要拆開看的。獨是這一封信。莫釐僅僅看了信面。就仍舊還給羅來克蘭說道。我實在精神不好。不能看這個信。羅來克蘭就伸手接了過來。照着原信念了一遍。莫釐聽罷於那歸去不歸去的話。不贊一辭。只說我現在的意思。全無別的希望。惟求速死而已。羅來克蘭因就勸解道。莫釐你一病之後。何以開口閉口總不脫了死字。你年紀正輕。來日方長。這種言語。却是最忌的。此地你如寓居不慣。我們儘可另覓一個地方居住。莫釐道此處的地方却極好。兼之你在這裏我有什麼寓居不慣。要另覓他處呢。惟有從前我和你那番齟齬情形。我想來實在抱愧。所以只願求死。羅來克蘭道。莫釐你這人何以一變。就變到這樣迂拘。這算什麼大事呢。就要因此生愧。因愧求死了嗎。照這樣的想。你這人莫非是發戾不成。莫釐道你雖這樣的說。我總有我的心。說罷羅來克蘭有事也就走開了。自此以後。莫釐就逐日要看新聞紙。看那符爾敦的事情。一日看到新聞欄中。載說六月初十要開法堂審判下林符爾敦的案。那時離審判期還有數日。莫釐就日日想着我與符爾敦的事情。他倘或說出來。被那新聞紙上登出。我也無別的法想。惟有一死罷了。莫釐當日心中決計把符爾敦的審判期。就作為是他的死期了。

從女子軍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時近黃昏天黑如墨細雨如絮江西省外一女子獨行踽踽衣黑色夾呢衣足踏皮鞋手持雨蓋肩荷一皮匣神色淡然如歸家之商賈如避難之富翁行至五里亭前於蒼白之老人迎面而來見女子驚而詢之曰爾何來爾不畏風雨耶爾何人爾竟至此耶今者戎馬倉皇兵戈擾攘深居閨閣猶虞危險今爾隻身江干得毋懼爲強暴所累耶爾父爾兄竟任爾獨行耶爾將安適其明以告我我當爲謀看護女子聞老人言從容致詞曰敢謝翁意看護儂自任之無勞慮既承垂請敢爲老翁告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當此戎馬兵戈南征北伐夫豈獨男子有其責任吾女子亦與有責焉翁以爲儂之獨行至此江干而已耶儂將乘長風破萬里浪揮戈直搗黃龍與彼勇男子痛飲高歌以舒儂志願翁勿猶以閨中弱女小視儂也翁乃微笑曰革命流毒亦中於女子耶爾曰弱女子果能革命耶爾勿言之適以啓人疑耳女子聞老人言怒氣勃勃謂之曰翁何見之小儂何如人儂平日之抱負又何如翁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女子處匹夫對待之地位非猶是黃帝子孫耶翁勿笑儂請俟之三月後看儂匹馬單刀犁庭掃穴飲三杯熱血酒大呼黃帝萬歲三聲肩佩無量數徽章歸來五里亭與翁把盞談當日雄事翁將以爲情耶惜翁爲鄉中父老既不能手刃滿奴亦當勸導國民使入軍隊以盡天職化得一人出便得一人用方不愧爲鄉黨之前輩誠如翁言是教後生小子墮入十八層地獄千秋萬世不得與新中華軍國民並賀齊驅罪何如耶願翁少留意儂去矣遂慨然上輪老人愧而退



平等閣筆記

沈子培先生爲余言。明未有遺老某君者。因不願剃髮。遂改作女子裝束。終身鷓伏。著作甚富。先生曾于某處見其詩文。皆悱惻動人。其姓氏則忘之。噫。此人此詩文。皆宜速爲表彰者也。

法了上人性喜遊。在匡廬數月。探幽覓深。凡人跡不到之巖壑。輒攀藤附葛以登覽之。曾至一山洞深數十丈。撥莽以入。至洞底深處。見有一僧端坐合掌而化。肉身不壞。而苦不能知其年月。乃于座旁石窟灰土中。搜尋遺跡。得紙一卷。破碎不能讀者居多。內有詩一首。似爲坐化時所作偈語。末書崇禎五十二年字樣。乃知此僧必爲明末遺老無疑矣。以其紀年推之。在明代鼎革後。已三十五年矣。惜不知其名號。殊爲恨事。其詩云。到此已無人。我別更從何地說。冤親陡將亡。國無從恨。化作慈悲度衆心。觀其詩。知其臨去時。已得大解悟。所以坐脫後。而肉身猶能長留二百餘年之久。亦奇事也。

日本有千代鶴子者。有千里眼之術。報紙已喧傳矣。近比利時有名魯恩登者。一煤礦夫也。素不識字。現年六十六歲。忽得千里眼。能視人所不能視。信仰者已有十六萬人。幾如一派之宗教。能爲人治種種之

疾病。遠近之人。求治者極多。頗著靈效。每夜僅眠兩小時。即起遊于園中。視四方甚為明瞭。凡眼所囑之處。如有電光隨之云。

按內典所謂六通者。一天眼通。能見六道衆生死此生彼苦樂之相 二天耳通。能聞六道衆生苦樂憂喜 三他心通。

能知六道衆生心中所念之事 四宿命通。能知自身及六道衆生歷世宿命及所作之事 五曰神境通。身能飛行山海無碍于此界沒從彼 六曰漏盡通。漏者三界見

漢新見思惑盡不受 三界生死是名漏盡。此千里眼者。即天眼通也。凡學佛者。修道得力時。則通能自現。蓋以神通者。本吾人所固有。特為世情嗜欲所染而失之。倘能將世情嗜欲。掃除淨盡。則通自復現。無足奇也。

去年在秣陵時。楊仁山老居士為余談。曾親見有天眼通者二人。其一為魏寂甫。江陰人也。與居士為禪友。以部郎居于京師。習禪定近念年。一日者。忽得天眼通。初能視牆外諸物。再則數十里外事。如在目前。

魏頗驚喜。知得天眼通矣。隨且并能聞其聲。天耳通亦隨之而現。漸則數千里外事物。亦能見能聞矣。漸則日後未發現之事物。亦能見能聞矣。其時洪秀全尙未起事。魏已得見廣西相戰。及由鄂而皖而蘇。所

有人民被殺戮之慘狀。歷歷在目。乃大驚恐。遂發狂。見人則哀哭。謂大亂至矣。衆生可憫。為之奈何。人皆

目以為癡。居士時在京師。親眼見之。及事定後。又于揚州得見數次。疾終不愈。居士謂余曰。此所謂悲魔

者是也。凡習禪定者。至得力時。天眼通偶爾發現。應反視。見性不應為色塵所轉。當知此通者。吾所固有。

不必驚以為奇異也。其一則山東巡撫奏報入京。謂得一奇童。目能遠視無礙。時為恭王當國。命將此童

記

筆

閱

等

平

送京軍機等親爲試驗。問以牆外物。皆能言之。歷歷時正與法國開釁。乃對準方向。令小兒視之。小兒云。見一山。已爲藍衣兵所奪。青布包頭兵敗走矣。並謂砲聲甚巨云。蓋此兒兼有天耳通者。軍機等大驚。以後日日命觀之。一日云。此山已爲青布包頭兵奪回矣。此卽劉永福收復諒山時也。奏報至時。計其時日。一一啗合。其時有疑爲妖者。乃設計。謂以便人持刀于無意中。作欲殺狀以驚之。倘陡變相者。必爲妖矣。如計行之。與常人無異。乃遣之還。後不知所終。

居士語余曰。凡修得五通者。或因故墮落。投入人身。其他通已塞。留贖眼耳二通。餘靈尙在。儻俟年稍長。嗜好乘之。二通亦將隨失。與常人無異矣。（按小兒往往能于夜中見物。年漸長則靈異漸失。如紀曉嵐之類者。其理正相同也。）

仙鬼道人術士。均有能通者。然皆以五通止。不能六也。竹窗隨筆云。神通大約有三。一報得。一修得。一證得。報得者。福業自致。如諸天皆能徹視徹聽。及鬼亦有通是也。修得者。習學而成。如提婆達多學神通于阿難尊者。是也。證得者。專心學道。無心學通。道具而通。自具。但遲速不同耳。如古今諸祖。諸善知識是也。此山東小兒。其報得之類也。催眠通腦等術士。其修得之類也。近美國有佛學會十餘人。專志求通。聞現時能得靈異者。已有數人。以佛學爲法術之階梯。而不求本心之證悟。是猶入寶山者。舍珠玉而求沙礫。則亦何貴乎。其學佛也。

友人空我。于報中讀余筆記。乃謂余曰。鬼怪神仙。皆屬實有。誠有如君言者。蓋天地之大。本無奇不有。今人動以迷信二字斥之。抑其見之小耳。余曰。無奇不有一語。是則是矣。尙非探本之論也。夫天地之間。實無有不奇。無有不奇四字。較爲精切。何以謂之。卽以人論。夫世界之有人。細加研究。誠爲一最奇之事。夫人何自而有奇。又何以能生子延續奇。攝影鏡奇矣。而目之能視。更奇于攝影鏡。留聲機奇矣。而口之能言。耳之能聽。更奇于留聲機。其他一切鼻舌身意。亦復如是。以此推之。種種奇妙之處。誠皆不可思議。然則世界之事物。烏可以俗眼妄測之。





雜記隨筆

尊鄉漫錄

(笑佛寄稿)

予嘗讀六才子。至醮着些兒麻上來一語。聖歎批云。使老人見之。亦須心動。又早知無明無夜。因他害。倒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無憚改。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兜的上心來。數語。爲千古情人鐵案。欲易一字。亦不可得。兜的上心來。用一兜字。始將以上文字。形容精神飽滿。不遺餘力。凡相思人。讀六才子以止數語。惟有點頭不語。必不能致一辭。日前予恐笥中殘書。均飽蟬腹。檢閱一次。忽見有雜俎一冊。內有詞數頁。均描寫新娘者。不知誰氏之作。詞意斌媚。形容盡緻。使新娘見之。不知當作如何狀態也。友謂予曰。不過嬌羞啣笑。點頭不語耳。予遂濡筆。將其詞抄成之。以供同好。

新嫁娘

寶奩裝就待春風。鴛枕鴛衾色色紅。怎樣魚游春浪中。靦腆。一半兒疑猜。一半兒懂。花與燈火簇雲霞。泣別阿娘並何爺。執手叮嚀休憶家。聽啞啞。一半兒真啼。一半兒假。華堂讀贊忒多儀。鼓樂喧闐

儀禮齊。占拜成婚雲鬢低。步難移。一半兒心驚。一半兒喜。洞房人靜解裙裾。閉目羞燈氣喘虛。誰抱溫
 香小玉軀。在須臾。一半兒支持。一半兒許。錦衾送入怯生生。要不由郎也不能。嫩柳衫搖一度春。可憐
 人。一半兒嬌羞。一半兒忍。催妝促起望朝氛。波畫春山兩鬢分。艷艷天仙無比倫。可銷魂。一半兒新紅。
 一半兒粉。復來賀客鬧盈門。繡幔爭窺花樣身。謔浪生春如不聞。任評論。一半兒心煩。一半兒哂。不
 言不語看香燒。倍嫁雙鬟件寂寥。暗想歡情如昨宵。竟搖搖。一半兒難禁。一半兒好。滿堂珠翠逞嬌柔。
 欸待新人坐上頭。看遍諸娘心自籌。不相伴。一半兒妍華。一半兒醜。清晨梳洗問翁姑。罷繡停針一事
 無。晝靜惟聞鳥鵲呼。待兒夫。一半兒清閒。一半兒苦。小姑翻看枕紅羅。枕上誰開並蒂荷。帶笑回言流
 目波。便如何。一半兒他人。一半兒我。小紅樓外是通河。倚盼樓窓捲袖羅。認得新妝屬目多。狡婦娥。一
 半兒窺人。一半兒躲。閑從池館蹙金鈴。誰道逢人拾翠亭。閃入花陰看不清。莫癡情。一半兒衣香。一半
 兒冷。小時獨宿不關情。徹夜酣眠直到明。自有同衾人喚卿。怎安宵。一半兒迷蒙。一半兒醒。碧梧初
 占鳳凰儔。坐並花陰寢並頭。半夜歸遲心便愁。望凝眸。一半兒思眠。一半兒守。兒家家住鳳橋西。門外
 垂楊水拍提。屈指歸寧三日期。兩難離。一半兒爺娘。一半兒你。

閨中十二曲 如夢令

閨閣女郎年幼。十五心郎春鬪。怕的見絲鞭。躲向窻前伴繡。休驟休驟。儂原任他消受。

長相思

蜂也歡。蝶也歡。姊妹撩人語太煩。多言怒小鬟。花一團。不識今朝甚事。甘低頭。故不看。

菩薩蠻

于歸漸近情如掬。粧奩瞥見縈心曲。先意代郎看。般般愜意難。心酸深有爲。怨及懷中妹。添索嫁衣裳。含羞低問娘。

昭君怨

寶馬香車儂嫁。且喜還羞又怕。鶻突此時不分明。不識今宵緣故。畢竟怎生發付。吃緊在心窩。婿如何。

浣溪紗

燭影花光耀錦屏。翠帷深處可憐生。桃花著雨不深情。偷覷已成心。可可含羞。未便屬輕輕。牙根時度一聲鶯。

巫山一段雲

寬綽因房喜生疎。若遇有人來。瞥見一含羞。佯整玉搔頭。有意防仙枕。無聯認帳鉤。生憎婢子唐衾裯。羅帕小姑偷。

減字木蘭花

晚粧特艷。夜館臺前生怕勸。佯教換衣裳。偷揭羅幃飽看郎。夜深羞睡。斜脫繡鞋燈影背。枕上柔聲。索喚

情哥未肯贖。

風蝶令

屬婿防金鑰。呼鬟整玉珈。香囊收拾上香車。歸去匝門笑語。鬧窗紗。壁上驚新壘。簾前認舊花。晚來閒坐話郎家。羞向娘前。乍喚一聲他。

小蘭干

傳言郎至特嬌癡。忍笑喚郎低。聽得娘呼。還理針綫。故故出來遲。瞥見復轉整羅衣。默默坐多時。待得無人。偷來檻外。私語定歸期。

虞美人

香車歸去銀燈掌。繡戶經蛛網。拂塵拭鏡見郎顏。酖不禁春心。先到衾窩。薰香呼婢嗔他懶。怒語因郎軟。背燈微笑轉秋波。識問個人。今夜欲若何。

南鄉子

午夢忒嬌憨。睡折雲鬟白玉簪。情態近來渾不解。貪酸。愛煞青梅不是饑。個裏事難參。玉洞桃花虛度三。怪底腰肥羞舊影。宜男艸佩深。裏杏紅衫。

尾聲

報產兒郎。牕前笑語喧。聽喚一聲娘至。歡喜上眉尖。洗罷金盆抱上牀。哺乳兒睡酣。

削除天下不平之快劍

民報

轉輸世界文化之靈機

✿ 每 日 銅 元 兩 枚 ✿

● 本報特色 ●

● 本報記者多係各國留學畢業生且係熟悉中國情形者

● 本報訪員多係各地知名之士各種專門之人非平常浮泛者可比

● 本報所發議論以不私不黨無偏無倚為宗旨

● 本報所載新聞以敏捷明確詳盡為主

● 本報為便利閱者起見取價廉用紙少而內容多於各報三分之一

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辛亥年十一月朔日印刷

辛亥年十一月廿五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蘇州振新書局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廿元
半頁	十元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天津新車站楊桂林代派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眷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恽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掃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溪松仙圖。查一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獅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浙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峰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二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惲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瘦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惲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瓊瓢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人畫鶴鶉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惲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惲南田做子于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鴛湖春權圖卷。顧西樸草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惲水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花鳥立軸。冒巢民姬人蔡女羅荷花為鴛。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儀女士張敞畫眉圖。馮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織雲女士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翰女士牡丹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五十二種 可任選取

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
佳購者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開題字八開共十
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開石谷山水八開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
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聽彝觀
察藏每册
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籬山房王孟端畫**

卷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籬山房者高宗
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
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以所藏九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彙為一册
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惲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龔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外冊第 國朝六
十一 大家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
察藏八角

十二 外冊第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最精之作畫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十三 外冊第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二頁乃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
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壁明眼人當自知之
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
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十四 外冊第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蕪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于臨學
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十五 外冊第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圖○惲南田秋聲圖

○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賜甯○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十六 外冊第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秀絕倫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樊樊山
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十七 外冊第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樊樊山方伯藏每
頁有伯題詠方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帖
定價一元

十八 外冊第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傳之寶世守勿
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
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十九 外冊第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卷

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有至
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誌誠程
寶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二十 外冊第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會審定精品

蔡觀察藏浩伯每册定價八角

二十一 外冊第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會審定精品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二十二 外冊第 **扇面第二集** 定價一元

二十三 外冊第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二十四 外冊第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二十五 外冊第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二十六 外冊第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千

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
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洋八角

二十七 外冊第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何子貞題首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定價六
角

二十八 外冊第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

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穀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二十九 外冊第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為
生翊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
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
以規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
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大頁洋
一元二角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外册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極難得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册第 三十一 **李復堂寫生册** 爲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

愛之至計十頁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三十二 **惲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草花虫蝶合册** 定價一元

外册第 三十三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南田一幅○麓台二幅○廉州一幅定價一元

外册第 三十四 **徐青藤墨筆花卉** 青藤老人此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

都皆僞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花卷首歌一長大又用青藤畫法作爲狂草題之真人間雙璧也每册大洋九角

外册第 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畫册** 新羅此八段做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册袁耳生太史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册第 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是册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册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爲無上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三十七 **張華南山水册** 此册乃聚精會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册第 三十八 **南老樓人鳥花山水册** 陳氏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册乃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爲角錢氏家藏定價八角

外册第 三十九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蕪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爲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籟石何運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册第 四十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西湖詞卷錢牧齋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外間所未經見中等閑話中只選刊十首尚存二十首以有忌語未便選入茲將原跡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龔芝麓題詩跋於後江左三大家天然齊聚於一卷真至寶也一元

外册第 四十一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角

外册第 四十二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外册第 四十三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册**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四十四 **龔半千細筆畫册** 定價八角

外册第 四十五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仇十洲畫本洵爲美術界精品珂羅版精印爲十五大幅共訂一册王氏寄青霞軒藏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册第 四十六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此卷甚多凡墨色濃滯用筆粗俗者皆僞作也此爲顏伯藏清靈絕俗洵精品也每册定價大洋五角裱爲橫幅者加裱工四角

外册第 四十七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開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梅居士藏第二種做古六種并字六開共爲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四十八 **邊頤公花果草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四十九 **王烟客山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五十 **華新羅山水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册第 五十一 **王耕烟墨筆山水册** 定價大洋八角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跡竹石譜人間劇跡景樸孫都護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佳精印每册定價七角

珂羅版印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此册乃選取各種花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此真爲無上妙品矣此册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栩栩欲活中國美術家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册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册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五折百册以上六五折

袖珍名畫 **南田撫古花卉册** 本局現印册子第一種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價目

漢碑

西嶽華山廟碑三冊 定價五元

庫裝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定價三元

隸書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隸書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隸書 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定價五角

海內第一 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五角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附書 明拓石鼓文 每冊三角

篆書 吳天發神蠟碑 定價四角

明拓秦嶧山碑 定價六角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定價二角半

魏碑 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海內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五角

最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二角半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六角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半

宋拓黃初修孔廟碑 定價二角半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龍門二十品 定價四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六角

珂羅版何媛叟藏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晉碑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常熟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草書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十三行 原拓片洋六角

珂羅版 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定價一元

附最初精拓瘞龍顏碑 定價五角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塔寺鑿遺刻漢隄池五瑞圖題名合冊 定價四角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誌 定價三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五代拓聖教序 (帖類附) 定價五角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宋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大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寸楷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兩角

書明拓 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行書 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書 宋拓李北海法華寺碑 定價四元

又太史手鈎重刻本一冊 定價四角

行書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書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書 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每冊六角

草書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宋拓王右軍金剛 定價三角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	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叢帖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定價十四元 宋拓淳熙化閣帖十冊一套定價七元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定價一元半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定價一元半 思古齋真本足榻定價三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定價四角 初拓南田叢帖類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雜類 初拓南田叢帖類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十元 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四角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墨跡合冊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墨跡合冊一元四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定價四角 珂羅版印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墨蹟洋七角 草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鈞本每冊四角 蘇黃米蔡墨寶一元二角 宋元墨寶第一集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屏 <small>綾綾四條</small> 洋一元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定價二角 趙松雪淨土詞墨寶定價四角 行趙松雪書海賦墨蹟定價四角 行趙松雪心經墨寶定價二角 宋張樾察寫華嚴經定價三角半 楊鐵崖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蹟定價三角 遺民為僧之遺墨定價四角	●墨蹟二 (明代)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每冊四角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每冊四角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定價四角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 黃石齋手書孝經合冊定價六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合冊定價六角 文衡山行 北山移文合璧墨蹟定價三角半 王雅宜草 正草千文墨蹟每冊三角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定價三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定價三角 王覺斯草書每冊三角半 沈文合璧定價三角 沈文格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墨蹟三 (國朝) 國朝名人手蹟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劉石庵墨蹟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蹟定價三角 劉梁合璧定價四角 張文敏公真蹟每冊三角半 書姜西溟先生墨蹟定價三角 趙搗叔吳讓胡荻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定價三角半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定價四角 小楷 陳玉方小楷墨蹟每冊三角 行 王虛舟先生墨蹟定價三角 行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每冊三角半 寸楷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寸楷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諫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定價三角 諫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定價四角 諫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定價二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三種定價五角 翁覃溪手鈞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翁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大楷張廉卿墨蹟定價四角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定價三角 明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定價三角 何煖叟行書墨蹟定價二角半 梁開山水陰符經定價一角半 莫友芝正草隸篆墨蹟定價三角 楹聯墨迹第一輯定價五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定價四角 小楷習字帖林硯滴定價三角	●墨蹟四 (手札十六種) 書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蹟每冊四角半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洋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定價一元半 翁覃溪手札定價六角 行書陳曼生先生尺牘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四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五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定價四角 奚鐵生手札定價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定價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定價二角半 劉石庵手札定價三角 王文敏公手札定價三角 董香光手札定價三角 李申耆手札定價三角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每冊大洋五角 ●墨蹟五 (手寫詩稿七種) 行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兩冊八角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每冊二角 草行祝枝山草書鬚鬚墨蹟每冊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每冊六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	-----------------	-------------------	-----------------	-------------------	--	------------------------	--	--	---	--	---	--	---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美術圖畫楹聯目錄

大畫片類

八彩珂羅版印

南田艷菊圖大幅

定價大洋二元

○珂羅版印大中堂

每張八角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中堂五種

沈南蘋柳陰鷓鴣圖
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小梅美人立幅
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珂羅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南田艷菊圖

高其佩鍾馗像

沈翠蘋柳陰鷓鴣圖

沈南蘋五倫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圖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蘇東坡畫竹墨寶

石濤溪山釣艇圖

王石谷松壑垂綸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丁南羽淵明漉酒圖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幅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每張八角 綾裱一元三角

珂羅一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湯樂民桐蔭整環圖
王小梅柳蔭驚影仕女條幅
顧西眉仕女條屏四張共一元二角
順治御筆畫達摩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裱一元

珂羅一二號大畫片十二種

版印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大幅

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仇十洲彈箏簪鏡美人大幅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郎世甯嬰戲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今上宣統皇帝二尺餘大幅御容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一

又八言一

左宗棠七言一

張廉卿八言一

翁覃溪六言對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

王夢樓七言一

張得天七言一

翁覃溪七言一

李春湖七言一

劉石菴七言一

陳玉方七言一

鐵梅庵書與夫人七言一

戴醇士七言一

陳勾山七言一

顧南雅七言一

梁山舟七言一

楹聯第一輯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裱工洋四角

楹聯第二輯

定價大洋四角

錄 目 圖 畫 術 美 種 各 局 書 正 有

條 屏 類

五彩珂羅版印 **王小梅小青詩意條屏** 畫小青小用小青詩意幽麗可愛四幅共洋二元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陳曼生行書一幅 張船山行書一幅
李春湖行書一幅 每幅大洋兩角已裱者加洋三角

彩色精印 **秦淮八艷小像** 八條屏
此為壁畫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絹目版精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洋一元六角

李香君小影 陳圓圓小影 寇白門小影
董小宛小影 馬湘蘭小影 柳如是小影
顧橫波小影 卞玉京小影

照 相 類

瓶水 **秋波小影册子** 此舒鐵雲之情人小影也用
間情 文曲聯畫等共數十起之多誠為瓶水齋韻事也 定價四角

艷籜花影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此册乃收全國各省會各商埠凡著名妓女及女優影
相用五彩精印洋裝成册

北京為 洪媛媛 洪彩玉 洪寶寶 洪寶玉
蘇寶寶 雲屏別墅 金月香 王韻秋
于品一 花寶琴 翠月蘭 妙香閣
蘇映雪 花五寶 韓月娥 喜鳳
桂蘭 金桂 賽金花 湘雲
小萍果 金紅 謝珊芬 洪鶯鶯
金仙 林桂蓀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金月梅 賈玉文 月克琴 楊琴喜
孟金子 蔣玉文 王金花等七十影
小喬 小四子 小五子 小五寶

天津為 南京為 蘇文仙等十七影

杭州為 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蘇州為 金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閣
上海為 阿毛等五十影 洪四寶 文柱香 花瑞英
胡四寶 高細玉 金文仙 孫鳳雲 茶花女
怡情別墅 時鳳來 張娟娟等七十人皆最
其餘尚有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奉天 山東
保定 烟台 河南 山西 陝西 安徽 蕪湖 回部
福建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加
一倍洋裝精製每册定價三元五角

海上驚鴻影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册 定價大洋三元

上海一埠為中國最繁盛之區茲徵集得三十年來名妓照相齊全以及現在最時髦之俗人影片共計五百人上海一埠之名妓盡在此册中矣用五色新法銅版精印較原片清晰鮮麗過之遠甚西國美術館中之陳列美人照片然則此册於畫士及美術家當有益不少茲擇其最著名者列數十名於後

花佩珍 秦美雲 潘逢春 繡雲閣
翁梅倩 沈寶蓮 趙斐雲 紅水館
身雲小榭 胡玉蓮 王寶雲 花蘭芬
王桂英 陳蕊寶 吟香館 凌鈺卿
蔡新寶 花寶林 洪如意 文素琴
金媛媛 左芸臺 夏月閣 十二樓
秦徽雲 張麗 四金剛全 後補金剛
林四寶 張波小榭 趙香玉三張 賽金花二張
張雅雲 花奇玉 林小星 時鳳儀 胡玉梅
花元春 小洪媛 金元仙 花鸞 妙香閣
朱小二寶 洪媛 高金秀 林鳳仙 金佩蘭
名女優 阿金月 阿小 文鍾 陸小寶
冶葉 葉榜狀元等 金字洋裝每册定價三元
小脚阿毛

全國學堂照相 此册萃聚全國男女各學堂各式
六十人現用精墨大紙印刷與原片無分毫差異洋式裝訂共為
一大册特別從廉取價定價大洋八角合之照相每片僅取小錢
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有正書局各種書籍發行

河羅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一 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二 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佛圖

三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五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六 唐太宗溫泉銘

七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九 西州志殘卷 十 尚書顧命

十一 摩尼教經殘卷 十二 景教三威蒙度讚

十三 老子西昇化胡經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十五 金剛經刻本

江邨消夏錄

照初版 此等書籍不能有絲毫
精印 錯謬有則誤人不淺今
鑒于此弊用初印本點石精印好古家請一觀便知言之不謬
共三冊定價大洋八角

麓臺題畫彙

吳墨井畫跋

聖嘆選古文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
帶要他做好文字曾將二傳國策莊騷公毅史
聖嘆批國策 一本 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
聖嘆批史記 一本 生必讀古文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
聖嘆批漢書 一本 讀書云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
聖嘆批唐文 一本 股之學究也舊時古文選本大都全為作八股
聖嘆批宋文 一本 起見今八股既廢此本誠為最相宜之讀本矣
至文也 印成六冊共裝一套定價兩元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宋稗類鈔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書排印現已
一律印成計共八冊定價大洋一元五
角批發從廉

東坡筆記

凡厲黃腐惠厲諸志林小品遊記短筆
多本集未載者為學生暑假中批覽佳
品共二卷為一本定價大洋二角

簷曝雜記

此書為趙翼雲所著其中關於掌故以及
奇聞甚多共兩冊 定價大洋四角

風倒梧桐記

是書專記明亡時諸逸事為三山何是
非所作共二卷又附揚州十日記一卷
共訂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東塘日劄

朱子素著皆明末國初遺事二卷
定價大洋二角半

汴園濕襟錄

亦紀明末遺事定價大洋二角半

納蘭側帽詞全稿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闕
定價大洋五角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出版 吳門天笑
第二冊出版 吳門天笑
書本編以為課生之用筆優美雅達洵為書翰文中最出色
之本 一洗坊間庸劣麤曠之尺牘課本又復寫以行楷足為臨
摹之本 一見當愛不忍釋也 第一冊每冊二角 第二冊每
冊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是書專為裁縫中國
男女衣服及各種應
用袋物等件最為切用之書為中國向來所未有開卷即衣料
長短一覽表於購買衣料不致吃虧各宜家置一編其所得利
益不小也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第二冊

且錄
褲之法記 褲之名目及尺寸之大概一覽表 裁褲之算法
裁大檔時須留意之處 女褲之裁法十種並圖 袴之裁法
二 小兒缺襟衣 小兒和尚襟衣 雨衣 西式半臂馬
操褲 海軍服 西式褲 小兒連胸褲 西式又胸裁一
夾一 小兒兩片褲 小兒西式又胸裁一
附屬品四圖 西式海軍衣上裝裁法共七圖 西式女裙
裁法共四圖 三套褲之縫法 四西式時裝高領架 定價
大洋三角

水雲樓詩詞稿合本 蔣鹿潭先生詩詞均臻絕詣此冊計水雲樓詞二卷燼餘稿詩一卷合為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筆記叢書第一集出版 本社編輯筆記叢書專取本朝人秘本及近人所作凡坊間所通行之筆記概不編入每集長或二三種短或六七種不等售大洋五角陸續出書購者從速為快茲將第一集目錄摘錄於下 夢談隨錄 此為政治筆記 隆福寺隨話 此為遊覽筆記 遊梁瑣記 此為軼聞筆記 柏林劇話 此為考察筆記 蝸廬雜錄 此為掌故筆記

本事詩 此書為徐鉉選集自元明以迄國朝諸家詩歌凡關於宮掖閨闈寵姬愛妾青樓歌童以及幽期冥感種種艷情逸事全行選錄有尤西堂王漁洋諸序計共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烟霞萬古樓殘稿 此冊從王仲瞿先生手錄稿之件每冊大洋二角

平等閣詩話一二卷合本 定價洋四角半

大清新刑律 計由諮政院通過總計分十七章所列最便查閱 定價大洋三角半批發從廉

袖珍本大清現行刑律 此書照原本精印無一錯字且字體尚大又便于攜帶共十冊定價一元六角

四百家遺民詩 有二臣傳行於世不可無遺民詩行於世也四百家者近人所知者不及十之三四然則非賴此書則亦淹沒久矣嗚呼吾黃帝之子孫僅此四百家也吾知凡有血氣者必欲一讀此詩以考證當日情狀及種種佚事又必欲知此四百人之姓氏聆其言論焉照原精印八厚冊定價二元

庚子秋詞 此詞為王半塘侍御朱古微侍郎劉伯崇殿撰宋芸子檢討等於庚子秋間共在都門所作當時諸君同處危城躬自閱歷凡所以怵魄而愴神者皆寄之吟詠令讀者悲憤交乘當與感信之哀江南少陵之悲陳陶並傳千古又得劉伯崇殿撰撰端楷寫成字體秀癢攢花編稱雙絕茲照式印成二冊定價大洋四角

華閣遺集 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革命軍文牘 初二集 每集一角

原本紅樓夢出版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本絕然不同現用重價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先印上半部十冊共為一套 定價一元八角

白石道人歌曲 定價大洋五角

白石道人詩集 定價大洋四角

項蓮生憶雲詞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松壺畫憶 定價大洋三角

紫桃軒雜綴 定價大洋八角

初等小學歌詩 定價洋一角

新編分類約章成案彙覽 此書為外交書乃北洋大臣由外部新行編出者全部四十六本大洋十元

電報密碼 定價洋一角

華嚴原人論合解 定價一角五分

阿難小傳 定價洋五角

環球旅行 定價洋四角

銷金窟 定價洋四角

雙淚碑 定價洋三角

情愛雙龍傳 定價洋三角

情網上下 定價洋四角

新西遊記 定價洋三角

寄賣書 定價洋三角

川先生詩集 定價三角

蘭集 定價三角

宋稗類鈔

全書出版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書排印現已一律印成計共八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批發從廉

玉茗堂尺牘

湯臨川尺牘世少流行茲印成二本定價大洋三角

華新羅

仕女人物花鳥山水

大冊

平等閣藏為新羅最精之作印成最大冊定價二元

本件事詩

此書因敝局印刷所移居暫託吳雲記代澆鉛版不意該記草率從事以至字跡不甚清皙以此出版經年收留不售今略改印數版重裝特減半價每部兩厚冊收大洋三角不折不扣

初拓南田叢帖

此乃薈集數種南田帖皆初拓精本其中清獻閣一種初拓本尤為難得印為一厚冊又南田撫古一冊南田詩稿一冊南田題畫一冊南田手札

未皆易經見者共五冊為一套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鄒容革命軍遺著

此書為著名革命黨志士鄒容遺著為清政府所嚴禁以此書無存者茲重為印行定價大洋二角

戰地漢口大戰真相

二集 出版

此特派員在漢口于戰地攝影見此如身經戰場目見戰時之

情狀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初集一角六分

漢族流血英雄遺像頭顱影出版

數十年來我漢英雄為國事流血者凡歷次著名之

人物以及此次戰死英雄均已設法收齊照片銅用片精印英彩奕奕神氣如生 每册大洋二角

革命軍文牘初二三集

每集二角

婦女時報第五號

即日出版預告

有新式影相多種與前冊不同

※ 目錄先告 ※

理想的家庭模範

論娼妓之有百害無一利

婦女宜以儉德為本

論女子應有選舉權

女子教育與普及教育密切之關係

上海婦女生活之調查篇

海虞游記

醫病不用藥論

儂之處女時代

英雄態度之華盛頓母

歐美婦女軼聞

女子從軍宣告書

吾人之愛情

鵲花血

釋發酵及防腐方法

女子拳法

女子職業談

詩話

短文

文苑

編輯室

國初
秘本
原本紅樓夢出版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本絕然不同現用重價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先印上半部十冊共為一套定價一元八角

原本加批聊齋誌異出版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其中以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皆經刪改以見犯忌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除標明與俗本不同者外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是與想聊齋同時儔侶也全部八本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詞苑叢談

此為吳江徐電發先生所輯詞話將歷朝名句全數搜羅讀之最有趣誠為詞話中最佳之作四本定價大洋七角